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罪與罰

韋 叢 蕪 譯



正中書局印行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08

登錄號 24005v.1

## 前記

不借

新近逝世不久的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稱陀思妥夫斯基將『新話』帶進俄羅斯文壇。這便是所謂的都市文學。假如『俄土的偉大作家』託爾斯泰結束了舊時代貴族生活文學底最後尾聲，『那殘酷的天才作者』陀思妥夫斯基却開始了資產社會新興文學底開場白。他們兩位是俄國文壇上無比的對峙的雙峯，無匹的並立的巨人。

經過童年的窮困潦倒的家庭生活，消磨了愁苦寂寞的無聊時光，陀氏於是成爲培林斯奇底社會主義理想之崇拜者，而開始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爲首的結社，悉心研究福利耶學說。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他寫了『窮人』，『白夜』，『兩面人』等較短名著，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室記』等不朽的長篇小說。

在經過彼得堡的刑場上死刑的宣布，牧師賜犯人以十字架，而臨終者貪饞地想將嘴唇向十字架一吻，以求最後的贖救的時候，陀氏便由『死亡』中看見了永生，他在意識中已朦朧地皈依了基督。不過此種生活變遷，却很隱晦緩慢。他之後寫了他的代表作『罪與罰』，與『未成年的人』，『魔鬼』，『白癡』，『喀拉瑪卓夫兄弟』等驚人巨製。

在陀氏前後偉大著作中，其所描寫的人物大抵是窮人、罪犯、醉鬼、乞丐、小偷、奸人、惡漢、惡婆、娼婦、魔鬼、白癡等等。他們在社會重重殘酷壓迫之下，都成了永久的窮苦無告之徒，以致結果幾全成爲無可贖救的罪人。他早年的短篇作品『兩面人』可以作他全部著作的題辭。他所描寫的主人公，幾乎無一不是心靈分裂者，永久苦悶，長期懷疑，內心不斷地衝突鬥爭，成爲他們一生的無限的懲罰。有人說，陀氏寫了一部現代都市生活底偉大的『神曲』，的確不錯；只是這裏面只有『地獄』，而並沒有『淨土』和『天堂』。任誰讀了他的任何著作之後，都難免要感到一種難言的陰淒的寂寞。牠使你的心頭發熱，發痛，使你

流淚，這是舉世的不幸者惟一的安慰。

還有一點我們要知道：陀氏暮年雖是赤心皈依基督的人，却並不同於一般庸俗的說教者。你讀完他的任何作品之後，永遠會對於現社會發生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因而養成了一種反抗的精神，陀氏著作在這種意義上便成爲時代生活革新的動力。他在他最後一部巨著『喀拉瑪卓夫兄弟』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上帝將世界創造錯了，所以大多數的好人喫苦，而惡人却享受人世生活的至福。因爲這樣，上帝便懲罰自己，首先將獨生子作了極慘的贖罪的犧牲。他相信將來在地球上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基督王國，那是爲窮苦不幸的人們建立的。在這個王國裏，沒有奸私，沒有剝取，沒有惡詐欺騙；所有的只是幸福，和平，與永久的相互真誠的友愛。

不過，陀氏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這般狂吼的聲音。西方文化快要日暮途窮了，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擔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頽運底使命。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在陀氏誕生百周年紀念席上（一九二一

年）曾說，是的，我們今日的俄羅斯人民，是正應驗着偉大思想家陀思妥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的運動。在這意義上，陀氏又成爲現代的新預言者了。

盧那卡爾斯基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以爲陀氏全部不絕的心靈創造，有如一條無盡的火河在奔流着。他的每種作品，雖都不做技術上的講求，然而毫無疑地，每種都是深刻動人，透澈了人的底裏生活的抒情詩作，他常從卑污醜惡的靈魂中，發見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之火花。實在，這是真確的，陀氏是曾作爲不幸者們的偉大的辯證人了。

『「罪與罰」或是一切寫實派作品中的最偉大的，』現代英國文學家德林瓦特 (John Drinkwater) 說。醉心於流行的唯物主義，被迫於悲慘環境竟以至殺人劫財（劫而不用）的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曾把自己和拿破崙相比，曾把他的乞丐般的母親的僅有卹金所抵押借來的幾十塊盧布，由於憐惜，白白全給了一個新近壓死了的酒鬼底寡婦，終因爲內心的衝突，恐懼，厭惡，自傲與自貶，以

及包探頭的纏擾，逼壓，在無可奈何中，向一位以賣淫養活其繼母的小孩之年輕娼婦索尼亞——一個基督教的靈魂，暗示了他是一個新犯的兇手。索尼亞驚愕之餘，勸他要向世界告白，要向官廳自首，要甘心受苦，受苦洗罪。他聽從了，西比利亞的八年牢獄苦工開始了，索尼亞伴着他過着辛苦的生活。在索尼亞的無涯的柔愛中，他終於看出了神的光輝。一個清晨在伊爾提希河岸上，牢獄外面，他匍匐在她的足前，新的生活於是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全書中所描寫的人物極其複雜：有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窮困及其犯罪前後的心理；有都麗亞爲着母親和哥哥答應嫁給一個並無愛情的辦事人之受辱；有酒鬼瑪爾美拉陀夫的墮落及其女兒索尼亞之悲慘的賣淫意態；其他如代表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之狡猾陰險；酒色之徒的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殺妻自殺；包探界的波費利之刁狡詭詐，千方百計誘人招供；言不顧行的熱心的稚氣的青年社會主義者萊比綏亞利珂夫，先不屑與娼婦索尼亞同寓。後又熱心爲之作證使她跳出盧辛的奸計；最後如意志堅強且思想純潔的美麗的都麗亞，拒絕了有錢的惡漢盧辛與

色鬼司維特里喀羅夫，終於嫁給一個熱心慧直且精明能幹的窮大學生拉如密亨；凡此種種，均寫得沈痛逼真，為本書中最精彩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素園記於西山

附記

叢蕪譯完了這部巨著，我心裏很高興，因為我很愛牠。但是病中不能讀書，現僅就以前讀過的『最新俄國文學』（黎沃夫·羅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學底影像』（盧那卡爾斯基著），回憶中寫成此文。文中譯名從本書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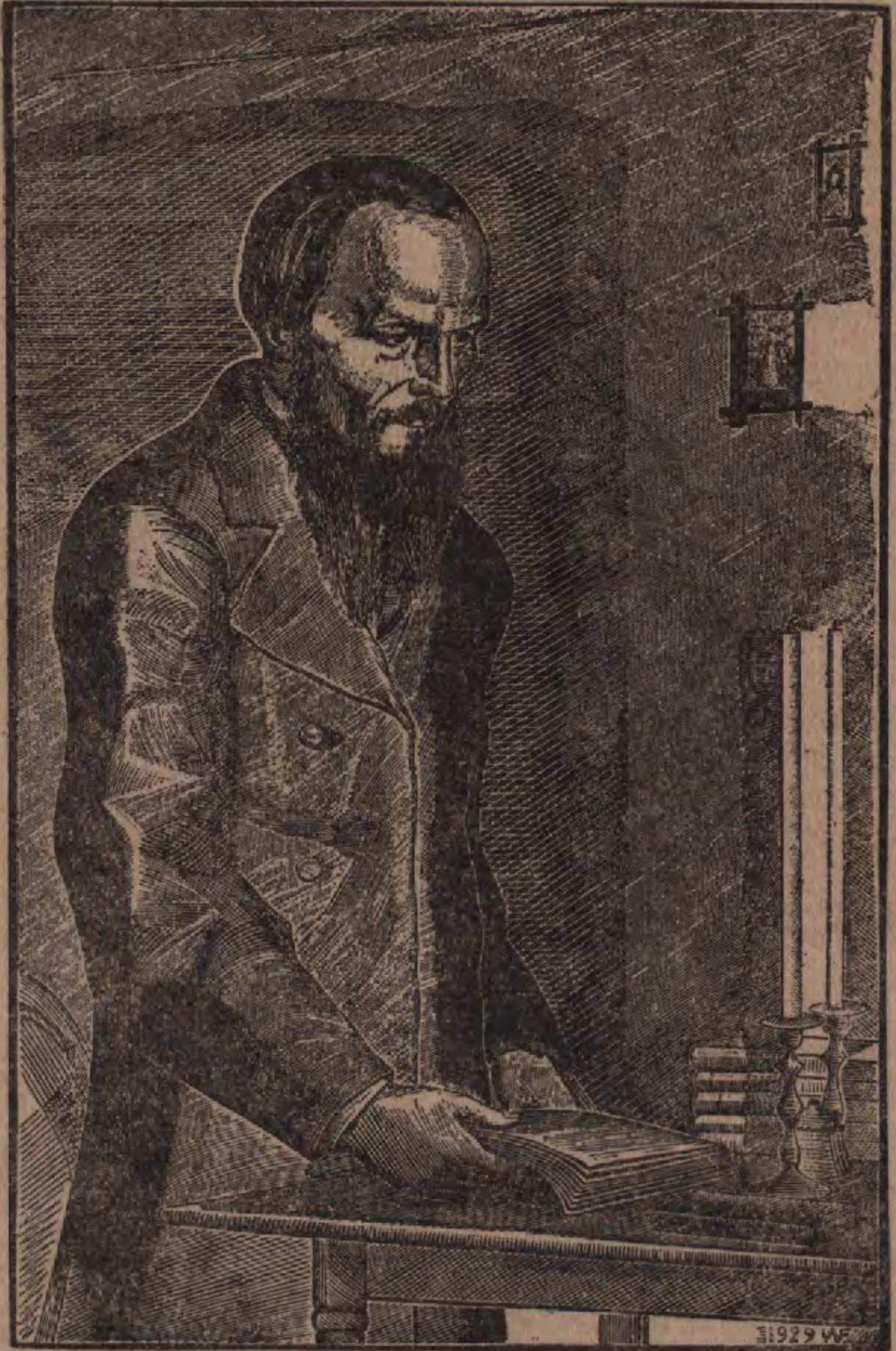
## 序

我很喜歡這本書終於印出來了，我知道這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  
不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書，賢明  
的讀者自己去欣賞評判吧，我在這裏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悽  
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  
的描繪，不宜於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為愛之而勉  
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  
望熱心的朋友能幫助我，使此書再版時（若是可以再版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  
譯本。

我是根據 *Constanae Garnett* 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

全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為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外。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為譯者（也是為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叢蕪寫於北平市



原 作 者 像



880.57

7556-6

20

V.1



國家圖書館



004636869



##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非常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巷里所租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櫃櫥。供給他以樓頂，膳食，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廚房經過，廚房的門總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膽怯的感覺，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為他膽怯和沮喪，十分相反；從某一個時期起他便處在一種暴

燥的，緊張的，彷彿「心氣病」的狀態中了。他是那麼聚精會神于自身，並且和所有的人隔離起來，使他不但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他爲貧窮壓毀了，但是關於他的處境的困窘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他已經完全不去做並且也不願意去做那些實際上重要的事情。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來的，他都不害怕。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強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閑話，聽她要錢的糾纏，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地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一次，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那種和自己的女債主相遇的恐怖却侵襲了他。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帶着一副古怪的笑容想道。『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而失去了，這是顯然的道理……。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那是很有趣的。走一步新路，自己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但是我嘮叨得太多了。就是因

爲我喋喋不休的，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或者正是因爲我什麼事都不作，我才喋喋不休的。上一個月我學會了嘮叨，在我的小房裏一躺幾天的思想着……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那件事」我能幹麼？「那件事」嚴重麼？一點也不嚴重。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一個玩意兒！是的，或者就是一個玩意兒」。

街上熱得可怕：無風，囂亂，以及石灰粉，木料，磚瓦，和灰塵圍繞着他，以及那特別的夏天的臭氣，每個不能到郊外避暑的彼得堡人對於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渙散的神經上一齊苦痛地作用着。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構成了一幅厭惡的，憂鬱的色調的圖畫。一種深深的憎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刹那。順便地說一說，他是特別的英俊，比中等身材要高些，苗條，骨架很適襯，有着美麗的黝黑的眼睛和深棕色的頭髮。但是很快地他便沈入深邃的凝思裏去了，或者更正確地說，沈入一種心神恍忽的境地；他只是走着，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而

且也不願意去觀察。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在這些瞬間，他自己便覺得他的思想常常是糾纏着，他自己是很軟弱的。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吃東西。

他穿的如此壞，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都要害臊的。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無論穿得如何破敝都不會惹起驚異的。因為這里靠近乾草市場，有許多人所共知的酒館飯舖，和佔優勢的各種作坊和手工業的人口，都擁擠在彼得堡中心的這些大街小巷裏，像這樣五光十色的人物隨處皆是，如果遇到另外一種形狀的人，反倒覺得奇怪似的。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聚集了這麼多的惡狠的蔑視，使他不顧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情，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他們——的時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當一個醉人，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正坐在一輛大四輪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忽然向他喊道：「瞎，你這個，德國賣帽子的！」盡力地呼喊而且用手指着他——這青年人便猝然他停



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老女人顯然不想信  
地從門縫裏細看他的來客。



住，戰戰兢兢地抓住他的禮帽。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頂帽，但是完全破爛了，因為年久變了色，全是洞和污漬，沒有邊，歪向一旁，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不過，這並不是羞辱，全然是另一種情感，無寧說是恐怖捉住了他。

「我是料到了的，」他在迷亂中低語，「我這樣地想過！那是最壞的了！哼，像這樣的一種蠢笨，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不錯，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牠看來好笑，而這就使人注意。……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只不是這件古怪東西。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一哩遠便叫人看見了，叫人記住了……關係就在這，人家記住了，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小事物，小事物正是有關係的！哼，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

他走出不遠，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有一次當他沈入夢想中的時候，他曾計算過了。那時他對於那些夢想並沒有  
一點信心，只是以牠們的卑劣的但是富有魅力的膽量激動他自己而已。現在，一

個月以後了，他開始異樣地看牠們了，雖然他在獨語中譏刺自己的無能力與無決斷，他却不知不覺地認爲這『卑劣的』夢想是一種要嘗試的大事，雖說在這一點上他自己還沒相信自己。他現在正決然地去『預演』他的計劃，每走一步他的興奮變得越發猛烈。

帶着一副下沈着的心和一種神經的顫抖，他走近一座大的住宅，一面對着河，一面對着大街。這住宅是零租出去的，住着各種作工的人——成衣匠，鎖匠，廚子，各種的德國人，自食其力的少女們，小書記，等等。這住宅的兩座院子裏和兩個大門老是人來人去的。這青年人很高興一個都沒有碰到他們，立刻沒被人看見的溜過右邊的門，上樓去了。這是一條後樓梯，暗而且窄，但是他已經熟了，知道怎麼走，而且他歡喜這一切的情景。在這樣黑暗中就是最愛刺探的眼睛也用不着害怕的。

『若是我現在便如此驚嚇了，那末如果成事實，我真正去幹的時候，要怎麼樣呢？』當他達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不禁自問了。在那里他的進行被幾個忙着從

這層樓搬家具出去的搬運夫擋住了。他知道這層樓是一個辦文差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庭佔住着。那時這個德國人正搬出去，所以這第四層樓將來除了這老女人而外便沒有人居住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好事情，』他自己想，一面按老女人這層樓的鈴。鈴兒發出一陣微弱的叮噹聲，好像是白鐵而不是黃銅作的似的。

在這樣住宅裏的小小的層樓裏差不多全是這樣的鈴兒。他已經忘記了那個鈴兒的音調，現在牠的特別的叮噹聲好像使他想起什麼事情，而且將這事情明顯地擺在他的面前。……他驚悸起來，現在他的神經因為緊張過度而大為衰弱了。一小會之間，門開了一個小縫。老女人顯然不相信地從門縫裏細看她的來客，除了她的在黑暗中閃光的小小的兩眼外，什麼都看不見。但是她看見了在梯頭有許多人，便胆大些了，把門開大。青年人邁進了黑暗的堂屋，這是從小廚房隔開過來的。老女人站着默默地對着他，考究地看着他。她是一個六十歲的，細小的，衰枯極了老女人，有着一副銳利的，兇惡的眼睛，和一隻尖銳的小鼻子。她的無色的，有些斑白的頭髮厚厚地抹上了油，上面也沒戴包頭。環着她的細長的，好像鷄腿

一般的頸子打結的有某種破法蘭絨，天氣雖然很熱，但是她的兩肩上還披着一件破敝的皮坎肩，因為年久而變黃了。老女人每分鐘咳嗆，呻吟。青年人一定是帶着一種特別的表情看了她，因為一道不信任的閃光忽然又從她的眼中射出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學生，我一月以前到過這裏來，」青年人急促地低聲說，半躬着腰，自己記着應當更謙恭些。

「我記得，先生，你到這裏來我記得十分清楚，」老女人清楚地說，仍然將自己的考究的眼睛注在他的臉上。

「現在……我又是爲着同樣的事務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接着說，對於老女人的不信任他覺得驚異並且有些慌亂。

「不過，她或者總是像那樣的，只是那一次我並沒有留心看出來罷了。」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情感思索着。

老女人沉默起來，好像躊躇似的，於是讓在一邊，指着房門，讓她的客人在她前面走，她說：

「請進罷，先生。」

青年人走進去的這間小房，在這個時候落日的光輝正照耀着，牆上是黃色的糊牆紙，窗上是風呂草和綿紗的窗帷。

「那末太陽在「那個時候」也將像這樣照耀着罷！」這思想彷彿偶然從拉思科涅珂夫的心頭閃過，他以迅速的閃視，細察房中的一切事物，盡力留心並記憶牠的布置。但是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傢具都是很舊，黃木作的，共有一張帶着大而灣的木背的沙發，沙發前面放着一張橢圓形的棹子，兩窗間放着一張上面安有一面鏡子的梳裝檯，幾把椅子順牆放着，兩三張幾分錢一張的帶黃邊的畫片，畫着德國小姐手中拿着鳥兒——傢具就是這些。在牆角有一隻亮兒在一個小聖像前點着。一切東西都非常潔淨，地板和傢具都擦得明亮的，一切東西都發光。

「這是理薩威泰做的活，」青年人想道。在這全層樓上看不見一點灰塵。

「就是在惡狠的老寡婦們的住宅裏找得着這樣的潔淨，」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他向那進入另一小房的門上的布簾，偷投以好奇的閃視，在那間小房裏放

着老女人的牀和一個几櫥，他先前從沒有向那房裏面看過。這兩間房子便做成整個的家宅。

「你有什麼事？」老女人嚴肅地說，走進房裏，同先前一樣，站在他面前，好注視着他的臉。

「我帶了點東西到這裏做押當，」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個舊式的平面的銀錶，錶的背面畫着一個地球，鍊子是鋼的。

「但是你上次的典物時候到了。前天月滿了的。」

「我將帶另一個月的利錢給你，稍等一等。」

「但是先生，那是隨我的便去做的，或者等着或者立刻便將你的典物賣掉。」

「這掛錶你將給我多少錢呢，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你帶這樣廢物來，先生，這差不多一文都不值。上次你的戒指我給你兩塊盧布，然而一塊半盧布人家就能夠在首飾店裏買一個十分新的了。」

給我四塊盧布吧，我要贖回的，這錶是我父親的。不久我便要得到一些錢了。」

「一塊半盧布，利息先付，若是你願意！」

「一塊半盧布！」青年人喊道。

「請你自己」——老女人將錶交還他。青年人拿着，十分憤怒，便要走了，但是他立刻阻止了自己，他想起他並無別處可去，而且他來還有着另一個目的。

「拿過來吧，」他粗魯地說。

老女人在口袋裏摸她的鑰匙，到另一個房裏去，在帷幔後面不見了。青年人獨自留在房裏站着，考究地聽着，想着。他能夠聽見她開那個几櫥。

「這一定是上面的抽屜，」他默想道。「原來她將鑰匙帶在右邊的一個口袋裏。一大把都掛在銅環上。……那裏有一個鑰匙，有其他一切鑰匙的三倍大，帶着深深的凹口。那當然不是几櫥上用的鑰匙……那末，一定是還有別的大櫃或保險箱……那是值得知道的。保險箱常有像那樣的鑰匙的……然而，這一切是多麼

可惡……。」

老女人回來了。

「這里，先生，我們已經說了，一塊盧布是十個戈貝克一月的利錢，那末，我要預先從一塊半盧布中拿下這個月的十五個戈貝克。但是因為我先前借給你兩塊盧布，同樣核算起來，你現在應該給我二十個戈貝克。這共總是三十五個戈貝克。所以這掛錶我要給你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這裏就是。」

「怎麼！現在僅只一塊盧布和十五個戈貝克！」

「正是。」

青年人並不爭辯，拿下了錢。他看着老女人，並不慌着出去，好像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或要作似的，但是他自己彷彿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

「一兩天內我或者帶種別的東西給你，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一件有價值的東西——銀製的——一個紙煙盒子，只要我從朋友那里一拿回來……」他覺得慌亂便中止了。

「那麼，到那時我們才談吧，先生。」

「再會——你常是一個人在家麼，令妹沒有在這麼？」當他走出到過道的時候，他裝做極其偶然地問她。

「她與你有什麼關係，先生？」

「哦，沒有什麼了不了的事情，我只是問一問。你太多心了。……再會，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完全的慌亂中走出去。這種慌亂變得越發越發劇烈了。當他下樓梯的時候，他甚至突然停止兩三次，好像忽然受什麼打擊了似的。當他到大街的時候，他喊道，「哦，上帝，這全是何等地可惡！而且難道我能夠，我真能夠……。不，沒意思，瞎話！」他果決地接着說。「而且這樣的一樁可怕的事情怎麼能進入我的腦海來了？我的心能容下多麼污穢的東西呵！總之：這是污穢，厭人，可惡，可惡！——一整月我全是……。」但是，沒有字句，沒有驚嘆詞，能夠表現出來他的不安。當他往老女人那里去的時候，便開始壓迫而且

痛苦着他的心靈那種劇烈憎惡的情感，到現在竟達到這樣的高度，而且這樣清楚地顯現出來，他自己簡直不知道如何逃避他的苦難是好了。他順着人行道走，好似一個醉人，不注意行人而和他們相撞，只是到了第二條街的時候，他才恢復了知覺。他轉頭一看，看見自己正靠近一家酒館站着，進這酒館有台階，從人行道下到地下室。那時有兩個醉人從門口出來，彼此扶着，咒罵着，登上台階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未停下想一想，立刻便由台階下去。直到那時為止，他從未進酒館去過，但是現在他覺得頭暈，並爲一種燃燒着的熱望所苦。他渴望喝冷啤酒，他認爲他的猝然的軟弱是由于飢餓。他在暗而且髒的角落裏的一張黏膩的小棹旁坐下，叫了啤酒，貪婪地把頭一杯喝完了。立刻他便覺得舒服些，他的思想變清爽了。

「那一切都沒有意思，」他懷着希望地說，「那裏面並沒有什麼可焦心的事！那只是身體的錯亂而已。只消一杯啤酒，一塊乾麵包——頃刻間腦力便強些了，心智便清明些了，意志便固定了！呸，這一切是何等小而又小的事呵！」

但是不管這鄙夷的唾棄，他現在模樣顯得很快活的，彷彿從肩上卸下了可怕的重担似的。他和譎地四下注視屋內的人。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便有着一種預感，覺得這較快樂的心情，也不是常態的。

這時候酒館裏沒有什麼人。除開他在台階上遇見的兩個醉人而外，還有一羣人，其中約有五個男子，和一個拿着手風琴的少女，在那同時也出去了。他們一走使這屋裏安靜而且很空洞了。還在酒館裏的人，有一個外貌像一個小商人，醉了，但是並未十分醉，對着一瓶酒坐着，另一位是他的同伴，一個碩大強壯的人，長着斑白的鬍鬚，穿着一件短短的滿邊的上衣。他醉的很。在長凳上睡熟了，有時突然間他彷彿在睡眠中，扭彈着手指作響，兩膀伸開，身體上部在長凳上躍動着，但是並不站起，同時他哼着某種無意思的小調，盡力想起像這樣的幾

行唱詞：

「撫愛了妻子一整年，

撫愛了妻——子一整——年」

或者忽然蘇醒過來便又唱：

「順着擁擠的行列往前走，

碰見了從前的那個女人。」

但是沒有人分享他的快樂。他的無聲的同伴，甚至帶着敵意和不信任，瞅着所有這些表示。在屋裏另外還有一個人，他看來有些像一個退職的官吏。他單坐着，不時從他的瓶裏吮酒，細看同屋的飲客。他也看來好像有些煩惱似的。

## 第二章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慣於和人羣一起，而且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他避免各種社交，近來特別更甚。但是現在忽然他覺着要和別人在一塊的願望。彷彿什麼新的事物生于他的內心，他因之覺出一種對於人羣的渴望。經過一整月集中的憂悶和灰暗的興奮，他十分疲憊了，他渴望休息，但願有一刻時間，在別的什麼境地中休息，無論是什麼境地；不管環境的醜陋，他現在便高興地留在酒館裏了。

酒館的主人在另一間屋裏，但是他時常往下走幾步到正房來，首先顯露着他的闊綽的擦油的靴子，還帶着紅色的翻倒的靴統。他穿着禮服上衣，和一件油得怕人的黑緞背心，沒有領帶，他的滿臉彷彿抹了油有如鐵鎖似的。在櫃台旁站着一個約有十四歲大的小堂倌，另外還有一個稍小的堂倌，客人要什麼他遞什麼。

在櫃台上放着些切碎的黃瓜片，幾塊烘乾的黑麵包，切成一塊塊的魚，這些東西的氣味都是非常壞。這裏悶得難受，而且酒精氣味如此濃重，在這樣空氣中坐五分鐘，便很可以使人醉了。

在這里能和那些在一句話沒有說之前，頭一下便使我們注意的生人們偶然相遇。那位坐得離拉思科里涅珂夫不遠的人，看來好像一個退職的官吏，他在拉思科里涅珂夫心中所發生的印像便是這樣。這青年人以後時常回想起這初次印像，甚至諉之爲預兆。他不斷地瞅着那個官吏，當然另外也是因爲後者老是注視着他，顯然想和他談話。對於屋內別的人們，酒館老板也在內，這官吏看來好像和他們一起慣了似的，而且厭煩了，他對於他們顯出一種自尊的藐視的樣子，彷彿他們在身分和教育上都低下了，和他們是沒有什麼話可談的。他是一個過了五十的人，頭禿而且斑白了，不高不矮的身材，生長得結實。他的臉孔因爲不斷的飲酒脹腫了，成一種黃的甚且有些發青的顏色；睡着的眼皮，一雙細小的，彷彿縫白似的眼睛閃射着光，但是却帶着活氣和微紅的顏色。並且在他裏面有很奇怪的

地方，在他的眼神裏似乎閃耀着一種絕大的喜悅——或者甚且還有思想與智力，但是同時彷彿閃出一種錯亂的神情。他穿着一件舊的破得不可收拾的黑禮服，除開一個而外，所有鈕扣都掉了，而他就用那個未掉的扣上了衣服，看來他願意顧全一點體面。摺疊的襯衣前部，帶着些污點，從他的帆布背心凸出來。他的面孔是接着官吏的樣子修飾的，但是好久沒有刮臉了，他的下頰已經開始長出微灰色的刷子毛。在他的舉止上的確有些大官的神氣。但是他不安頓，他亂搔他的頭髮，時常把頭低垂在兩手中，愁悶地將他襤褸的臂肘放在沾污的黏膩的棹子上。最後他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決然地說道。

「閣下，我可以冒昧請你一作雅談麼？因為，你的外表雖不十分尊貴，我的經驗却告訴我，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惜于喝酒。我常是重視教育和由衷的情感，我並且是一個九品文官。瑪爾美拉陀夫——就是我的姓。我冒昧請問——你在辦事麼？」

「不。我在讀書，」青年人答道。他對於說話人之高談闊論的音調，對於他

這麼直接地向他說話，有些發驚。不管他剛才所正感着的瞬息的願望，想有任何種的交際，但是當真正有人向他說話的時候，他立刻感覺對於任何逼近或要逼近他的生人，發生了他的習慣的易怒的不安的厭惡。

「那麼是一個大學生，或者先前是一個大學生，」那個官吏喊道。「正是如我所想的！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大有經驗，先生，」他把一個指頭放到前額以自豪。「是一個大學生，或者進過學術機關……！但是原諒我……。」他站起來，搖搖擺擺的，拿起他的壺和玻璃杯，在青年人旁邊坐下，稍斜側地對着他。他醉了，但是話說得流暢，大胆，僅僅偶然忘記語句的線索，而拖長字句。他那麼貪婪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像他也有一個月沒有同一個人說過話似的。

「閣下，」他似乎很隆重地開口道，「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這是一句實在的話。然而我也知道，醉酒不是一樁德性，這是更實在的。但是討飯，閣下，討飯却是一樁罪。在貧窮中，你還可以保持你生來的靈魂的高尚，但是在討飯時

——絕不成——沒有一個人成。一個人如果討飯不是被人家用棍棒趕出人羣社

會，而是被人家用掃帚掃出去，這樣好使之更受侮辱些，而且也十分對，因為在討飯時，我願作頓一個侮辱我自己的人。因此到小酒館來！閣下，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打了我的老婆一頓，然而我的老婆和我是非常不同的一回事！你明白麼？原諒我由于單純的好奇心，另外問你一句話，你在運草船上度過夜麼，在尼瓦河上？

『沒有過，我沒有碰巧過，』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你是什麼意思？』  
『我正從一隻運草船上來，而且這是我如此睡覺的第五夜了。……』他把酒杯斟滿，喝盡，于是沉思起來。草片實在是貼在他的衣服上，並黏着他的頭髮。看來十分令人相信他在過去五天都沒有脫衣也沒有盥洗過。他的兩手特別髒，肥而且紅，帶着黑指甲。

他的談話彷彿喚起普遍的注意，雖說這注意是無精打彩的。在櫃台旁的兩個堂倌吃吃地笑起來。酒館老板從上房下來，顯然故意要來聽這個『有趣的傢伙』講話，離他不遠坐下，懶懶地打呵欠，但是帶着莊重的樣子。顯而易見地瑪爾美

拉陀夫在這里是一個熟人，他大概由于常和酒館裏各種生人談話的習慣，養成了高談闊論的癖好。在有些酒徒，這種習慣成爲一種必要的事了，尤其是那些在家中被嚴厲地監視着，受着虐待的人們。因此在和別的飲酒人一塊的時候，他們努力要證明自己不錯，甚且要博得敬重，若是可能的話。

『有趣的傢伙！』酒館老板當衆宣言道。『你若是一個官員，你爲什麼不工作？你爲什麼不辦事？』

『爲什麼我不服務，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接着說，單獨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好像是他問他那句話似的。『爲什麼我不服務？想起自己是這麼一個無用的爬虫，我的心不發疼麼？一月以前，萊比綏亞利珂夫君親手打我的老婆，我醉醺醺地躺着，我不痛苦麼？原諒我，青年人，你曾經過這件事……哼……無望地向人告貸麼？』

『經過的。但是「無望地」是什麼意思？』

『就是完全無望的意思，當你預先知道你告貸什麼也告貸不來的時候。比方

說，你預先絕對確切地知道這個人，這個最受人欽仰堪爲表率之公民，無論如何不給你錢；的確，我問你，他爲什麼要給呢？自然他知道，我是不還的。由于憐憫麼？但是與新思想併進的萊比綏亞利珂夫君，日前說明甚至科學近來也禁止憐憫，英國現在就是這麼辦，那里有政治經濟學。我問你，爲什麼他應當給我錢呢？然而我雖預先知道他不給，我却動身往他那里去，而……」

「你爲什麼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插問道。

「唔，當一個人別的無人，無處可去的時候！因爲每人必須有個地方可去。

因爲有時人絕對必須往個地方去！當我的獨女首先帶着一張黃票（註）出去了，於是我也必須走……（因爲我的女兒是靠着黃票過活）他以插句加入，帶着一種不安的神情瞅着青年人。「沒有關係，先生，沒有關係！」他急忙地往下說，帶着顯然的鎮靜，當櫃台旁的兩個小堂倌都哄笑起來，甚且連酒館老板也微笑的時候——『沒有關係，我並不爲他們的搖頭所慌亂，這件事的底細人人都知道了，

一切秘密的事都公開了。對這件事我是懷着謙卑，而不是帶着悔藐，由牠吧！由

牠吧！「看這個人！」原諒我，青年人，你能……。不，說得更有力更清爽些，不是你「能」，乃是你「敢」，望着我，斷言我不是一個豬麼？」

青年人一語不答。

「唔，」這演說家等到屋內笑聲沉靜以後，又傻氣地開言了，甚且帶着加增了的莊重。「唔，由牠吧，我就是一個豬，但她却是一個太太！我有一個畜生的樣子，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的妻却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而且是一個軍官的女兒。即使，即使我是一個痞子，但他却是一個有高尙心腸的婦人，受過高尙情感所陶冶的。然而……哦，但願她能憐惜我！閣下，閣下，你知道人人應當至少有一個地方有人憐惜他！！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說她大度，她却是不公道。……然而，我雖知道，她扯我的頭髮的時候，她只是由于憐愛才那麼辦——我不害臊的重說一遍，她扯我的頭髮，青年人，」他又聽見吃吃的笑聲，便帶着特別的莊重直說。——「但是，天爺，倘若她有一次……。不對，不對！

（註）黃票係妓女執照。

這全無益，說是沒有用的！說是沒有用的！不止一次，我的願望是實現了，我所受的憐惜已經不止一次了，但是……我的性情是這樣，我是一個生來的畜生！」

「倒很對！」酒館老板打着呵欠承認道。瑪爾美拉陀夫堅決地以拳擊桌面。

「我的性情是這樣！你知道麼，先生，你知道麼，我把她穿的襪子賣掉喝酒了，並不是她的鞋——那還多少照點規矩，乃是她的襪子，她的襪子我賣掉喝酒！她的軟毛圍頸我賣掉了喝酒，那是好久以前人家送她的禮物，是她自己的財產，並不是我的。我們住在一間寒冷的房間裏，今年冬天她着了涼，於是開始咳嗽起來，又吐血。我們有三個小孩，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從早到晚做活；她擦地板，洗孩子，因為她從小便慣於清潔。但是她的胸部軟弱，我感覺她有肺癆病的趨向。你以為我覺不着麼？我越喝酒，便越覺着。我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才喝酒。我要在酒中找同情與情感。……我喝酒，因為我想要加倍地受苦！」他好像在絕望中，把頭低放在棹面上。

「青年人，」他又抬起頭來，往下說，「在你的臉上，我彷彿看出些悲痛

來。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看着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才立刻向你說話。我將我的身世向你表明，並不是願在這些閒散的聽話人面前做一個笑柄，他們確實已經知道一切底細了，我乃是要找一個有情感的和受過教育的人。那麼你知道，我的老婆是在省裏的貴族女兒們進的高等學校受的教育，在畢業時，她在行政長官和其他名人面前跳披肩舞，她因此得了一個金獎牌和一張名譽獎狀。那獎牌……唔，那獎牌老早就賣了，唔……但是那名譽獎狀還在她的衣箱裏，不久以前，她還拿給我們的女房東看。雖說她和女房東是經常地不睦，然而她想將她那逝去了的幸福日子和過去的榮譽告訴人。我並不因此歸罪於她，我並不責備她，因爲這是她所剩下來的唯一的，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其餘一切都化爲灰塵了。不錯，不錯，她是一個火氣的太太，驕傲，堅決。她自己擦地板，除了黑麵包什麼也沒有喫的，但是不讓自己受無禮的待遇。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她不肯忽視萊綏亞珂夫君對她的粗暴，所以當他因此打她一頓的時候，她便臥病在牀了，這多半由於感觸，少由於挨打。我娶她的時候，她是一個寡婦，有三個小孩，一個比一個小。

她爲着愛情嫁了她的頭一個丈夫，（他是一個步兵軍官，）從她父親的家裏和他一起跑了，她極愛她的丈夫；但是他迷在賭牌上，吃了官司，以後便死了。他後來常打她；雖說她會報復他，（關於這點我有確鑿的文件的證明，）但到今日她還帶着眼淚說他，對我抬舉他；雖說只是在想像中，我却高興，因爲她想自己是曾經一度幸福過了。……在他死時，她剩下三個小孩，在一個荒野遼遠的縣裏，那時我碰巧也在那裏；而且她被丟在那樣無望的貧窮中，我雖然看見過許多各種各樣的故事，我都覺得自己不足以形容出來。她的親戚都把她扔開了。而且她又驕傲，太過於驕傲。……於是，閣下，於是，我那時正是一個寡漢子，我的前妻給我丟下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兒，我便向她求婚，因爲我不忍看那樣的受苦。你可以想到她困苦的程度，以她一個受過教育的，文明的，出自名門的婦人，會答應作我的老婆。但是她答應了！啜泣，痛哭，扭着手，她嫁我了！因爲她無處去了！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一個人完全無處可去的時候，那是什麼一回事麼？不成，那你還不明白哩。……有一整年，我憑良心地，忠實地，盡我的責任，沒

有接觸『這東西』（他用手指拍酒壺），因為我有情感。但是就是這樣，我都不能使她歡喜；以後我的位置也失掉了，那並不是由於我的過失，乃是由於衙門裏的更換；於是我便接觸這東西了！……總在一年半以前，經過許多漂泊與一些困苦之後，我們便置身於這個雄偉的，有着無數的紀念物做裝飾的都會裏。我在這裏也得到一個職務。……我得到，但又失掉了。你明白麼？這次是由於我自己的過失，我把職務失掉了，因為我的特性發作了。……現在我們住在亞瑪利亞·菲俄陀羅夫那·列沛惠克色里家，住着一個房間的一部分；我們靠着什麼過活，我們用什麼付房租，我不知道。除開我們自己而外，那里還有許多人住着。髒而且噪雜，哼……是的。……同時我前妻生的女兒長大了；至於我的女兒正在長大的時候，必須要忍受繼母的何等虐待，我不說了。因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是充滿了大度的感情，她却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太太，容易激動，愛生氣。……是。……但是把那再說一遍是無益的！索尼亞沒有受過教育，你很可想而知的。四年以前，我曾經試着教她地理和世界通史，但是我自己對於那些科目並不很熟悉，

而且我們也沒有合適的書，我們所有的是什麼樣的書呵……哼，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就連那些書都沒有了，因此這所有的教育便結束了。我們讀到波斯的薩拉斯爲止。從她到了成年以後，她讀了幾本傳奇性質的書，近來她大有興趣地讀着從萊比綏亞利珂夫那里弄來的一本書，路易士的生理學——你知道這書麼？——她甚且片段地重述給我們聽：這就是她所受的全部教育。現在我可以冒昧向你說，閣下，爲我自己問一句私語。你以爲一個窮困的，但是貞潔的少女做誠實的工作能掙好多錢麼？她一天不能掙十五個戈貝克，倘若她是誠實的而無特別才能，而且得一刻也不把活放下！還有，三品文官伊凡·伊瓦利奇·克羅卜思道克——你聽說過他麼？——直到今日還沒將她替他做的半打亞麻布襯衣的錢付她，而且無禮地把她趕跑，腳頓她，辱罵她，藉口說襯衣衣領做的不像樣子，做歪了。並且這兒還有小的們挨餓。……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踱來踱去，扭着手，兩頰發紅，害那種病常是那樣的：「你在這裏和我們一塊住着，」她說，「你喫喝，弄得暖暖和和的，你却不做一點事來幫忙。你在這兒又喝又吃，同時小的們却有三天

沒有喫到一塊麵包皮！」那時我在躺着……唔，這有什麼關係！我醉醺醺的躺着，我聽見我的索尼亞說（她是一個溫和的人，帶着一種柔和的聲音……頭髮好看，那樣蒼白的瘦小的臉）。她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我真要去做像那樣的事麼？」還有一個品行很壞的女人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警察很知道的，她有三次要從女房東方面得到她。「爲什麼不去做呢？」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帶譏刺地說，「你是希奇寶貴的東西麼？有什麼捨不得！」但是莫要責備她，莫要責備她，閣下，莫要責備她！在她說話的時候，她已經不是她自己了，她爲病魔和飢餓的孩子的哭聲鬧得發狂了；說這話比別的什麼都更傷她的心……因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性格就是那樣，而且當小孩哭時，即使是因爲餓，她都立刻去打他們。在六點鐘時，我看見索尼亞起來了，戴上她的頭巾，披上她的坎肩，走出房去，約在九點鐘時，她回來了。她直接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不言不語放三十塊盧布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一語未發，甚且連看都沒有看她，她只拿起我們的大的綠色的 drapdames [一種布料]披肩（這個披肩是我們大家公用

的，裹着她的頭和臉，臉對着牆躺在牀上；只有她的小小的肩膀和她的身子不住地顫抖。……我還是在那里躺着，正和先前一樣。於是我看見，青年人，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同樣不言不語地走到索尼亞的小牀跟前；她在她的兩腳旁邊跪了一晚上，吻着索尼亞的腳，不肯起來，於是她們彼此擁抱着睡熟了……一塊兒，一塊兒……是的……我呢……醉醺醺地躺着。」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停住，好像他的聲音說不出來了似的。於是他慌忙地把酒杯斟滿，喝下去，咳了幾聲。

『從那以後，先生，』他稍停以後往下說道——『從那以後，因為一件不幸的遭遇並由於壞意的人們的報告——在這一件事中都是達利亞·法蘭索夫那爲首，藉口說她受了無禮的待遇——從那以後，我的女兒索菲亞·綏苗諾夫那便被迫領一張黃票，而且因此她便不能和我們一起住下去了。因為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俄陀夫那不願意這樣住（雖說她先前曾幫助達利亞·法蘭索夫那），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也是的……哼……。他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之間的一切糾紛，

都是爲着索尼亞的緣故。起初，他是爲着自己要和索尼亞接近，以後忽然又自誇身份起來了：他說，「一個深受教育像我的人，如何能同那樣一個女子住在一個房裏？」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不肯輕輕放過，她替她辯護……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索尼亞到我們這裏來多半是在傍晚的時候，她安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盡力幫她錢……她在裁縫加泊勞毛夫家租一個房間，她和他們寄居一塊。加泊勞毛夫是一個跛脚的人，帶着生來的口吃，他的衆多的家人也都有生來的口吃。他的老婆也有一個生來的口吃。他們都住在一個房間裏，但是索尼亞有她自己的房間，隔開的……哼……，是的……很窮的人，都有生來的口吃……是的。我在早晨起來，穿上我的破衣服，向天舉手禱告，動身往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那里去。伊凡·亞法拉塞維奇大人，你知道他麼？不知道麼？唔，那麼，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你不知道。他是蠟……主臉前的蠟。正如蠟在融化着……他聽了我的故事的時候，他幾乎流淚了。瑪爾美拉陀夫，你已經辜負我的期望一次了……我再自己負責收你一次——這就是他說的話，「記住，」他說，

「現在你去罷。」我吻他腳邊的塵土——只是在心裏吻的，因為實際上，他怕不肯讓我那樣辦，他作過高官，又是一個有着近代政治的文明思想的人。我回家了，當我宣佈我被收回錄用，且有薪水領的時候，天呀，那是何等騷動……！」

瑪爾美拉陀夫在劇烈的興奮中又停止了。那時一整羣已經醉了的人從大街上進來，租用的手風琴的聲音，和七歲大的小孩唱着『農家曲』的暴發的尖銳的聲音，在入口處被聽見了。屋內充滿了喧聲。酒館老板和小堂倌們忙着接待新的來人。瑪爾美拉陀夫並不注意新到的人，繼續說他的故事。他現在看來是極其軟弱，但是當他變得越發醉了的時候，他便變得越發愛說話。回想他新近得到職務的成功，彷彿使他復活了，而且在他的臉上甚至還反映着一種光彩。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着。

「那是在五個星期以前，先生。是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和索尼亞剛一聽見這件事情，天呀，好像我是進了天國似的。先前常是這樣；你可以像一個畜生躺着，除了詬罵而外什麼都沒有。現在她們用脚尖走路，禁止小孩們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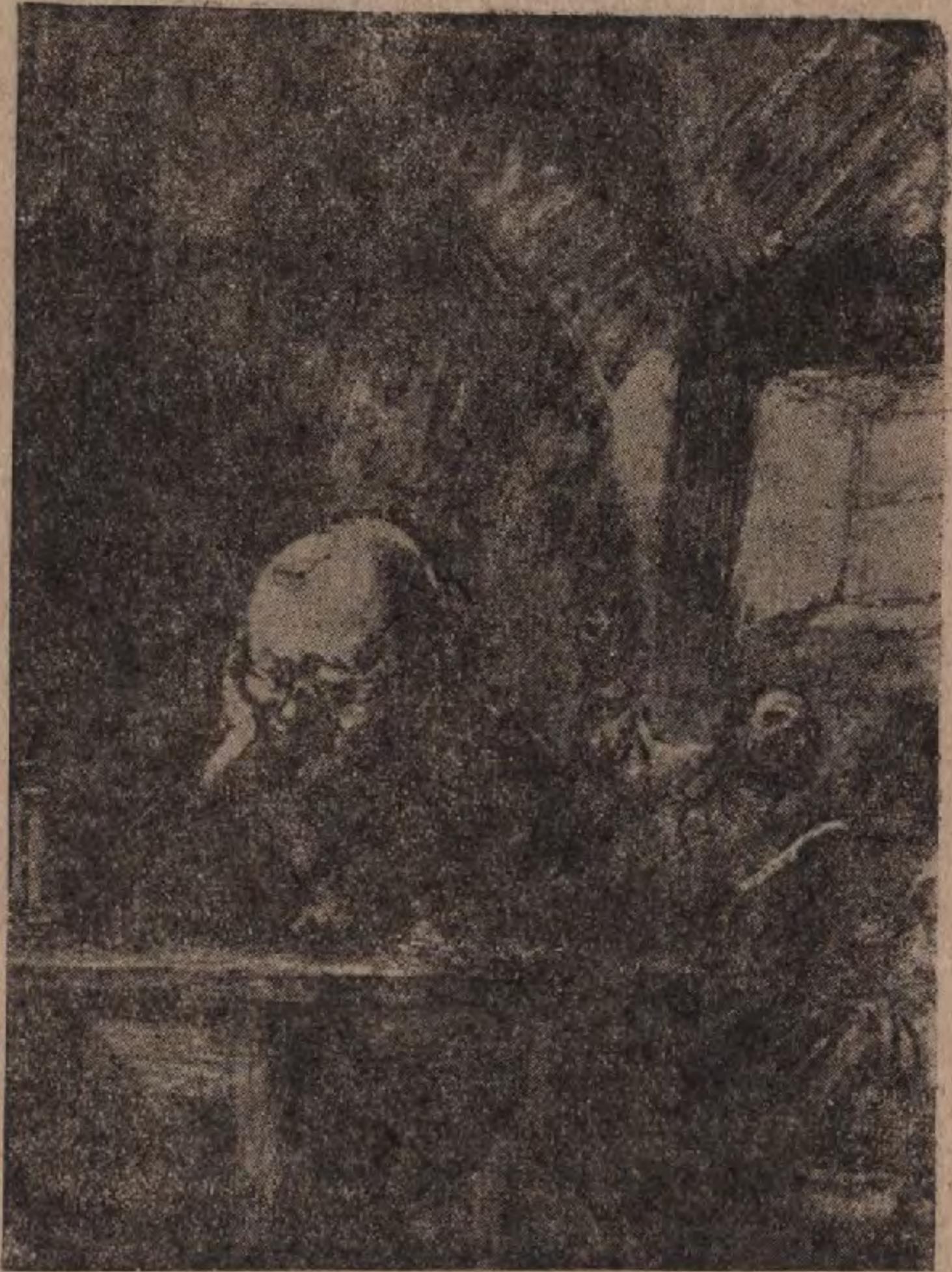
「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在衙門裏辦事累了，他在休息，Shh！」在我去辦事以前，她們給我弄咖啡喝，並給我煮乳酪！她們開始給我弄真正的乳酪，你聽見麼？她們從什麼地方給我弄到一套體面的服裝的錢——十一塊盧布，五十個戈貝克，我猜不出來。靴子，棉布胸部襯衣——最堂皇的，一套制服，她們把一切都做成漂亮樣式，用了十一塊半盧布。頭一天早晨我從衙門裏回來，我看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做了兩樣菜吃飯——湯和加大紅蘿蔔的鹽肉——這是我們直到那時所從未夢想過的。她什麼衣服都沒有……一件都沒有，但是她把自己裝扮得好像往人家去會客似的；而且並不是她有什麼東西可以裝扮的，她什麼東西都不用就把自己弄漂亮起來了，她頭髮梳得很好，戴上一個乾淨的什麼領子，一對袖頭，她就是這，便是十分不同的一個人，她更年青些，好看些。索尼亞，我的小寶貝，這一陣子她幫助我們許多錢，然而那天她却說：「現在我不可以太常常來看你們。在天黑以後或者可以，那時沒有人能看見。」你聽見麼，你聽見麼？當我吃過午飯回來睡一下的時候，你猜怎麼樣，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僅在一星期以前，

還和我們的女房東亞瑪利亞·菲俄陀羅夫那吵到極點，但是現在她却請她進來喝咖啡。有兩個鐘頭，她們一塊兒坐着，密談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現在又做事了，而且領一份薪水，」她說，「他自己往大人那里去，大人自己出來見他，使所有別的人等着，走過衆人面前，拉着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的手到他的辦公室去。」你聽見麼，你聽見麼？「自然，」他說，「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我記着你去過去的効力，」他說，「而且不管你那放蕩的弱點的嗜好，因為你現在應允了，並且因為沒有你我們事情做的很不好，」（你聽見麼，你聽見麼？）「因此」他說，「我現在信任你的話如同一個君子的話。」我告訴你，那一切話，都是她自己編的，並不僅是由於輕浮，是爲着矜誇的緣故；她自己也不大相信，她以自己的幻想自娛，她一定是這樣！我並不爲這責備她，不，我不責備她！……六天以前，我把頭一次掙的錢全數——總共二十三塊盧布，四十個戈貝克——帶給她的時候，她叫我做她的小乖：「小乖，」她說，「我的小乖乖。」當我們單獨在一塊的時候，你明白麼？那是爲了我的漂亮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丈夫呢？……唔，

她捏我的頰，「我的小乖乖，」她說。

瑪爾美拉陀夫突然止住，想要笑，但是忽然他的下頰開始搖蕩了。不過，他抑制了自己。這酒館，這人的墮落的外貌，在運草船上過五夜，以及這壺酒，還有對於妻和小孩的這種疼愛，使他的聽者迷惑。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聽，但是帶着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他覺得煩惱，他到這裏來了。

「閣下，閣下，」瑪爾美拉陀夫恢復原狀喊道——「哦，先生，或者這一切於你彷彿都只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如同對於別人一樣，或者我只以我的家庭生活的一切瑣碎小事的愚蠢，煩擾你了，但是這於我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因為我完全能覺着。……我的一生中那福氣的一整天，那一整晚上，我都在速飛的夢想中度過，夢想着一切事情我如何辦理，所有的小孩子我如何打扮，我如何使她休息，我如何將我自己的女兒從不名譽中救出來，恢復她回到家庭的懷抱來。……而且還有許多。……很可以原諒的，先生。唔，於是，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抖了一下，抬起頭，注視他的聽者）唔，就在這一切夢想過後的第二天，這就



亞爾美拉陀夫用拳頭打他的前額，咬着牙，閉起眼睛，用他的肘沉重地靠在桌上。



是說，正在五天以前，在晚上，用一個刁法子，好像夜間的賊樣，我從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把她的箱子的鑰匙偷來，把我掙來的錢所用剩下的拿出來，好多錢我忘記了，然而現在看我罷，你們大家都來看！這是我離家後的第五天了，他們在那里找我哩，而且我的職務完了，我的制服在埃及橋上的一家酒館裏放着。我把牠換了我現在穿的衣服……一切事情都完了！』

瑪爾美拉陀夫用拳頭打他的前額，咬着牙，閉起眼睛，用他的肘沉重地靠在棹上。但是一分鐘之後，他的臉色忽然變了，而且他帶着一種假裝的狡獪和厚面皮，斜視拉思科里涅珂夫，大笑說道：

『今天早晨我去看索尼亞，我去向她弄點酒喝！He-he-he！』

『她真的給你了麼？』新來的人中有一位喊道；他喊了之後，便狂笑起來。

『這半壺酒就是用她的錢買的，』瑪爾美拉陀夫聲言道，單獨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他親手給我三十個戈貝克，我看見這是她最後的，她所有的錢。

……她一句話都沒說，她只是看着我，一句話沒有。……的確沒有，然而不是在

陽世上，在那一邊，……她們爲男人們傷心，她們哭，但是她們並不責備他們，她們並不責備他們！但是那更傷人，她們不責備的時候，那更傷人！三十個戈貝克不錯！而且或者她此刻需要這錢吧？你作什麼感想，親愛的先生？因爲現在她必須維持她的外表。那費錢，那漂亮，那種特別的漂亮，你知道麼？你明白麼？還有髮油，你想，她一定要有東西；圍裙，漿的圍裙，還有鞋，真正的顯得腳漂亮的闊氣的鞋，當她必須從一灘污水邁過去的時候，你明白麼，先生，你明白那一切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然而我哩，她親生的父親，我在這里把那種錢拿三十個戈貝克來喝酒！我正在把牠喝掉哩！而且我已經把牠喝掉——！試問，誰憐惜像我這樣的人呢？你不替我惋惜，先生，告訴我，先生，你替我惋惜嗎？

He-he-he —」

他想把杯斟滿，但是剩的沒有酒了。酒壺空了。

「你爲什麼要人憐惜？」酒館老板又走近他們跟前，喊道。

接着便是狂笑的呼喝，甚至還有咒罵。那些聽他說話的人們和沒聽他說話的

人們都笑起來並且詬罵着，大家只是望着這退職的官吏一個人的身上。

「受憐惜！我爲什麼要受人憐惜？」瑪爾美拉陀夫忽然高談道，他站起來，一隻手伸向前去，彷彿單單就是等着那句問話似的。

「我爲什麼要受憐惜，你說？是的！沒有什麼理由要憐惜我的！我應當被釘死，釘死在一個十字架上，不受人憐惜！釘死我吧，審判我吧，審判官呵，釘死我，但是可憐我！那麼我要自己去被釘死，因爲我並非尋求快樂，而是尋求眼淚與苦楚！……你以爲——你這個賣酒的——你這半壺酒於我是甜的麼？我實際上所尋求的是苦楚，眼淚與苦楚，我找着了，我嘗着了；但是他將可憐我的，他對於一切人都有憐憫心，他瞭解一切人和一切事，他是唯一的一位，他也是審判官。那天他要到來，而且他要問；「那個爲她的暴戾的害肺病的繼母，並爲別人的小孩們而犧牲自己的那個女兒在那里？那個憐惜齷齪的酒徒——她的人世間的父親——而不爲他的獸性驚慌的那個女兒在那里？」他要說，「到我跟前來！我已經饒恕你一次了。……我饒恕你一次了。……你的罪是多的，被饒恕了，因

爲你愛的很多……」他要饒恕我的索尼亞，他要饒恕，這我知道……就是方才我到她那兒的時候，我在心中覺着了！他要審判，而且饒恕一切人，好人和壞人，聰明人和溫良人。……當他把他們都審判完了的時候，他要召我們去。「你們也上來，」他要說，「上來，你們酒徒們，上來，你們軟弱的人，上來，你們不成材的人！」我們都要上去，不覺羞辱，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向我們說道，「你們是豬，照着畜生的像做的，帶着他的記號；但是你們也來！」聰明人們和那些有知識的人們要說，「主呵，您爲什麼接受這些人？」他要說，就是因爲這種緣故我才接受他們，你們聰明人呵，就是因爲這種緣故我才接受他們，你們知識的人呵，他們中沒有一個相信自己是值得受這樣待遇的。「他將向我們伸出他的手來，我們就跪在他面前……我們要哭泣……我們就明白一切了！那時我們就明白一切了！……都明白了，甚至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也要明白。……主呵，願你的國降臨！」他倒在長凳上，力竭，失望，誰也不看，彷彿忘却他周圍的一切，陷入深沉的凝想中似的。他的話發生了一種感動；有了一刻

的沉默；但是不久又聽見狂笑與咒詛了。

「審判完了罷！」

「自己傻說！」

「你這個官！」

等等，等等。

「我們走吧，先生，」瑪爾美拉陀夫忽然說道，他抬起頭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話——「送我走吧……珂色爾的住宅，臨着院子。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那里去——是時候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早些時就想走，而且他有意要扶着他，瑪爾美拉陀夫的兩脚比他的言談顯得軟弱得多，沉重地靠在青年人的身上。他們走了二三百步的光景。當他們走得離家更近的時候，醉人便越發為驚慌與攪亂所征服了。

「現在我不是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在不安中低聲道——「並不怕她開始扯我的頭髮。我的頭髮有什麼關係！管我的頭髮！我就這樣說！的確若是

她真開始扯牠倒好些，那倒不是我所怕的……我所怕的是她的眼睛……是的，她的眼睛……她的頰上的紅暈也使我害怕……還有她的呼吸……你注意過害那種病的人如何呼吸……當他們激動的時候？我也怕小孩子們的哭聲……因為倘若索尼亞沒有帶食物給他們吃……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但是拳打我是不怕的……你知道，先生，這樣拳打於我並不是一種痛苦，而甚且是一種享樂。那樣倒好些。讓她打我，那安慰我的心……那樣倒好些……家就在那里。生鐵匠珂色爾的房子……他是一個德國人，有錢的。領我進去！」

他們從院子進去，上到四層樓來。在他們上去的時候，樓梯越來越暗。這時差不多有十一點鐘了，雖說夏季在彼得堡並沒有真正的黑夜，然而在樓頂上已經是十分黑暗了。

就在樓梯頂上有一扇污穢的小門半開着。一間很不好看的屋子，約有十步長，被一節蠟頭照亮着；全屋從入口便都可以看見。全是亂七八糟的，亂排着各

種破衣服，尤其是小孩子們的衣裳。橫過後半間掛着一塊破布單。那後面或者就是臥牀。房裏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兩把椅子，一張沙發，上面蒙着漆布，滿是洞，在那前面放着一張舊的松木做的廚房桌子，沒有油漆，沒有鋪東西。在棹邊上放着一個鐵的燭盤，裏面的牛油蠟燭漸漸燒完了。原來瑪爾美拉陀夫自己佔一間房，並不是一間房的一部份，但他們的房間實際上只是一個過道。往別的房间或者不如說是籠子——（這一些房間是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色里的一層樓住宅分的）去的門半開着，那裏面有吶喊，喧鬧與狂笑。人們彷彿在那裏賭牌喝茶似的。最不堪聽的一種話時時衝出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認出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她是很高的，瘦弱的，適襯的女人，憔悴的怕人，頭髮是美麗的重褐色的，的確，兩頰上帶着一種肺癆病的紅暈。她在她的小房中踱來踱去，兩手按住胸膛；她的雙唇焦燥，她的呼吸來得急促，時斷時候續地發喘。她的兩眼如同發熱病似的閃光，以興奮的不變的注視往四下望。那幅肺癆病的興奮的臉孔，更加以臘燭頭的最後的閃動的光在上面

閃耀，造成了一種使人不舒服的印象。她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約有三十歲年紀，對於瑪爾美拉陀夫確實是不配合。……她沒有聽見他們，而且沒有注意他們進來。她彷彿涉入遐想了，什麼也沒有聽見，看見。房屋是悶人的。但她並沒有開窗戶；從樓梯那里發出臭味，但是樓梯上來的門並沒有關。淡巴菰的烟霧從內房裏飄進來，她不斷地咳嗽，但是並沒有關門。最小的孩子（六歲的女孩）睡熟了，盤曲坐在地板上，頭放在沙發上。較大一歲的男孩子在屋角裏哭泣並且抖着，大概他剛挨了一頓打，在他旁邊站着一個九歲大的女孩，高而且瘦，穿着一件瘦而且破的襯衣，和一件破舊不堪的毛織的外衣，披在光光的肩上，人早已長得比衣服長了，僅僅達到膝頭。用她的細長的，乾枯得彷彿一根火柴似的手臂，摟着她弟弟的頸子。她設法撫慰他，向他低聲說些話，盡力使他不再哭泣了。同時她的碩大的眼睛，在她的消瘦的和驚懼的面龐上，看來好像更大了，帶着驚恐地注視着她的母親。瑪爾美拉陀夫並沒有進門，而就在門口跪下，把拉思科里涅珂夫推在他前面。這婦人看見一個生人，茫然地停住，面對着他，一時恢

復了意識，顯然驚異，不知他來作什麼。但是立刻以爲她的想法是對的，他是到裏邊一個房間去的，因爲他到那裏去一定要經過她的房間。想到這，她便不再注意他，向外邊的門走去，要把門關上，她看見她的丈夫在門口跪着，便發出一陣猝然的喊聲。

「唉！」她狂瘋地喊道，「回來了！你這犯罪的！……無賴的！……錢在那里？你口袋裏有什麼，給我看！你的衣服完全不同了！你的衣服在那里？錢在那里？說！」

她下手搜他。瑪爾美拉陀夫溫順地服從地舉起雙手以便於搜索。一文錢也沒有。

「錢在那里！」她喊道——「天爺，他能都喝掉了？櫃裏剩有十二塊銀盧布！」她忽然瘋狂地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曳到房裏來。瑪爾美拉陀夫馴服地跪着爬着走，使她少費氣力。

「這于我是一種慰藉！這並不傷我，乃是一種確切的慰藉，閣——下，」他

喊道，他被抓住頭髮前後搖擺着，甚且有一次前額撞着地板。在地板上熟睡的小孩驚醒了，開始哭起來。站在屋角的男孩完全失措了，開始發抖叫號，在劇烈的恐怖中，幾乎是在一陣急病中，跑向他姐姐跟前。最大的女孩驚醒了，抖得像一片樹葉子。

「他喝掉了！他都喝掉了，」可憐的婦人絕望地喊道——「衣服也不是那件了！他們餓，餓呀！」——她扭着自己的手，指着小孩子們。「被咒詛的生活呵！你，你不害臊」她突然撲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從酒館來！你同他一塊兒喝酒麼？你也同他一塊兒喝酒！滾開！」

青年人沒發一語，急忙走開。裏面的門大開了，愛探聽的臉孔在那里偷看。粗鄙的大笑的臉，嘴裏銜着紙煙和雪茄，以及帶着便帽的頭，都在門口伸進來。再往後面可以看見敞穿着寢衣，穿着夏季的，簡直不成體統的衣服的人物，其中有幾個人手中還拿着牌。當瑪爾美拉陀夫被曳着頭髮走，喊道那于他是一種慰藉的時候，他們特別覺得有趣。他們甚且開始到房裏來；最後，一種惡狠的尖聲的

叫喊被聽見了；這是從亞瑪利亞。列沛惠克色里自己口中發出來的，她從他們中擠出來，照她自己的辦法來恢復秩序，第一百次威嚇那可憐的婦人，以粗鄙凌辱人的話吩咐她明天從這房屋搬出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的時候，他來得及把手插進口袋去，把他在酒館裏用盧布換的銅幣抓出來，沒被人注意的把牠們放在窗戶上。以後在樓梯上，他改變了主意，要回頭去。

『我做了什麼樣的一件傻事，』他自己想道，『他們有索尼亞，而且我自己需要錢。』但是想起現在再拿回來是不可能的，而且無論如何他不願拿的，他便把手一揮不要了，回到他的寓所去。『索尼亞還需要髮油，』當他順着大街走的時候，他說，而且惡意地大笑着——『這樣的漂亮費錢。……哼！或者索尼亞自己今天要破產的，因為那常是有危險的，追逐巨獸……掘金子……那麼明天他們除了我的錢而外，恐怕沒有什麼東西吃。啊呀，索尼亞！他們在那裏掘着什麼樣的一種鏟！他們在利用着哩！是的，他們在利用着！他們習慣了。哭一陣子便習慣了。人這痞子對於一切事都可以習慣的！』

他凝思起來。

「倘若我錯了怎麼辦呢，」他想了一刻之後，忽然喊道。「倘若人不是一個痞子怎麼辦呢，一般的人，我的意思說，全人類，——那麼其餘一切都是偏見了，只是一些做作的恐怖，並且沒有邊際，一切都是應當那樣的。」

## 第三章

他在一場驚悸的睡眠後，次日醒來得遲。但是他的睡眠並沒有使他休養過來；他醒來，乖戾的，易激的，愛生氣的，帶着憎惡看着他的房間。這是一間房的小櫃櫥，約有六步長。牠有着一種最寒傖的外表，塵污的黃紙從牆上脫掉，而且蓋的那麼低，一個比普通身材高的人在裏面便不安，時時刻刻覺得他的頭要碰着屋頂。家俱和房間相稱：房里有二張舊椅子，很不結實的；在房角有一張漆桌，上面放幾冊書和抄本；厚積在牠們上面的灰塵，顯出來牠們好久沒有被摩過了。一張大而笨的沙發，幾乎佔了一面牆和房內一半的地方：先前曾蒙着印花布，但是現在破濫了，給拉思科里涅珂夫當牀用。他時常在那上面睡覺，照例不脫衣服，沒有被單，裹在他的舊的學生外套裏，頭放在一個小小的枕頭上，在這

下面他把所有的襯衣，乾淨的和髒的。堆將起來，爲的枕得高些。一張小桌子放在沙發面前。

比這雜亂醜陋的恐怕難有了，但對於處在目下心境中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這確實合適。他完全離開了每個人，好像縮在自己殼裏的龜似的，甚至于看見那女僕，她必須侍候他，有時往他屋裏看看，都使他冒火和發癢。他處在那種追隨着完全聚精會神于一件事情上的偏狂者們的情況中。他的女老板在上兩個星期已經不送飯進來了，他雖是沒有飯吃的過下去，他還沒有想和她商談。廚子而且是唯一的僕人那思泰莎，對於這寓客的這種心情多少有些歡喜，她完全不來收拾和打掃了，僅僅一星期來一次，拿着一把掃帚逛到他的房裏去。現在她把他叫醒了。

『起來，你爲什麼死睡！』她向他叫喊道。『九點鐘過了，我給你拿了點茶來；喝一杯麼？我想你很餓了罷？』

拉思科里涅珂夫睜開眼睛，抖了一下，認識是那思泰莎。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麼？』他問，慢慢地，而且帶着一幅有病的臉孔，在沙

發上坐起來。

「從女老板那里來的，不錯！」

她把自己的滿裝着無味的陳茶的破茶壺，放在他面前，茶壺旁邊放了兩塊黃色的糖。

「這里，那思泰莎，請拿去，」他說着，在口袋裏摸索（因為他穿着衣服睡覺），拿出一把銅幣——「跑去給我買塊麵包來。還給我弄點臘腸來，要便宜點的，在臘腸店裏去買。」

「麵包我立刻就給你拿來，但你願意喝點菜湯代替臘腸麼？那湯好極了，昨天的。我昨天給你留下的，但是你回來遲了。那湯是好的。」

在湯拿來，他開始喝的時候，那思泰莎在他旁邊沙發上坐下，開始閒談起來。她是一個鄉下的女人，而且是一個非常愛說話的女人。

「普拉思珂維亞巴夫羅夫那好像要向警察告你，」她說。  
他皺了皺眉頭。

「找警察？她要怎麼？」

「你不付她錢，你又不搬出房去。她要怎麼樣，那清楚得很。」

「鬼東西，這是最後要命的事，」他咕咕着，磋着牙齒，「不，現在我……不湊巧……。她是一個傻瓜，」他接着大聲說。「我今天去和她談一談。」

「她是傻瓜不錯，正和我一樣。但是倘若你是個聰明人，你爲什麼像一個口袋樣在這裡躺着，一點也顯不出聰明來呢？有一個時期你常出去，你說是教小孩子。但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什麼事也不做了。」

「現在我做……」拉思科思涅珂夫狠狠地不高興地開言道。

「你在做什麼？」

「工作……」

「什麼工作？」

「我在想，」他停了一會嚴肅地答道。

那思泰莎被一陣傻笑鬧住了。她老是傻笑，而且有什麼事情使她樂的時候，

她便笑得聽不見了，又是戰，又是抖，直到她覺得有些作嘔爲止。

「你的思想使你賺了好多錢了麼？」她終於能說出話來。

「一個人出去教書不能沒有靴子穿。而且我討厭極了。」

「你不要看不起教書呵。」

「他們付教書錢那麼少。幾個銅幣有什麼用處呢？」他憎惡地答着，好像回答他自己的思想似的。

「你想一下子就發財麼？」

他奇怪地看着她。

「是的，我想發財。」他停了一會之後決然地答道。

「莫要這麼慌，你嚇壞我了！我去不去給你拿塊麵包來？」

「隨你便。」

「呵我忘記了！昨天你出去的時候，你來了一封信。」

「一封信？給我的！誰寄來的？」

「我不知道。我用我自己的三個戈貝克給了送信人。你還給我麼？」

「那麼把信拿來給我吧，爲着上帝的緣故，拿來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大大興奮的喊道——「天爺！」

一分鐘後，信拿給他了。就是這回事：他母親寄來的，從R省寄來的。他接過來的時候，他的臉變灰白了。有好些時候他都沒有接過一封信，但是現在另一種感情又忽然壓縮了他的心。

「那思秦莎，讓我自己一人在這里，行好吧；這里是你的三個戈貝克，但是行好吧，趕快走！」

信在他的手中顫抖；他不想當她的面前拆開；他想自己「一個人」來看這封信。那思秦莎出去的時候，他急速地把信送到唇邊並且吻了牠；於是很久地注視着信封上住址人名，那是曾經一度教過他讀書寫字的母親的小小的斜寫的筆跡，如此親密而且熟悉。他停滯着；他彷彿是害怕着什麼似的。最後他把牠拆開了；這是一封厚重的信，有二噸重，兩張信紙，滿寫着很小的字。

『我親愛的羅提亞，』他的母親寫道——『兩月以來，我沒有用信和你談話了，這使我苦惱，甚且使我夜間醒着，想着。但是我相信你不曾因為我的無奈何的沉默責備我。你知道我何等愛你；你是我們——都麗亞和我——唯一的一個，你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期待。當我聽說你因為無錢自給，在幾個月以前捨棄了大學，以及你失去教書的事和別的工作的時候，那于我是怎樣一種傷心的事呵！我如何能由我的一年一百二十塊盧布的卹金，幫助你呢？四個月以前我寄給你十五塊盧布，你知道的，那是我從這城裏的一個商人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那里，以我的卹金作抵押借來的。他是一個心腸仁慈的人，又會是你父親的朋友。但是既然把領卹金權交給他了，我便必須等到把債償還的時候，而且那件事僅僅剛才辦清，所以我這些時都不能寄給你一點錢。但是現在，感謝上帝，我相信我能以再寄給你點錢，而且事實上我們現在可以恭賀我們自己的佳運了，這事我趕緊要通知你。第一層，你猜到麼，親愛的羅提亞，你妹妹已經一個半月和我住在一塊，而且我們將來也不分離了。感謝上帝，她的痛

苦算過去了，但是我要順序地告訴你一切事情，使你好知道一切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瞞着你直到如今的一切事情。當你在二月以前寫信給我，說你聽說都麗亞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家忍受許多痛苦的時候，當你寫了那話，並且要我把這事詳細告訴你的時候——我能寫些什麼回答你呢？倘若我把全部實情寫給你看，我敢說，你怕要把一切事情拋開，到我們這里來，即使你一路必須徒步，因為我知道你的性格和你的情感，你不讓你妹妹受侮辱的。我自己是在絕望之中，但是我能怎麼辦呢？並且，那時我自己也不知道全部的實情。使這件事情弄得如此困難者，原因是在這：都麗亞去年在他們家裏做了家庭教師的時候，預支了一百塊盧布，條件訂的是由她的薪金每月扣除，所以不還清債是不能夠辭去職務的。這筆款項（我現在能以向你解釋這一切，我的寶貴的羅提亞）她大抵是爲着要寄給你六十塊盧布才拿的，那錢你那時需要得那麼急，那錢是你去年從我們這里接到的。我們那時欺哄你，寫信說這錢是由都麗亞積蓄來的，但是事實並不是如此，現在我將這事一切都告訴你，因為，感謝上帝，事情忽然變好了，而且你可以知

道都麗亞何等地愛你，她有着多麼可貴的心腸呵。起初不錯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待她很無禮，在棹上常說不恭敬的嘲笑話。……但是我不想敘說那些痛苦的瑣事，好不再白白地使你煩惱，因為一切都算過去了。總之，不管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太太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和家中其餘一切人的和善的高尚的行爲，都麗亞那時非常痛苦，尤其是當司維特里喀羅夫陷入他在軍隊裏的老習慣，爲巴加斯（酒神）勢力所挾的時候。那麼以後是怎麼樣呢？你想想，這瘋漢子老早便對於都麗亞懷了一種熱情，但是在對她無禮和侮慢的假裝之下，把熱情隱蓋起來。大概想起他的年紀和他之爲一家之父，他自己爲着個人狂誕的希望害臊害怕了；這使他和都麗亞生氣。或許他想以他的無禮的侮藐的行爲，使別人不得知道實情。但是最後他一點也不能自禁了，竟有臉向都麗亞作公開的可羞的求婚，允許她各種禮品，並且，要把一切事情拋開，領她到另一個鄉村里去，或者甚至於到國外去。你能猜想到她所遭遇的一切！立刻離職是不可能的，不僅爲着錢債的緣故，而且也要不傷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感情，因爲那麼一來怕惹起她的疑心。那麼都麗亞便成爲他

們家庭噪鬧的原因了。而且那於都麗亞也要發生可怕的誹謗；那是不能免的。還有別的各种原因，使都麗亞還有六個星期，不能望離開那可怕的人家。你知道都麗亞，自然；你知道她多麼聰明，她的意志多麼強。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即使在最困難的情形中，她有着毅力維持她的決心。她因爲怕使我煩惱，雖然我們不斷通信，關於一切事情她甚至於向我不寫一句。事情結果得非常出於意料之外。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偶然偷聽了她的丈夫在花園中向都麗亞懇求，便把情形完全誤解了，把罪過推到她身上，相信她是這一切的原因。一幕可怕的劇立地就在花園裏演起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甚至於打了都麗亞，不由分說向她嚷了一個鐘頭，於是吩咐立刻把都麗亞用一輛平常農家的大車，帶着行李趕緊送到我這裏來，他們把她所有的東西，她的襯衣和她的被褥，完全扔進大車裏去，並沒有疊起來，包好。而且一陣大雨又下起來，被辱被羞的都麗亞，必得和一個鄉下人同坐在敞車上走了十五弗司特（俄里）到城裏來。現在你只消想一想，我對於兩月前我所接到的你的信，能寫給你什麼回信呢？我能寫什麼話呢？我是在絕望中；

我不敢把實情寫給你，因為怕你非常苦惱，頹喪，憤怒，而且你又能怎麼辦呢？你或者僅僅能把自己毀壞了，那是，都麗亞所不允許的，而且當我的心十分充滿了哀苦的時候，我也不能夠以瑣事寫滿我的信的。有一個整月，這城裏充滿關於這件醜事的閒言，結果竟到這步田地，都麗亞和我甚至於不敢往教堂去了，因為侮辱的臉色，耳語，甚且還有當着我們大聲談論的話。所有我們的熟識人都避着我們，在大街上甚至於沒有人向我們行禮，而且我得知有些店夥們和某些書記們想要用一種可羞的方法侮辱我們，用漆塗抹我們住宅的門，因此房東開始要我們搬家。這一切都是瑪爾法·彼得羅夫那主使的，她設法敗壞都麗亞的名譽，在每家罵她。附近人人她都認識，那月她不斷進城，因為她頗愛說話，愛談她的家事，而且特別愛向人人抱怨她的丈夫——那是很不好的——，所以在短時間內，她不但把她的故事傳揚於城中，並且傳遍了一縣。我病了，但是都麗亞比我能忍受些，倘若你能夠看見她如何忍受一切，並設法安慰我，鼓舞我呵！她是一個天使！但是上帝保佑，我們的痛苦截止了；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恢復了理性，懊悔了，或者

爲都麗亞惋惜，他將關於都麗亞無辜的完全的明白的證據，放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面前，那是一種信的形式，都麗亞在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未在花園遇見他們以前，不得不寫給他的。這封信在她離開後還在司維特里喀羅夫君手中，那是她寫以拒絕他對她懇求作個人解說和祕密會見的。在那封信裏她帶着大大的火氣和憤怒，責備他對於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行爲的卑鄙，提醒他要知道是一家之主與父，並告訴他，使一個已經十足不幸了的無人保護的女子受苦，不幸，於他是何等地卑陋。總之，親愛的羅提亞，那封信寫得那麼高尚動人，我讀的時候，我悲哽了，而且到今日我都不能讀之不落淚的。並且，僕人的證明也洗清都麗亞的名譽；他們看見知道的比司維特里喀羅夫君自己所猜想的多的多了——的確事實上僕人們永遠是那樣的。瑪爾法·彼得羅夫那十分受驚，而且「又受打擊了」，如同她自己向我們所說的話，但是她完全相信了都麗亞的無辜。就在次月，是星期日，她直接到大禮拜堂去，跪下流淚向聖母祈禱，求賜她力量受這次的攷驗，盡她的責任。於是她一直從大禮拜堂到我們這裏來，把整個故事告訴我們，傷心地啜泣，完全

懺悔，她擁抱都麗亞，求她饒恕她。在同一個上午，她毫不耽擱，遍到城裏各家以及各處，流着眼淚，用頂奉承的話，申說都麗亞的無辜，以及她的感情和她的行為的高尚。更有甚者，她把都麗亞給司維特里喀羅夫君的親筆信，拿給人人看，念給人人聽，甚且讓他們抄寫——（我想這是過分的）。她這樣忙了幾天，在全城坐車跑，因為有些人生氣別人先得到機會了。所以他們必須輪流着，因此在這每家在她沒有到以前就期待着她，人人都知道在某某日，瑪爾法·彼得羅夫那要在某某地方唸信，人們在每次讀時都聚攏來，甚至於有許多人在自家並在別人家裏已經聽了許多次的。在我看來，這一切舉動中有許多，許多都是不必須的，但瑪爾法·彼得羅夫那的性格是那樣的。至少，她完全恢復了都麗亞的名譽，這件事的整個醜名，成爲一種不能磨滅的羞辱，加在她丈夫的身上，他成唯一受責備的人，因此我實在開始爲他惋惜，實在待那瘋漢子太嚴酷了。都麗亞立刻被幾家敦請教課，但是她拒絕了。立刻之間人人開始以特別的尊敬對待她。這一切對於那件可以說是我們全部的命運現在都因之變化了的事之成功，有很大的助力。你

一定要知道，親愛的羅提亞，都麗亞有一個求婚人，她已經答應嫁他了。我趕緊把這件事底細都告訴你，雖說是沒有和你商量便辦理了，我想你將不爲着那種緣故和我和我的妹妹發惱的，因爲你會知道，我們不能等待，展緩我們的決定，直到聽你的回話的時候。而且你不在場的時候，你便不能判斷一切事實。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他已經是七品文官，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而且和瑪爾法·彼得羅夫那是遠親，她在成全這件婚姻上很出力。開始是他由她表示他願和我們認識。他受了我們正式的招待，和我們一塊喝咖啡，就在次日便給我們一封信，他在信中很客氣地作了一種提議，請求給他一個迅速的決定的回話。他是一個很忙的人，急忙要到彼得堡去，所以每刻鐘於他都是寶貴的。自然，起初我們大驚，因爲這事發生得這麼快而且料想不到的。我們倆想了，談了一整天。他是一個小康的人，可倚靠的，他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而且已經有財產了。不錯他是四十五歲了。但是他有一種很惹人喜歡的外貌，還可以被女人認爲引人愛的，而且他完全是一個很結實而體面人，只是他彷彿有一點沉鬱且有些自負似的。但是或者

那只是在頭一眼看他時所生的印像。我先告訴你，親愛的羅提亞，當他到彼得堡（他不久就去）的時候，若是你在頭一眼看他有什麼你不喜歡的地方，注意莫要貶評他太倉猝太嚴刻了，因為你的癖氣是那樣的。雖然我相信，他在你心目中將發生合宜的印象。並且，一個人為要瞭解任何人，一定要審量小心，以避免構成偏見和謬誤的觀念，那在以後是很難以糾正除去的。就許多徵象評判起來，至少彼得·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十分可敬重的人。在他頭一次來訪的時候，的確，他告訴我們說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但是他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還具有「我們的最近的這一代人」的許多信念，而且他是一個一切偏見的敵人。他還說了許多，因為他彷彿有點虛榮心，愛人家聽他的話，但是這差不多不算是罪過。自然，那在我懂得的很少，但是都麗亞向我解說道，他雖說不是一個深受教育的人，他却聰明，而且彷彿性情很好似的。你知道你妹妹的性格，羅提亞。他是一個果決的，懂事的，耐心的，大度的女子，但是她却有着了一幅熱烈的心腸，我很知道的。自然，在她和他雙方都沒有特別的愛情，但是都麗亞是一個聰明的女子，有着天使的心

腸，將以使她的丈夫幸福爲自己的責任，他那方面將以她的幸福爲他所當心的。關於那點我們無由懷疑，雖說事情辦得倉促極了，這是一定要承認的事。並且，他是一個極謹慎的人，當然，他要自己的幸福更穩定，都麗亞和他一塊更幸福。至於性格上的幾種缺點，和一些舊習慣，甚且有些意見不同——這些即使最幸福的婚姻的確都免不了——都麗亞說，關於那一切，她全靠自己，沒有什麼事情可焦心的，並謂只要他們將來的關係能成爲一種合理的老老實實的關係，她是情願忍受許多痛苦的。比方說，起頭連我也覺得他有些唐突似的，但是那很可以是由於他是一個口直的人，無疑地就是那樣。比方說，在他得到都麗亞的允許之後，第二次來訪的時候，在談話之間，他聲稱在未和都麗亞認識之前，他便決心要娶一個誠實的，沒有嫁奩的女子，尤其是，要一個經過貧窮的人，因爲，如同他所說的，一個男子應當不蒙他的妻的恩，而不如讓妻尊視他的丈夫爲她的恩人。我一定要說，他說得比我溫和得多，懇切得多，因爲我忘記了他實在的語句，僅只記得意思。並且，那顯而易見地不是有意說的，乃是在談得熱烈心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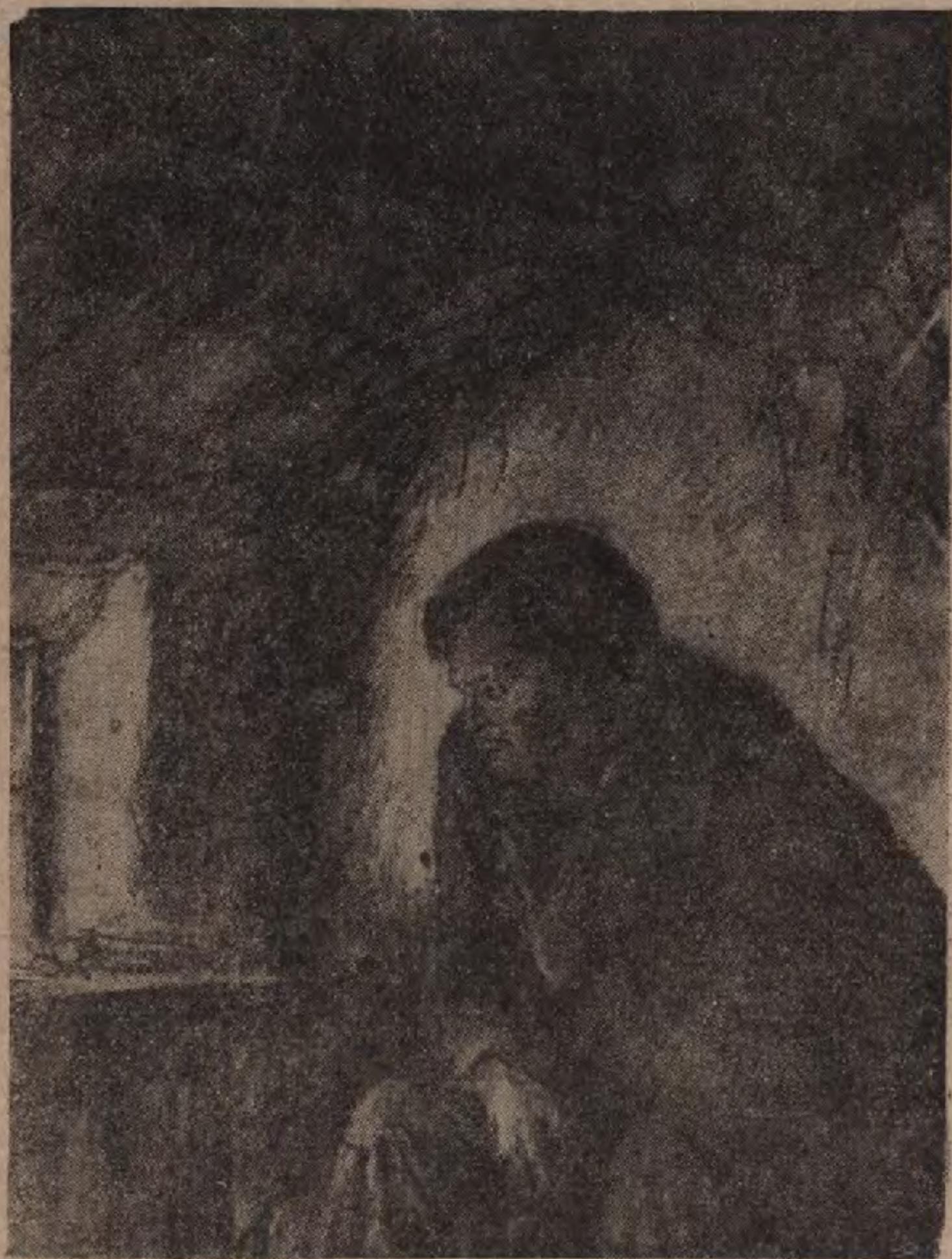
時候說滑嘴了，所以他以後努力使自己改正，把話順過去了，但是一樣還使我覺得他有些唐突，我以後這樣向都麗亞說。但是都麗亞甚至抱憾地回答道，「語言並非行爲」，自然這話完全不錯的。都麗亞在她未下決心以前，一整夜沒有睡覺，她以爲我睡熟了，便從牀上起來，通夜在房中踱來踱去，最後她跪在聖像面前，長久地熱心地祈禱，到早晨她告訴我說她決定了。

我已經說過，彼得·彼得羅維支正動身往彼得堡，他在那里有許多事務，而且想開辦一個律師事務所。他有許多年都忙着辦理民事和商業訴訟，就在日前他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他必須到彼得堡，因爲他在參議院有一個重要的案子。因此，親愛的羅提亞，他可于你有頂大用處的，的確，在各方面都可以，都麗亞和我預計，就從現在起你便能夠固定地開始你的未來的事業，可以認爲你的命運已經明顯地固定了。呵，但願這件事見諸事實，這將有那麼樣的一種利益，我們只能視之爲天賜的福氣。都麗亞專夢想着這一件事。我們甚且已經冒昧向彼得·彼得羅維支關於這件事露出幾句話。他在答話中是慎重的，說道，自然，他不能做事

沒書記，只要親戚稱職，（好像對於你的適稱能有什麼懷疑似的！）把薪水付給一個生人，不如付給一個親戚了，但是接着他便對於你在大學讀書，能否留給你時間在他的事務所裏做事，表示懷疑。這事暫時擱下了，但是都麗亞現在別的什麼事都不想。她在上幾天發着一種狂熱，已經作了一種正式計劃，使你最後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法律事務上成爲同事，甚且爲同夥，這很可能的，因爲你是一個研究法律的學生。我和她完全同意，羅提亞，並且共有這些計劃和希望，我們看到有很大的可能性。不管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推託，在目下這是很明顯的（因爲他（認識你），但是都麗亞堅決地相信，她將憑她對於她將來的丈夫所發生的好影響，獲得一切；她確信着這點。自然我們小心不向彼得。彼得羅維支談任何這些更遠的計劃，尤其是你成爲他的同夥的話。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會很冷淡地看這事，這一切會在他看來只是一場空想。同時都麗亞和我都沒有向他吐出一句我們所懷的大希望，想他幫助我們接濟你在大學讀書的費用；我們所以沒談到那件事，第一是因爲那事以後自將見諸事實的，他自己將無疑地不費話地提出的（好

像他能拒絕都麗亞那事似的）尤其是，因爲你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在事務所裏成爲他的右臂，受他的幫助並不是一種施與，乃是憑你自己工作掙來的薪水。都麗亞想把這一切事像這樣辦理，我十分和她同意。我們還爲着第二個緣故，沒有說出我們的計劃，就是，因爲我特別想使你在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覺得自己站在同等的地位。當都麗亞高興地向他說你的時候，他答道，人自己沒有接近觀察一個人，永遠不能評斷他，說他希望他在和你結識的時候，構成他自己的意見。你知道麼，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想或者爲着某種緣故（不過和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關係，只是爲着我自己個人的，或者是老太婆的怪脾氣，）在行過婚禮以後，我與其和他們一塊住，不如自己住，分開着。我相信他將十分慷慨客氣請我勸我在將來還和我的女兒住在一塊，而且若是他直到如今這話還沒有提過一句，那只是因爲事情已經假定是這樣的了；但是我將拒絕。我在一生中看出不止一次，丈夫們和岳母們不十分過得好的，我不願有一點妨礙任何人，而且我自己，只要有塊自己的麵包皮，有像你和都麗亞這樣的孩子，我也寧願十分自由的。若是

可能的話，我要住在靠近你們倆的一個地方，親愛的羅提亞，我將最快活的一個消息留在我的信後頭來說；你知道，我親愛的孩子，我們在很短時間內或者便可以都在一塊，在幾乎三年的分離之後，我們又可以彼此擁抱了！都麗亞和我要動身往彼得堡去，這是確實決定了，準確地在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快，或者就在一個星期中。這事全靠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支配，當他稍稍在彼得堡四下看了一眼的時候，他就馬上使我們知道。爲着要適于他自己的安排，他期望快快成禮，若是能辦的話，甚至於在聖地~~林~~食節以前，或者若是那太早，不易于準備齊的話，直接就在節後舉行。我將帶着何等的快樂把你摟抱在我的心上！都麗亞快活地想起見你，十分興奮，她有一天鬥笑話說，單爲這件事她便願嫁彼得。彼得羅維支。她是一個天使！她現在不寫什麼話給你，只告訴我寫信給你說她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話要告訴你，她現在提不起筆來了，因爲幾行信什麼事也告訴不了你，僅僅要攪亂她自己；她叫我緊緊地擁抱你並且給你無數的吻。雖說我們這麼快便要相見了，我在一二日內還要盡力多寄給你些錢。現在人人都聽說都



拉思科里涅珂夫最後他覺得在這個好像一個櫃櫥或箱子似的小小的黃色的房間中，拘束而且悶氣。他的眼睛和他的思想都渴望着空間。



麗亞要嫁彼得。彼得羅維支，我的信用忽然改善了，我知道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現在將信賴我，甚至能以卹金抵押七十五塊盧布，因此或者我將能夠寄給你二十五甚至於三十塊盧布。我願再多寄點給你，但是我對於我們的旅費不放心；因為雖說彼得彼得·羅維支那麼好，願擔負一部份旅費，這就是說，他担任運我們的包袋和大的衣箱（這些將由他的熟識人們去運）我們到彼得堡時一定還要有點錢用，在那里我們不能一點錢不留，至少頭幾天要有。但是我們——都麗亞和我一切都核算了，算到最後一文錢，我們知道這段行程並不費很多的錢。從我們這裏到鐵路去只有九十弗司特，我們已經和我們認識的一個趕車的農夫訂好了，一切齊備；從那裏都麗亞和我能夠很安然地坐三等車走。因此我大抵很可以能夠不寄二十五塊而寄三十塊盧布給你。但是夠了；我已經寫滿了兩張紙，沒有空地剩下再寫了；我們的全部歷史，而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現在，我的寶貴的羅提亞，我擁抱你，致你以母親的祝福直到我們相見的時候。愛你的妹妹都麗亞罷，羅提亞；愛她如同她愛你一樣，你要明白她愛你超過一切，勝過愛她自己。她是一個

天使，你，羅提亞，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唯一的希望，我們唯一的期待。但願你幸福，我們便幸福了。你還唸你的祈禱，羅提亞，並相信我們的創造者與我們的救主的仁慈麼？我在內心裏害怕你爲今日流行的不信宗教的新精神所薰染！若是這樣，我爲你祈禱。記住，親愛的孩子，你在你的童年，你父親活着的時候，你是如何在我的膝上嘍嘍地念你的祈禱，在那些日子我們全是何等快樂呵。再見——我以許多接吻，親熱地，親熱地，擁抱你。

「直到死時都是你的

「普里契利亞·拉思科里涅珂夫。」

幾乎從頭起，當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信的時候，他的臉便爲眼淚所濕了；但是當他看完的時候，他的臉孔是灰白的扭歪，一陣辛酸的，憤怒的，兇狠的微笑，現在他的唇上。他把頭放在他的凹下的髒枕頭上，思量，思量了好久。他的心猛烈地跳着，他的腦筋在攪亂中。最後他覺得在這好像一個櫃櫥或箱子的小小的黃色的房間中，拘束而且悶氣。他的眼睛和他的思想都渴望空間。他拿起他的禮帽，

出去了，這次在樓梯上不怕遇見任何人；他把這一點忘記了。他轉向瓦綏涅夫斯基島去，順着瓦綏涅夫斯基大街走，好像忙着什麼事務似的，但是按照他的習慣，並不看着路，對自己咕嚕着，甚且大聲說着，使得行人們發驚。他們許多都以為他喝醉酒了。



## 第四章

他母親的信于他是一種苦痛，但是關於其中主要的事，即在他正看信時，他都沒有覺着片時的猶豫。主要的問題在他的心中決定了，無可挽回地決定了：

『在我活着的時候，這樣的婚姻絕不成，盧辛君算什麼東西！』『事情是十分顯然的，』他自己低語，帶着一陣兇狠的微笑，預料他的決定的勝利。『不行，母親，不行，都麗亞，你們哄不了我！而且她們于是抱歉，說沒有問我的意見，說沒有我便決定了！還有！她們以為現在事已辦妥，不能中止了；但是我們且看能不能吧！堂皇的藉口：』彼得·彼得羅維支是那麽樣的一個忙人，而他的婚禮都一定要迅速，幾乎要乘快車。』『不行，都麗亞，這一切我都明白，我知道你要向我所說的那「許多的」話；我也知道你通夜踱來踱去的時候，你也想些什麼事，以

及你在那放在母親臥室裏的喀山聖母面前你的祈禱詞是像什麼樣的。辛苦的要算是上各各他（耶穌受刑的地方）去的路了。……哼……可見最後是決定了；亞孚陀沙·羅馬諾夫那，你決定嫁給一個懂事的辦事人，一個有財產的人（「已經」有財產了，那是相當可觀而動人心目的呵），一個在政府裏有兩件差使的人，他具有我們最近這一代人的思想，（如同母親所寫的，）而且他「彷彿」慈善，如同都麗亞自己所說的。這個「彷彿」便勝于一切了！就是這個，都麗亞呵；就爲着這個「彷彿」，便去嫁他了！好極了！好極了！

「……但是我想知道母親爲什麼寫信給我說到「我們最近這一代人」呢？只是當作一句性格的描寫，還是有意預先使我心下贊成盧辛君呢？她們狡猾呵！我再知道一件事：那一日夜和從那以後這些時，她們彼此開誠相見到什麼程度？都用話說出來，還是兩人都明白她們心中腦中有着同樣的事，所以無須乎大聲說出來，而且不如不說呢。大概是一部切像那樣，從母親的信中，這是顯而易見的：她覺得「有一點」無禮，而且母親直率地將她的觀察告訴都麗亞。而她呢，當然

是生了氣，「甚至抱憾地回答」。我想是這樣！當事情是十分明明白白的，用不着任何老實的問話，而且當事情已經決定，沒有什麼可說的時候，誰個不生氣呢。她爲什麼寫信給我說，「愛都麗亞，羅提亞，她愛你勝過愛她自己」呢？她對於爲她的兒子犧牲她的女兒，有一種祕密的良心上的刺痛麼？「你是我們唯一的期望，你便是我們的一切」，母親呀！」

他的惡意變得越發越發劇烈，若是在那時他碰巧遇見盧辛君，他會殺了他的！

「哼……是的，那是不錯的，」他跟着那在他腦中彼此追逐着的旋轉的思想，繼續說到，「要得知道一個人，需要時間與細心」，那是不錯的，但是盧辛君這個人，是很明顯的。主要的事情是，他是「一個辦事的人而且彷彿慈善」；那是玩笑麼，給她們化錢運送包袋和大箱子！那麼一來之後，無疑地就是一個慈善的人嘍！但是他的「未婚妻」和她的母親却要坐粗麻布蒙着的一輛農人的大車（我知道、我坐過）。沒有關係！只有九十弗司特，以後她們能夠「很安然地坐三等

科車走」一千弗司特！也是十分對的！人必須儉約，但是你怎麼樣呢，盧辛君？她是你的未婚妻呀。……你一定要知道，她的母親必須用她的卹金抵押錢作旅費。自然，這是一樁作買賣的事，爲着相互的利益而合辦的一個生意，股份相等，那麼用費也得平分；俗語說得好，飲食一塊兒算，但是香煙自付。但是這個精明的辦事人有點把她們欺哄了，行李比她們的旅費化錢少些，而且很可信地一文不化便運去了。怎麼一回事，她們兩個都看不出來那一切，或者還是她們不想着出來呢？她們還高興，高興！而且以爲這僅只是小小的花兒，真正的果實就要結了！但是關係並不在於吝嗇，並不在於鄙陋，而是在於全盤事體的「作風」。因爲結婚以後的作風也將是這樣。母親也是的，她爲什麼要如此浪費呢？她到了彼得堡的時候還有什麼呢？三塊銀盧布或者兩張紙幣，如同她所說的……那老太婆……哼。她希望以後在彼得堡靠什麼生活？她已經有了她的理由，猜想她在結婚以後，甚至于頭幾個月，她都「不能」和都麗亞同住。那個可愛的人兒無疑地關於那件事也露出來幾句話，雖然母親否認：「我將拒絕」，她說。那麼她靠着誰呢？她依

賴着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卹金，償還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以後所剩下的錢麼？她打羊毛披肩並繡袖頭，毀她的老眼。所有她的披肩，一年在她的。一百二十塊盧布上，不過加二十塊盧布，那我知道。可見她始終是將所有她的希望放在盧辛君的慷慨上了；「他自己將提出的，他將懇求我。」那你可以長期地等着罷！這些席勒式人物的高尚的心腸永遠是這樣的；直到最後的片刻，把一個人形容得如同孔雀那樣美，直到最後的片刻，他們都往最好的方面期望，看不出什麼錯來，他們雖然覺得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但是事先無論如何不肯說真情實話的；他們就爲一種企想所蒙蔽；他們用雙手把真情推開，直到他們所粉飾出來的人，親手把他們愚弄了的時候。我想知道盧辛君有什麼勳章沒有；我敢打賭說他扣眼上戴有安那紀念章，而且當他去和訂買賣合同人和商人們吃飯的時候，他也把牠戴上。他行婚禮時一定也戴的！夠了，不管他了，可惡的東西！

「唔，……對於母親就由她去吧，不必管了，反正她是那樣的，但是都麗亞如何能夠呢？都麗亞，親愛的呵，我是知道你的！我最後一次看見你的時候，你

是將近二十歲。那時我就明白你的性格。母親寫信說「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那我倒很知道。那在兩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了，兩年半以來我都在想着那回事。想着的正是那回事，「都麗亞能夠忍受許多痛苦」那回事。倘若她能夠容忍司維特里喀羅夫君和其餘那一切事，她的確是能夠忍受許多痛苦。現在母親和她便妄以爲她能夠容忍盧辛君了，這位發出一種理論，說從窮苦中提拔出來的妻，一切全仗丈夫的恩惠，這樣的妻頂好——他又是幾乎在頭一次見面便發這種理論的。即使他「是說滑嘴說出來了」，雖說他是一個懂事的人，（然而或者那絲毫不是無意的失言，而是他要趕緊把自己意思說清楚，）但是都麗亞，都麗亞呢？自然，她瞭解這人，但是她將必須和他一起過活。怎麼！她願靠黑麵包和白水過活，她不願賣去她的靈魂，她不願以她的精神的自由去換取舒適；就是以釋萊司維·霍爾斯坦全省來交換她都不願，何況是以盧辛君呢。在我知道都麗亞的時候，她並不是那種人……自然，她現在還是那樣的！是的，司維特里喀羅夫一家人是苦頭，那是不能否認的！爲着二百塊盧布在外省當一個家庭教師，消磨自己

的一生，是一件苦事，但是我知道，我的妹妹爲着她一己之利，她無寧給殖民者做一個黑奴，或者是德國主人的一個萊特人，也不肯自己永遠爲她所不尊敬的，她所毫無關係的人所約束，以侮辱她的靈魂和她的道德的尊嚴。倘若盧辛君是純金的人，或是一塊巨大的金剛鑽，她也絕不會答應作他的正式的小老婆的。那麼她爲什麼答應呢？要點是在那裏呢？解答是怎樣呢？這是明顯極了的：倘若爲着她自己，爲着她的安逸，她是不願賣去自己以救她的生命的，她那樣辦，乃是爲着別的一個人！爲着她所愛的一個人，爲着她所崇拜的一個人，她將賣去自己！那一切事就等于這樣，爲着哥哥，爲着母親，她將賣去自己！她將賣去一切！在這樣情況中，我們「若是必須的話，便壓制我們的道德的感情」，甚至把自由、安靜，良心，一切一切都帶到市場去賣了。倘若我的親愛的人們可以幸福了，就不管我的生活吧！並且，我們想出自己的道學理論，我們學做耶穌教徒樣子，有一個時期或者我們能夠安慰自己，能夠使我們自己相信，爲着仁慈的目的，的確應該這樣做。我們就是那樣的，這像日光一樣地明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

涅珂夫就是這件事情的中心人物，這是顯然的。哦是的，她能夠造成他的幸福，使他繼續在大學裏讀書，使他在事務所裏成爲一個同夥，使他整個的將來穩定；或者他以後甚且可以成一個富人，爲人欽仰，爲人尊敬，甚且可以在一生終結成爲一個名人！但是我的母親呢？一切都是羅提亞，寶貴的羅提亞，她的最大的孩子！爲着這樣一個兒子，誰不願犧牲這樣的一個女兒呢？呵可愛的，太偏的心眼兒呵！怎麼；爲着他的緣故，我們甚至于不願避免索尼亞的命運。索尼亞，索尼亞·瑪爾美拉陀夫，只要世界存在，你便是永世的犧牲者。你們兩個會仔細地估計了這種犧牲嗎？那是正當的麼？那你們能夠忍受麼？那有什麼用麼？那其中有意義麼？讓我告訴你，都麗亞，索尼亞的生活並不比和盧辛君一起過活更壞。母親寫信道，「談不到愛的問題」。倘若連尊敬也不會有怎麼辦呢，倘若正相反，却有嫌棄，侮藐，憎惡，那麼怎麼辦呢？那麼你也將必須「維持你的外表」了。不是這樣麼？你明白那漂亮是什麼一回事麼？你明白盧辛的漂亮和索尼亞的正是什麼一回事麼，而且或者更壞，更卑污，更下流，因爲按你的情形講起來，都麗

亞，那究竟是爲多餘的舒適而打算，但是在索尼亞，那簡直是餓死的問題！都麗亞，那漂亮是必須付與高的代價的！倘若那後來使你受不了，倘若你後悔，怎麼辦呢？那麼更只有傷心，悲苦，詛咒，眼淚，爲舉世所不知，因爲你不是一個瑪爾法·彼得羅夫那。那時你的母親將覺得如何呢？就是現在，她都不安，她都煩惱了，但是當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時候，那時她將怎麼樣呢？而且我呢？是的，的確，你以爲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我不要你的犧牲，都麗亞，我不要那，母親！那不行，只要我活着，那不行，那不行！我不接受！」

他忽然在沉思中停止住，不動地站着。

「那不行麼？但是你怎麼辦，好去防止那事呢？你將禁止那事麼？你有什麼權利呢？你在你這方面能允許她們什麼條件，使她們給你這樣的一個權利呢？你的一生，你的整個的將來，你將供奉她們——在你讀完你的學科，得到一個位置的時候麼？」是的，那一切我們先前全已經聽過了，那全是未知數，但是現在呢？現在一定要做點事了，現在，那你明白麼？你現在在作什麼？你是靠着她們過活。

她們以她們的一百二十塊盧布的卹金借債。她們從司維特里喀羅夫們那裏借債！你如何去救她們脫離司維特里喀羅夫們，脫離瓦西里·伊凡羅維支·瓦如洵！你是將來的富豪宙斯，你將排佈她們的生活。再十年麼？再十年母親將因打披肩把眼弄瞎了，或者也因為哭泣的。她將因挨餓消瘦成一個影子；我的妹妹呢？試想片刻，在十年中你的妹妹會變成什麼樣呢？在那十年之中她將遭遇什麼事故呢？你能夠料想麼？」

他以這樣的問題，苦惱自己，愚弄自己，甚至當做一種享樂，然而所有這些問題並不是突然來到他面前的新問題，牠們都是舊的熟悉的疼痛。從牠們開始苦惱而且裂着他的心以後，到現在已經好久了。好久，好久以前，他目下的苦痛便發生第一次的開端；這苦痛長大了，湊聚起來了，牠成熟了，集中了，直到牠成爲一種可怕的，野性的，和幻想的問題的形式，苦惱着他的心靈和理智，固執地要求着要解答。現在他的母親的信好像霹靂一聲雷打着他的頭上。顯然，現在他不應該祇是以判斷來煩惱自己，消極地遭受苦痛而愁着問題不能解決，他必須作

點事情，立刻作，快快做。無論如何他必須決定一件事情。

「或者是完全把人生棄却了！」他在一陣瘋狂中，忽然喊道——「順從地承受現實的命運，最後地一次，而且將一切窒死于自己的心中，放棄所有對於行動，生活，和愛情的權利！」

「你明白麼，先生，當你絕對沒有地方去的時候，你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麼？」昨天瑪爾美拉陀夫的問題忽然來到他的腦中，「因為每人必須有一個地方去。……」

他忽然發了一陣抖：另一種思想，他昨天所懷的，此刻又蕩入他的腦海了。

但是他對於重現于他心中的這思想並不發驚，因為他知道，他「預先感覺到」，那思想一定要回來的，他期待着哩；並且，那完全不是昨天的思想。不同之點是在這，一月以前，甚至于在昨天，那思想還是一個純粹的夢想：但是現在……現在那看來一點也不像一個夢想，而是一種新的，可怕的而且十分生疎的形狀，而且他自己忽然覺着了。……他覺得腦中有着陣陣鎗擊，在他的眼前有着陣陣黑暗。

他急促地四望，他在探尋什麼東西。他想坐下，尋找一條長槓；那時他正順着K大路走着。約在他前面一百步遠有一條長槓。他盡力趕快地往那裏走去；但是在路上他碰見一件小小的偶遇的事，吸住他一切的注意。在他找尋長槓的時候，看見了有一個女人在他前面約二十步遠走着，但是起初，他對她並未予以任何的注意，不過等于在他面前閃過的一切物體而已。他經過許多次，往家去，不注意他所走的路，而且他是慣于那樣走路的。但是在他前面的女人，在頭一眼看來有些十分奇怪，以致他的注意漸漸地釘在她的身上，起初是勉強地而且彷彿是有些遺憾，以後是越發越發專心地。他感覺着有一種突然的欲望，要明白這女人如此奇怪是怎麼一回事。第一層，她看來像一個十分年輕的女子，她在這樣大熱天走着，露着頭，沒有打傘，沒有手套，兩膀可笑地左右搖擺着。她穿着一件輕綢料作的長衣服，但是穿得歪歪扭扭，彷彿勉強<sup>●</sup>上似的，緊靠着腰部：一大塊都裂開了，懸掛着。一條小小的頸巾掛在她的光光的頸上，但是歪向一邊了。這女子又是不穩地走着，東倒西歪的。她最後引起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全部注意。他

和這女子就在槓子旁邊碰見了，但是她到了的時候，便倒向長槓的一邊去；她的頭倚在靠背上，閉着眼，顯然是十分疲乏了。他接近地瞅着她，立刻便看出來她完全醉了。那是一個奇怪的可怕的形象。他差不多不能相信他不是錯誤了。他在面前看見一個十分年輕的淡髮的女子的臉——十六，或者不過十五歲大，一幅漂亮的小臉兒，但是發紅，看來難受的樣子，而且彷彿發腫。這女子好像差不多就不知到她自己在幹什麼；她把這一條腿橫放在那一條腿上，無禮地抬起來，顯出各種不知道她是在大街上的樣子。

拉思科里涅珂夫並沒有坐下，但是他覺得不願走開，站着迷惑地面對着她。這條林蔭大路從前有許多入常到的；現在，兩點鐘的時候，在悶熱中，這裏是十分冷落的。然而在大路的那一邊，約離有十五步遠，一個紳士在側道邊停下，他也顯然地懷着自己的什麼目的想走近這女子。他大概也在遠處看見了她，跟着她，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防礙了他。他忿怒地瞅着他，雖說他要避免他的注意，他不耐煩地等着機會，直到那不受歡迎的穿着破衣的人走開為止，事情是很明顯

的。那紳士是一個肥壯矮胖的人，約有三十歲，穿得很時髦，面色鮮紅，唇紅，嘴上還有鬚。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怒不可遏了；他忽然想用什麼法子來侮辱這個肥胖的花花公子。他暫時離開這女子，向那紳士跟前走去。

「嘿！你個司維特里喀羅夫！你在這裏有甚麼事？」他喊着，握着拳，惡狠狠地笑着，嘴唇上濺着泡沫。

「你要怎麼樣？」那紳士在傲慢的驚異中皺着眉毛，嚴厲地問道。

「滾開，我就是耍這麼樣。」

「你敢麼，你個下賤的東西！」

他舉起一根手杖。拉里科里涅珂夫並沒有想那強壯的紳士是像他自己那樣兩個人的對手，便握拳直向他衝去。但是在那時有人從後面把他抓住，一個巡警站在他們中間。

「得了，先生，請不要在公共的地方打架。你要怎麼樣？你是誰？」他嚴厲地問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他的破衣服。

拉思科里涅珂夫注意地看着他。他有着了一幅直爽，懂事的，當兵的臉，帶着鬍和兩邊鬍子。

「你就是我需要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抓住他的膀臂喊道。「我是一個大學生，拉思科里涅珂夫。……那你也可以知道的，」他接着向那個紳士說，「過來，我有件事情指給你看。」

你拉着警察的膀臂，引他到那長橙去。

「看這裏，醉的無望了，她剛到這林蔭路上來。她是誰，是什麼種人，誰都難講，她却不像一個有職業的人。比較更可信是她在什麼地方被灌了酒受騙了：

……頭一次……你明白麼？他們就讓她像這樣子到大街上來。你看她的衣服裂開的樣子和那穿的樣子；是別的什麼人給他穿上的，她沒有自己穿，而且是被生疏的手穿的，被一個男人的手穿的；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請看這裏：我並不認識我要去和他打架的這個花花公子，我是頭一次看見他，但是他也盯着她在大路上走，此刻她已經是醉醺醺的，不知道她自己在作什麼，現在他非常想走過來把

她弄到手，當她在這樣情況中的時候，把她弄到什麼地方去……那是的確的，相信我，我並不錯的。我自己看見他注意着她，跟着她，但是我防礙了他，他正等着我走開哩。現在他走開一點了，站着不動，假裝捲着一隻紙煙。……你想，我們如何能夠使她不至於落入他的手中，我們如何把她弄回家呢？」

警察在一剎那間便看清這一切了。那肥胖的紳士的神情是很明顯的，於是這女子便留下了。警察彎腰更接近地觀察她，一種真實的憐憫表現在他的臉上。

「唉，多麼可憐！」他搖頭，說道——「她是十足的一個小孩子！她受騙了，你立刻便能夠看出來。聽我說，小姐，」他開始叫她，「你住在那里？」那女子睜開她疲倦的想睡覺樣子的眼睛，漠然地注視問話的人，揮着手。

「這裡，」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在他的口袋里摸，找到二十個戈貝克，「這裡，叫一輛車，告訴車夫把她送到她的住處。祇要我們能知道她的住處！」

「姑娘，姑娘！」警察拿了錢，又開言道。「我去給你叫一輛車來，我自己把你送回家。我把你送到什麼地方呢？你住在那里？」

「滾開！都圍着我……，」那女子低聲說，又揮她的手。

「啊呀，啊呀，多不好呵！那醜呀，姑娘，那是一種羞醜呀！」他又搖頭，覺得害羞，同情，而且憤慨。

「這是一個難題，」警察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以迅速的斜視上下地打量他。在他看來一定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穿着破衣服，却遞錢給他！

「你雖這很遠就碰見她了麼？」他問他。

「我告訴你她在我前面走，搖搖擺擺的，就在這里，在大路上。她就是剛才來到這座位，便倒在上面。」

「唉，可恥的事情現今世上都作出來，天爺！像這樣糊塗的孩子，已經醉酒了！她受騙了，那是一定的事情。並且你看她的衣服怎樣裂開的。……唉，缺德的事現今都看見了！大概她也是好人家的，大約是窮人家出來的。……現今有許多像那樣的。並且她外貌看來是文雅的，彷彿是一個小姐似的，」他於是又躬下

要看她。

或者他有女兒們長大像那樣，『外貌看來像小姐而且文雅』，假裝嫻雅漂亮。……

『重要的事情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堅持道，『要使她不至於落到這個痞子的手中！爲什麼他還要侮辱她！他想什麼，那是像大天白日一樣地明顯；唉，那畜生，他還不走開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說着，並且用手直接指着他。那紳士聽見他說的話了，彷彿又要勃然大怒似的，但是主意一變，限制自己僅顯出一幅侮藐的臉色。他於是慢慢地走開了十步，又停住了。

『我們能夠使她不至於落入他的手中，』巡警審思地說，『只要她告訴我們把她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事實上……。姑娘，嘿，姑娘！』他又躬下腰看她。

她忽然睜大眼睛，注意地瞅着他，好像真覺着什麼事情了，從座位上起來，向她所走來的方向走去。『可恥的惡漢子們，總是圍着我！』她說，又揮她的

手。她快步地走着，像先前一樣搖搖擺擺的。那花花公子跟着她，但是順着另一條甬路走，把眼光注在她身上。

「莫要焦心，我不讓他把她弄到手的？」警察決然地說，他動身去跟着他們。

「唉，缺憾的事現在都看見了！」他大聲重說一遍，嘆着氣。

在那瞬間有陣東西彷彿刺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之間一陣完全陡變的感情在他心中發生了。

「嘿，這里，」他在警察後面喊道。

警察回過頭來。

「由他們吧！那與你有什麼關係？由她去吧！由他自己開心吧！」（他指着那個花花公子）。「那與你有什麼關係？」

警察弄昏了，大張眼睛凝視着他。拉思科里涅珂夫笑起來。

「唔！」警察叫道，揮着手，他便跟在那花花公子和那女子後面走，大概把

拉思科里涅珂夫常作一個瘋子或甚且比瘋子更壞的什麼人。

「他把我的二十個戈貝克拿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剩下獨自一人的時候，他生氣地低聲說道。「唔，讓他從那個傢伙那里再拿這些錢，把那女子和他放過，這樣便把那事結束了罷。我爲什麼要去幫助呢？要我來幫助麼？我有權利來幫助呢？讓他們彼此活活吃掉罷——那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怎麼敢給他二十個戈貝克？那錢是我的麼？」

不管這些奇怪的話，他覺得非常苦惱。他在冷落的長櫬上坐下。他的思想是茫然的……在那時他覺得將心思注定在任何事情上都困難。他想把自己完全忘掉，把一切事物都忘掉，於是好醒來重新開始生活……

「可憐的女子！」他看着她曾坐過的那空的長櫬的一角，說道——「她將蘇醒過來哭泣，于是他的母親將發現……她將給她一頓打，一頓可怕可恥的打，于是或者把她趕出家門。……即使她不趕她，達利亞·法蘭索夫那之流將得到風聲，那女子不久便要暗中溜往各處去……於是直接便是醫院（那般有着非常正派的母

親，而暗中走錯路的女子們的命運，永遠是那樣的。於是……又是醫院……酒館……再醫院，兩三年中——一件破貨，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她的一生便算完了。……我沒有看見過像那樣的女子麼？她們如何被弄到那步田地？她們全是那樣弄到那步田地的。啊呀！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據說那是應當那樣的。他們告訴我們，說百分之幾每年一定要……像那樣……墮落的，我想，因此其餘的人們可以依舊是純潔的，不妨害他們的。百分之幾！他們說的是多麼堂皇的話；這些話頭是如此合乎科學，如此使人安慰。……你只要一說了「百分之幾」，便再沒有什麼驚心的了。倘若我們說無論什麼別的話……或者我們會覺得更不安些。……但是倘若都麗亞就是這百分之幾中的一個，怎麼辦呢！若不是那個而是屬於另一個百分之幾，怎麼辦呢？

『但是我往那里去呀？』他突然想道。『奇怪。我出來是要作件什麼事情的。我剛一讀完信，就出來了。……我是往瓦綏涅夫斯基島去，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就是那麼一回事，……現在我想起來了。不過，幹什麼呢？現在因為什麼使

我想起往拉如密亨那里去呢？這真怪。」

他覺得他自己奇怪。拉如密亨是他在大學的一個老同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大學里差不多是什麼朋友都沒有，那是可以注意的；他遠離着每個人，誰他也不去看，無論誰來看他，他都不歡迎，的確人人不久便都不理他了。他不參加學生集會，娛樂，或談話。他勤奮地，不顧自己地用着功，他爲着這點受人尊敬，但是沒有人喜歡他。他是很窮的，他有一種目空一切的驕傲與矜持，好像他蘊藏着什麼祕密似的。他在他的幾個同學看來，他是輕看他們，把他們全當作小孩子彷彿他在進展，知識和堅信上，都比他們強，彷彿他們的信仰和興趣都在他之下。

他和拉如密亨很好，或者至少他和他較坦率些而且較愛談話些。實在，和拉如密亨不好是不可能的。他是一個特別活潑而且坦白的青年，和善的到了傻氣的地步，不過在這傻氣之下，却並隱藏着深邃與尊嚴。他的優秀的同學們明瞭這點，他們都喜歡他。他極其有見識，雖說他有時確實倒是一個傻瓜。他具有驚人

有外表——高高的，瘦瘦的，黑頭髮，臉是永遠刮不好的。他有時喧鬧，而且以有大力聞名。一夜，他外出和一羣朋友在一道，一拳把碩大的警察打倒仰臥着。他的酒量是無限的，但是他也能夠完全不喝酒；他有時鬧得太凶了，但是他能夠完全不鬧。拉如密亨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沒有什麼失敗使他苦惱，彷彿好像沒有什麼不順的環境能壓倒他似的。無論什麼地方他都能夠住，能夠忍受極度的冷與餓。他是很窮的，完全靠着這種那種的工作所能掙來的錢養活自己。他知道無限的掙錢的方法。有一次他過一整個的冬天沒有燒火爐子，常常聲言他更愛這樣，因為人在冷空氣中睡的更熱。目下他也被迫捨棄了大學，但是那只是暫時的，他以所有的力量急於改善自己的狀況，好繼續讀書。拉思科里涅珂夫在上四個月都沒有去看他，拉如密亨連他的住址也不知道。約在兩月以前，他們在街上遇見，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開了，甚且走到另一邊去，好使自己不會被他看見。拉如密亨雖說看見他了，但是他從他旁邊走過去，因為他不願驚擾這個朋友。

## 第五章

「自然，我近來有意思要往拉如密亨家去找事情作，要他給我找點功課教或別的什麼事情作……」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但是現在他於我能有什麼用處呢？假使他給我找到功課教，假使他將他最後的一點錢和我分用（倘若他有一點錢的話），甚至能買雙靴子，把衣服弄整齊，好去教書。……哼……唔，那麼怎麼樣呢？我所掙來的幾個銅幣于我有什麼用呢？現在那不是我所需要的了。往拉如密亨那里去，我真可笑。……」

他現在爲什麼往拉如密亨那里去這個問題，攪擾他甚且甚於他自己所感覺的；他對於這種顯然平常的舉動，不安地總是尋求着不祥的意義。

「我能夠希望藉着拉如密亨一人把事情一切弄好，找到一個出路麼？」他驚

訝地自問道。

他沉思着，摩着他的前額，說來奇怪，經過長久思索之後，突然，彷彿自然而地，意外地，一種奇怪的思想來到他的腦中。

「哼……往拉如密亨家去，」他忽然鎮定地說，彷彿得到了最終的決定似的。「自然我要往拉如密亨家去，但是……並非現在。在「那件事」的第二天，在「那件事」完了，一切事情都重新開始的時候……我要往他那里去的。……」忽然他確切地覺着了自己在想着什麼事。

「在「那件事」以後，」他從板橙上跳起來，喊道，「但是「那件事」真要發生麼？真要發生，可能麼？」他離開梘子，幾乎開跑地走開了；但想回去，往家去，但是回家的思想忽然使他發生劇烈的厭惡；在那個小屋裏，在他的那個怕人的小櫃裏，「這件事」在過去有一個月在那裏面成熟了；他無目的地往前走。

他的神經的戰慄變成一種熱病樣的戰慄，他覺得抖顫；天氣雖然很熱，他覺得發冷。他帶着一種努力，由於內心的渴望，幾乎不知不覺地開始注視他前面的

一切事物，彷彿極力找什麼東西來分他的注意力似的；但是他沒有做到，於是時時刻刻地陷入凝思中。當他一驚又擡頭四望的時候，他立刻把他剛才所想的什麼事，甚至於他走過哪里，都忘記了。他這樣地一直走過瓦綏涅夫斯基島，來到小尼瓦河，過了橋，轉向小島走去。這碧綠與新鮮對於他的疲倦的眼起初是很喜歡，因為他的眼睛是習慣了城市的灰塵，石灰氣，和龐大的，相擠而相壓的那些建築物的。這裡沒有酒館，沒有悶人的氣悶，沒有臭氣。但是不久這些新的快意的感觸又變成病態的和刺激性的了。他有時對着一座立於綠葉叢中的油漆得華麗的夏季別墅，停下來，他從圍牆往裏看，他遠遠看見迴廊和望臺上的穿得漂亮的女人，和在園中跑的小孩子們。鮮花特別引他注意；他看花比看什麼都看得更久。他又遇見華美的馬車，和騎馬的男女；他以好奇的眼光注視他們，然而在他們還沒有從他的視界逝去的時候，他便把他們忘記了。有一次他站着不動，數他的錢；他自己看還有三十個戈貝克。『給警察二十個，爲那封信給那思泰莎三個，那麼我昨天一定給了瑪爾美拉陀夫們四十七個或五十個了，』他想，不知道

爲什麼緣故計算起錢來，但是不久他便忘記自己把錢從口袋裏掏出來是爲了什麼。在經過一家飯店或卽酒館的時候，他想起來了，覺得餓了。……他走進酒館，喝一杯伏得加酒，喫一個包子。在他走開的時候，他才把東西吃完了。好久他都沒有喝伏得加酒了，雖說他僅只喝了一杯，立刻便在他身上發生效力。他的兩腿覺得沉重，他非常想睡。他轉回家去，但是他到了彼得羅夫斯基島的時候，完全疲困的停住了，離開大路，走入了灌木叢，倒在青草上，立刻便熟睡了。

在一種腦筋的病態中，夢時常特別顯著，鮮明，而且異常像現實。有時創造出來奇妙的景象，但是夢境的情況和過程是如此逼真，充滿如此精細的，如此出乎意外的瑣事，而這些瑣事是美妙地配合着夢境的一切；作夢者即使是像普希金或甚至於像屠格涅夫的一個藝術家，也決不能在醒境中杜造出來的。這樣病態的夢永遠長留在記憶中，並且在一個人的散漫的，已經受了刺激的心神上發生一種有力的印象。



拉思科里涅珂夫作了一個怕人的夢。在夢見他回到他的童年，在他出世的小城中。他是一個約有七歲大的孩子，在一個假日的傍晚和他父親一塊兒在城外遊逛。那是一個灰色的陰沉的日子，那個地方正如他所記憶的，實在他在夢中所想起來的那個地方，比他在記憶中所想起來的，活現得多了。小城建在像手掌一般開朗的平原上，旁邊甚至於連一棵楊柳樹都沒有；只是在遠遠的天邊，有一座發黑的矮林。在最後的一個菜圃過去幾步路有一家酒館，一家大酒館，當他和他父親一同遊逛走過的時候，那酒館永遠在他心中惹起一種嫌惡的，甚至於恐懼的快感。那里總是有着擁擠的羣衆，總是喊嚷，狂笑與詬罵，逆耳的破聲的歌唱，而且時常打架；醉醺醺的和面貌可怕的的人們常常在那酒館的四圍蕩來蕩去，當他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常緊靠着他父親身邊，渾身發抖。靠近那酒館有一個小鎮，一條塵土飛揚的路，並且那路上的塵土永遠是黑的。那是一條彎曲的大路，再走約三百多步，便往右轉向墓地去。在墓地中央建有一座石砌的教堂，上有綠色的圓頂，他常一年往那里去兩三次，和他父親母親一同去做彌撒，舉行紀念他祖母

的禮，他祖母死去很久了，他從未看見過她。在這些時會，他們常帶來用餐巾鋪着的一個白碟子，盛着特別的一種米糕，插上葡萄乾子，米上並凹下去一個十字，他愛那教堂，舊式的未裝飾的聖像，和擺着頭的老牧師，靠近那以石碑爲記的祖母墳墓旁邊，是一個他弟弟的墳墓，他六個月大就死了。他一點也不記得他，但是聽人說他有過一個小弟弟，他無論什麼時候到墓地來，他常虔誠地恭敬地對着墳墓在自己身上畫十字，鞠着躬，吻那小小的墳墓。現在他夢見他和他父親一道正經過酒館往墓地去；他握着他父親的手，帶着恐怖看着酒館。一種特別的景况吸住他的注意：那里彷彿鬧着什麼一種宴會，有着擁擠的羣衆，穿得華麗的小市民的老婆們，鄉下女人們，她們的丈夫們，以及各色各樣的最下等的人，都唱着，都多少有些醉了。靠近酒館入口有一輛四輪車，一輛奇怪的四輪車。那是一種常爲曳重車的馬拉着，上面裝着酒桶或別的大四輪車。他永遠愛看那些曳重車的大馬，披着大鬃毛，粗的腿，慢勻的步伐，不顯費力地曳着一座大山走，彷彿拖着一個重載走比不拖還容易些似的。但是現在，說來奇怪，在這樣

的一輛大四輪車，却套上了一匹瘦小的，栗色的牲口，是農人的一匹小馬，他常看見那些小馬在木料或乾草的重載之下，竭他們所有的力量，尤其是當車輪陷入泥中或車轍中的時候。農人便非常殘酷地用鞭子打牠們，有時甚且在鼻子眼睛上面打，他覺得非常可憐，非常可憐牠們，他幾乎哭起來了，他母親總是常把他從窗戶那里拉過來。忽然便是一陣吶喊，唱歌和三角琴的喧囂，一羣高大的很醉的鄉下人從酒館裏出來，穿着紅和藍的襯衣和外套，披在肩上。

「坐進去，坐進去！」其中有一個年輕的粗頸子的鄉下人，肥碩的，血色的臉，紅得像紅蘿蔔，他喊道。「坐下吧，我把你們都可以送到！」

但是立刻在羣衆中發出一陣大笑和歡呼。

「用那樣的一匹牲口把我們都送到！」

「怎麼，米珂里加，用那樣的一匹小馬來拉這樣的一輛重車，你瘋了麼？」

「這母馬的確有二十歲年紀了，伙計們！」

「坐進來，我把你們都拉到，」米珂里加頭一個跳上車，握住手韁，在前面

直挺的站着，又喊道。「栗色馬跟瑪特維去了，」他從車上喊道——「這匹牲口正傷我的心哩，伙計們，我覺得彷彿我要殺掉牠似的，牠吃的糧食都白費了。我告訴你們，坐進來！我要使牠飛跑！牠要飛跑！」他拿起馬鞭，高興地準備着鞭撻那匹小母馬。

「坐進來！快來！」羣衆大笑起來。「聽見了麼，牠要飛跑！」

「真的飛跑！上十年牠都沒有飛跑過一次了！」

「牠要跳起來呢！」

「莫管牠，伙計們，你們各人拿一根鞭子，準備！」

「對了！鞭牠！」

他們都喧嚷着上了米珂里加的車，大笑着，鬥着趣。六個人進去了，還有空位再裝人。他們拖進來一個肥胖的，兩頰緋紅的女人。她穿着紅棉布衣服，戴着嵌鑲珠子的頭巾，穿着華麗的靴子，她剝着乾果，大笑着。圍繞着他們的羣衆也在大笑，而且實在，他們如何能自禁不笑呢？那不幸的小馬要曳着他們一切重載

飛跑！車中兩個青年漢子正準備好鞭子幫米珂里加的忙。「走」的一聲喊，小馬用牠的全力曳，但是離跑遠着哩，差不多都不能往前移動；牠用牠的兩腿掙扎，喘着氣，縮避着那像冰雹一般驟落在牠身上的三根鞭子的抽打。車裏與羣衆中的大笑聲更加倍地大了，但是米珂里加勃然大怒，頻頻地鞭打那匹馬，好像他以為牠真能飛跑似的。

「伙計們，讓我也進去，」羣衆中有一個貪慾的青年人喊道。

「進來，都進來。」米珂里加喊道，「牠要把你們都曳着，我要打牠！」他鞭了又鞭那匹馬，怒得發狂了。

「父親，父親，」他喊道，「父親，他們幹什麼？父親，他們打那可憐的馬兒！」

「走吧，走吧！」父親說道。「他們喝醉了，他們傻，他們在胡鬧；走，莫要看！」他要把他拉走。但是他從他的手扯開，嚇得失措了，跑到馬跟前。那可憐的牲口情形很不好。牠喘着氣，站着不動，於是又竭力曳，幾乎倒下了。

「把牠打死，」米珂里加喊道，「就這樣了。我要毀了牠！」

「你幹什麼，你個鬼東西，你不信教麼？」羣衆中有一個老年人喊道。

「無論那一位看見過像這樣的事麼？那樣的一匹可憐的小馬拉這樣的一輛重車，」另一個人說。

「你要把牠制死了，」第三個人喊道。

「莫管閒事！這是我的財產，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坐進來，你們再進來些！進來，你們都進來！我一定要使牠飛跑着走！……」

立刻之間笑得喧闐起來，把一切都蓋住了：小馬禁不了頻頻的抽打，開始無力地踢着。就連那老年人也不禁微笑。試想那樣一匹可憐的小牲口還要踢人哩！羣衆中有兩個青年人，抓起鞭子，跑到馬跟前打牠的兩肋。兩個從兩面跑來。

「照牠臉打，照眼睛，照眼睛，」米珂里加喊道。

「給我們唱一個歌，伙計們，」車中有一個人喊道，於是車中的人都加入唱

一催騷鬧的歌，打璫着帶鈴的小鼓，吹着嘯子。那女人照舊剝着乾果，大笑着。……他跑到小馬旁邊，跑到牠的前面，看見他們照着牠的眼睛打，正照着眼睛打！他哭着，他的心激動着，眼淚湧流着。其中有一個人橫照他臉給他一鞭子，他並沒有覺着；他扭着手，號叫着，奔向那長着斑白鬚鬚的白髮老人跟前去，那老人正搖着頭，叱責着這一切。一個女人抓住他的手，想把他拉走，但是他從她手中扯開，又跑回到那小馬跟前去。牠幾乎就剩最後一口氣喘了，但是牠又踢起來。

『我就是惡鬼，』米珂里加兇悍地喊道。他把馬鞭拋下，躬身從車底下拾起一根長的粗杠子，他用雙手抱着一頭，用力在小馬身上揮。

『他要把牠打毀了，』他四圍的人喊道，『他要把她制死了！』

『這是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他將木杠一揮打下去。發出了一陣沉重的揮打的聲音。

『打牠，打牠！你爲什麼停下了？』羣衆中的人聲喊道。

米珂里加第二次揮動木杠，又第二次地打在那不幸的小馬的脊骨上。牠往後臀坐，但是用牠全力，向前曳，先曳這一邊，又曳那一邊，要把車拉動。但是六根鞭子從各面抽打着牠，木杠又舉來，第三次地落在牠身上，於是又來第四次，沉重地對準地打下去。米珂里加大怒自己不能一下把牠打死。

「牠倒是一匹強壯的小馬，」羣衆中喊道。

「牠一會就倒了，伙計們，牠不久便結果了！」羣衆中有一個嘆賞的旁觀者說。

「給牠一斧頭！把牠完結了，」第三個人喊道。

「我來弄給你們看！站開，」米珂里加猖狂地呼喊道；他把木杠拋下，在車中彎身拾起一把尖頭鐵鋸。『注意，』他喊道，他用全力對那匹可憐的小馬打了要命的一棍。棍打下去了；小馬搖擺起來，往後坐，想要拉動，但是鐵鋸又一揮落在牠的背上，於是牠倒向地下，就像四條腿一下子被斫斷了似的。

「把牠完結了，」米珂里加喊道，他昏亂的從車上跳下來。幾個青年人，臉

也喝紅了，遇見什麼東西便抓什麼——鞭子，棍，棒，便向將死的馬跑去。米河里加在一旁站着，用尖頭鐵挺徒然地打着背脊。馬伸着頭，吸了一口長氣，死了。

「你把牠宰了吧，」羣衆中有人喊道。

「那麼牠爲什麼沒飛跑呢？」

「我的財產！」米珂里加喊道，眼睛漲着血，手中揮着鐵挺。他站着好像惋惜已經沒有誰再給他打了似的。

「那是不錯，你並不是一個教徒呵」許多話聲在羣衆中喊着。

但是那可憐的男孩子昏了，號叫着從羣衆中擠到栗色小馬跟前，樓着牠的流血的死了的頭，吻頭，吻眼，並吻嘴唇。……他於是跳起來，大怒，伸出他的拳頭向着米珂里加。在那時候，跟着他後面跑的他的父親，一把將他抓住，於是把他從人羣中帶出來。

「走吧，走吧！我們回家去，」他向他說。

「父親！他們爲什麼……制死……那可憐的馬兒！」他哽咽着，但是喘不出

氣來，言語從他悶塞的胸部成爲呼號地發出來。

「他們喝醉了。……他們胡鬧……那不是我們的事！」他的父親說。他摟着他的父親，但是他覺得呼吸塞住了，呼吸塞住了。他想要吸一口氣，呼喊出來——於是醒過來了。

他醒過來，喘着氣，他的頭髮浸在汗中，恐懼地站起來。

「感謝上帝，這只是一個夢！」他說，在一棵樹下坐下，深深地吁着氣。

「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要發什麼熱病麼？這樣的一個可怕的夢！」

他覺得他的身子完全零碎了；心裏是污濁和黑暗。他將肘節放在膝上，兩隻手抱着頭。

「天爺！」他喊道，「那能夠麼，那能夠麼，我真拿一把斧頭，照她頭上砍去，把她的腦殼劈開……我在黏質的溫熱的血泊中滑着走，扭開鎖，偷竊並且戰慄；隱藏，渾身都濺上血……拿着斧頭。……天爺，那能夠麼？」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抖得像一片樹葉子樣。

「但是我爲什麼老是像這樣呢？」他繼續着說道，又挺起身來，彷彿極端驚奇似的。「我知道我決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那麼一直到現在我爲什麼自行苦惱呢？昨天，昨天，當我去作那種……「試驗」的時候，昨天我完全實在覺得，要幹那件事，我決受不了。……那麼我爲什麼現在又想起呢？我爲什麼還疑惑呢？我昨天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我自己說那下流，可惡，卑鄙，卑鄙……一想起那件事便使我覺得不舒服，使我充滿恐怖。」

「不成，我決受不了，我決受不了！讓所有的這些推斷中都沒有可疑的，在上月我得到的一切結論都像大天白日一般地清楚，算學一般地合理。……我的上帝！無論如何我不能使自己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我不能做那件事！那麼爲什麼，爲什麼我還……？」

他站起來，驚奇地往四下望，彷彿看見自己走到這里來因而發驚似的，便向橋前走去。他臉色灰白，他的眼睛發光，他四肢無力，但是他好像忽然呼吸得容易些似的。他覺得他把那可怕的重担卸去了，那重担會這樣久地壓着他，現在忽

然在他的心靈裏感覺得輕快而平和。「主呵，」他祈禱道，「把我的道路指示於我——我放棄我那可惡的……夢想吧。」

他過橋，安寧地恬靜地凝視着尼瓦河，凝視着那灼耀的紅日的沉落的光輝。他雖軟弱，還不覺得疲倦。這好像是一個膿瘡，在他的心中長了一個月，忽然破了似的。自由，自由！他算解除那邪術，那魔法，那魅力，那煽惑而自由了！

日後，當他一分一分地，一點一點地，想起那時，和在那些天中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他迷信地牢記住一種情形，那情形本身並不是非常例外的，却以後永遠在他看來是他命運預定的轉點。他永遠不能夠明白，不能夠向自己解釋，爲什麼當他累乏了，當他回家從最近最直接的路走於他更方便的時候，他却從他所無須乎走的乾草市場回去。那是顯然地而且十分不必須的繞路，雖說並不很繞。他曾經有多少次，回家去並不注意他所經過的是什麼街，那是真的。但是爲什麼，（他老自問他自己）爲什麼這樣的一個重要的，這樣的一個能決定一切的，而同時又是這樣的一個完全拙巧的相遇，在乾草市場（他並且沒有事故往那去）發生

了？正在他一生的那一點鐘，正在那一分鐘，他正處在一種心情中，處在一種景况中，那種相遇能夠在他的全部命運上發生最澈底的最能決定一切的影響。好像那種相遇故意伏伺着他似的。

當他從乾艸市場經過的時候，約有九點鐘了。那些擺着貨棹，放着貨盤的小生意人，那些貨攤和貨店，所有市場的人都在關門，或收拾貨物，像顧客一樣，他們也要回家去了。各種各樣的小販們和衣衫襤褸的人都在乾艸市場的驕而且臭的院子裏尤其是那些酒館附近擁擠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在街上無目的地逛着的時候，特別愛這個地方和鄰近的小巷子。他的破衣服在這裡不惹起侮藐的注意，人在這裡可以穿着任何服裝走動，都不會使人見怪的。在一條K巷的拐角，有一個小販和他的老婆，排兩張棹子，上面排有毛線帶，線，花布頭巾等。他們也預備回家了，但是同一個剛到他們這裡來的相識的女子談話遲延着。這個女子就是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人們叫她理薩威泰，她是當店女主人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妹妹，拉思科里涅夫在頭一天曾到這個女當主那里當錶並做他的「試驗」……

他老早就知道理薩威泰的一切了，她也知道他一點。她是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獨身女子，高個子，拙笨，胆小，服從，而且幾乎像呆子樣。她完全是她姊姊的一個奴隸，站在她姊姊面前戰戰兢兢地，她使她日夜做活，甚且打她。她手中拿着一個包，站在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的面前，注意地聽着。他們特別熱心地談着什麼事情。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看見她的時候，他爲一種奇異的感觸所征服，彷彿極其驚愕似的，雖說這種相遇並沒有什麼可驚愕的。

「你可以替自己拿定主意，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那小販大聲說道。「明天七點鐘左右到這裏來。他們也來的。」

「明天麼？」理薩威泰慢慢地沉思地說着，彷彿不能拿定主意似的。

「的確，你多麼怕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呀，」小販的老婆——一個矮小的精幹的女人——話道。「我看你，你好像小小的嬰孩兒樣。而且她又不是你的親姐姐——不過就是一個並不同——母的姐姐而已，而且她是怎麼樣待你！」

「但是這次可莫向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說起一個字，」她的丈夫插口道；

「這是我忠告，莫要問便到我們這里來。那于你是值得的。以後你姐姐本人也可以想到的。」

「我要來麼？」

「明天七點鐘左右。他們也在這裏。你可以替你自己決定。」

「而且我們要喝一杯茶的，」他的老婆接着說。

「是的，我要來的，」理薩威泰說着，還是思量着，她開始慢慢地走開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從那走過，並沒有再聽見別的話。他輕輕地走過，沒有被看見，想要把字字都聽見。他的最初的驚奇漸漸地變為一種恐怖，有如一陣冰冷從他的背脊傳下來。他因此知道了，他忽然十分意外地知道了，第二天七點鐘時，那老女人的妹妹而且是唯一的伴侶理薩威泰不在家，那麼，正七點鐘時，那老女人便「剩下自己一人」了。

他離寓所僅有不多幾步遠。他像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那樣進去了。他什麼也不想，而且不能想；但是他忽然渾身覺得，他再沒有思想的自由了，沒有意志，

一切事情都是忽然地不可挽回地決定了。

的確，倘若他必須成年地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他也不能靠着比現在自來者更穩定的一個使計劃成功的步驟。無論如何，預先想要確切地，並且較為準確而冒險性最小，不經危險的詢問和尋索去探知，第二天，在某一個時候，一個生命被暗算的老女人在家而且確是獨自一人，那是困難的。

## 第六章

日後，拉思科里涅珂夫探明那小販和他的老婆爲什麼邀請理薩威泰了。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一個人家，到城裏來，陷于窮困，要賣家裏物件和衣服，都是女人們的東西。因爲那些東西在市場裏賣不到什麼錢，他們便要找一個說中人，而理薩威泰就是幹這種事的：她拿扣用，常是忙着，並且很有經驗，因爲她非常誠實，總是定一個公道價錢不再改的。她照例不多說話，而且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她非常順從，胆小……。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近來變得迷信了。迷信的痕跡好久之後還在他的心中存在着，幾乎是不能絕根的。在整個的這件事裏邊，他以後永遠頗以爲有什麼奇怪神祕的東西，彷彿有些什麼特別的影響與偶和存在着似的。在前一個冬天，他認

識的一個叫做坡珂萊夫的大學生，動身往哈珂夫去，在談話中偶而把老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住址給了他，恐怕他將來要當什麼東西。有好久他都沒有往她那里去，因為他教的有功課，將就着過活下去。一個半月以前他想起那住址了；他有兩件東西可當：他父親的舊銀錶，和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上有三顆紅玉石，那是他妹妹在分別的時候給他的贈物。他決定拿戒指去。當他找到那老女人的時候，他雖是關於她並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在頭一眼便對於她感覺着有一種不能克服的憎惡。他從她那里得到了兩塊盧布，在歸途中走進一個可憐的小酒館去。他要了一杯茶，坐下並且深深地凝思起來。一個奇異的思想，像鷄卵中的小雞樣，在他的頭腦中啄着，十分，十分地吸住了他。

幾乎就在他的身邊，在另一張棹上，坐着一個大學生，他並不認識他，也不記得，還有一個青年軍官和他在一塊。他們玩了一套檯球，開始喝茶。忽然之間他聽見那大學生向軍官提當主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並把她的住址告訴他。這件事本身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已經有點奇怪；他剛從她那里來，便在這裏立刻聽

見她的名字。自然，這是一件偶然的事，但是他不能除去一個不平常的印象，這里有一個人正好像向他獻殷勤似的；那大學生開始把關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的種種瑣事，告訴他的朋友。

「她是頭一等的，」他說。「你永遠能從她那里拿到錢。她像猶太人一般地富足，她一次能給你五千塊盧布，然而她也當一塊盧布的典物。我們許多同學都和她有來往。但她是一個可怕的貪得無厭的老女妖。……」

他開始敘述他是如何地惡毒，乖僻，如何地只要你的利息僅僅遲付一天，典物便失去了；她如何地給當物四分之一的價錢，而且每月在上面取五分甚至于七分利錢，等等。那大學生高談闊論，並且告訴說她有一個妹妹理薩威泰，那矮小的卑劣的老女人不斷地打她，完全把她看做一個小孩子似地奴役着，雖說理薩威泰至少有六呎高。

「那也是一個奇人，」大學生喊着，大笑了。

他們開始談論理薩威泰。那大學生帶着一種特別的喜悅說着她，不住地大笑

着，軍官帶着大大的興趣聽着，並請他打發理薩威泰去給他做點補綴的活。拉思科里涅珂夫字字都聽見了，得知了關於她的一切事情。理薩威泰比那女人小，是她的異母姊妹，是另一個母親生的孩子。她有三十五歲了。她日夜替她姊姊做活，並且做烹調洗濯等事，她縫東西賣，甚至被人僱用去擦地板，而且把她所掙的錢都給她的姊姊。沒有她姊姊的允許，無論什麼一種活她都不敢承諾。那老女人已經把她的遺囑做下了，理薩威泰也知道，按這個遺囑，理薩威泰一文錢也得不着；除了家具如椅子等等而外什麼都沒有；所有的錢都遺給N省的一個修道院，好使永遠有人爲她祈禱。理薩威泰屬於小市民層，而不是一個有身份的女子，沒有結婚而且外貌蠢笨得怕人，高得出奇，長長的一雙腳看來好像往外彎似的。她總是穿着破羊皮鞋，然而外貌還乾淨。那大學生所表示最驚異最有趣者，乃是理薩威泰總是懷孕這件事。

「但是你不是說她醜得可怕麼？」軍官說道。

「是的，她的皮色那麼灰黑，而且她看來好像一個兵士裝扮起來了似的，但

是你知道她一點也不討厭。她有着那樣的一幅溫和的面孔和眼睛。溫和得驚人。那證據就在這，許多人都喜歡她。她是那樣的一個柔軟的，溫和的人，甘心容忍任何事情，總是願意，一切事都可以承受。而且她的微笑實在是很可愛的。」

「連你也喜歡她麼？」軍官笑了。

「由于她的奇怪。不，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倒想殺了那該死的老女人，搶了她的錢，我向你担保，我並沒有一點點兒良心上的悔痛，」那大學生熱心地繼續着說。軍官又大笑起來，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却打戰了。這是何等地奇怪！

「聽着，我要問你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大學生熱切地說道。「自然方才我是說笑話，但是試想這點；在一方面是一個愚蠢的，無情的，無價值的，惡毒的，有病的，可惡的老女人，不僅是無用，而且相反地，對大家都有害，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爲什麼活着，而且無論如何，她一兩天自己就要死的。你明白麼？你明白麼？」

「是的，是的，我明白，」軍官答着，注意地瞅着他的興奮的伴侶。

「唔，那麼你聽着。在另一方面，年青的，新生的力量因為無助而被扔掉，而且具成千成萬的，到處皆是！靠着那老女人的注定給一個修道院裏的錢，一百個一千個好事都可以做了，可以受輔助了！成千、成萬的人，都可以上了正路；成百的家庭都可以從貧乏中，從腐爛中，從滅亡中，從罪惡中，從花柳病醫院中救出來——都用她的錢。殺了她，拿了她的錢，藉着這錢自己獻身于爲人類服務，爲全體謀利益。你以爲如何，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個微小的罪過抹去麼？犧牲一條性命，成千成萬的人便都可以從敗壞中救出來。一死換百生——這是簡單的算學！並且，在生命的權衡上講，那癆病的，愚蠢的，乖戾的老女人的生命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個虱子，一個黑甲虫的生命而已，事實上更不如，因爲那老女人還害人。她還吮食別人的生命；日前她由于惡狠咬理薩威泰的手指頭；那手指頭幾乎都要咬斷了！」

「自然她不配活着，」軍官說道，「但是事實上，這是自然的事。」

「唔，老兄，但是我們必須修正而且指揮自然，倘若不是這樣，我們將溺于

偏見的海洋中了。倘若不是這樣，那連一個偉人也從來不會有的。說什麼「責任，良心」——我並不想說一點反對責任與良心的話；——但是要點乃在於我們如何解釋牠們。且慢，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聽着！」

「不，你且慢，我要問你一個問題。聽着！」

「好罷！」

「你高談闊論遠了，但是告訴我，你「自己」願把那老女人殺掉麼？」

「自然不了！我只是辯明那件事的正當。……那于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以為，倘若你自己不願幹那件事，那就沒有什麼正當不正當。……我們再來玩罷。」

拉思科里涅珂夫特別地激動了。自然，那都是通常的青年氣的談話與思想，如同他先前所常聽見的，不過那祇是以其他的方式說出和關於其他的題目而已。但是爲什麼正當他自己腦中懷着……「完全同樣的意思」的時候，他碰巧聽見這樣的一種談論和這樣的意思呢？爲什麼，正當他放下關於老女人的初起的念頭的時

候，他便立刻遇到談論老女人呢？這種湊巧同時發生的事永遠在他看來是奇怪。酒館中的這場普通的談話在事態的以後的發展上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彷彿其中真有什麼預定的事情，什麼引導的暗示似的。……

他從乾草市場回來的時候，便奔向沙發去，他坐了整整一個鐘頭沒有動。同時天黑了；他沒有臘燭，而且實在他並沒有想起點燈。他永遠不能想起他在那時曾否思想着什麼事情沒有。最後他感覺到一種先前有過的熱病和寒戰，而且他帶着安慰地想到自己還可以在沙發上躺下。不久沉重的瞌睡臨到他的身上，彷彿把他壓服似的。

他睡的時間特別長久，而且沒有做夢。那思秦莎第二天上午十點鐘到他房裏來，費力地把他喚醒。她替他拿茶和麵包進來。那茶又是第二遍泡的茶，又是用她自己的茶壺。

『我的天爺，看他睡的！』她憤忿地喊道。『他永遠是酣睡着。』

他勉強起來。他的頭痛，他站起來，在樓頂上走了一圈，又倒在沙發上。

「又去睡，」那思泰莎喊道。「你病了麼？」

他不回答。

「你喝點茶麼？」

「以後再喝，」他勉強說着，又閉起眼睛，轉身向牆。

那思泰莎在他身邊站着。

「或者他真是病了，」她說着，轉身出去了。她在兩點鐘時候又端着湯進來。他像先前一樣躺着。茶放着沒有動。那思泰莎確實生氣了，開始忿怒地把他

喚醒。

「你三什麼總是死睡着！」她喊道，討厭地瞅着他。

他起來，又坐下，但是一語不發，注視着地板。

「你是不是病了？」那思泰莎問道，然而又沒有得到回答。「你不如出去吹

一吹風，」她停了一會說道。「你吃不吃？」

「以後才喫，」他無力地說。「你去吧！」

他揮手叫她出去。

她稍停了一時，帶着憐憫地看一看他，於是出去了。

幾分鐘之後，他睜開眼睛，長久地看着茶和湯。他於是拿麵包，拿起匙子，開始吃起來。

他喫了一點，三四匙子湯，不想喫，彷彿機械地喫着似的。他的頭疼稍好了。飯後他又直躺在沙發上，但是現在他不能睡了；他躺着不動，臉放在枕頭裏。他爲空想——一些奇異的空想所纏；呈現在他眼前的景象常常是：彷彿他在非洲，在埃及，在什麼一種綠洲中。商隊在休息着，駱駝平安地躺着；棕樹在整個的四圍生長着；全幫人都在喫午飯。但是他一個近旁潺潺流着的一個泉源喝水。那水十分清涼，那是奇特的，奇特的，蔚藍色的，冷水，在那五顏六色的石塊和閃着金光的淨沙上急流着。……忽然他聽見一陣鐘響。他一驚醒來，抬起頭往窗外望，看見天是何等晚了，忽然跳起大醒過來，彷彿有人把他拖下沙發似

的。他蹣跚着腳偷走到門前，偷偷地開門，開始在樓梯上向下面聽。他的心跳得可怕。但是樓梯上一切靜寂，好像人人都酣睡了似的。……他能從頭一天這樣忘懷地睡到現在，而且一點事還沒有做，一點也沒有預備什麼，這在他看來好像奇怪而且特別。……同時，或者鐘已敲六下了。接着他的夢寐和昏迷，便是一陣異常的，熱病似的，茫然若失的煩擾突然地侵襲了他。但是要做的準備並不多。他集中他的所有精神來思想一切事情，好不忘記一件事情；他的心不住地跳撞，因此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了。第一他必須打一個活結，縫在他的外套上——一分鐘的活。他在他的枕頭下翻找，從那些塞在底下的內衣中拿出一件破舊未洗的襯衫來。他從這件破襯衫上扯一長條布下來，兩吋寬，約十六吋長。他把這條布疊成兩層，脫下他的寬的，結實的夏季外套（他的唯一的外衣），厚的棉布料子做的，開始把破布的兩頭縫在左腋下，外套裏面。他縫的時候，他的手抖着，但是他縫的成功，因此當他把外套又穿上的時候，外面一點也顯不出來。針線他先前早已預備好了，放在棹上包在一塊紙裏。至于活結呢，那是他自己的——一個很巧妙

的發明；這活結是定規帶斧頭用的。手裏拿着斧頭從大街上經過，那是不可以的。若是藏在外套裏，他還是必得用手扶着，那也惹人注意。現在他這樣辦，只消把斧頭的斧刃插在活結裏，牠就一路安穩地掛在裏面，他的腋下。把手插在外套口袋裏，他可以拿着斧把子的頭，因此並不搖擺；而且因為外套很肥，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口袋，從外面就看不見他那放在口袋裏的手拿着什麼東西。這活結也是他在兩星期以前想好的。當他把這件事做完之後，他把手插進地板和沙發之間的一個小縫裏去，在左角上，把「典物」拿出來，那是他先前早預備好，藏在那裏的。不過這典物只是銀煙盒大小厚薄的一塊刮得光滑的木片。他是在一個有着一家製作東西的某種店舖的院中一次閒逛時把這塊木片拾起來的。以後他在木片上又加了一塊薄薄的光滑的鐵片，那也是那個時候他在街上拾起來的。鐵片稍小一點，他把牠放在木片上，把牠們捆得很緊固，用線捆了又捆；於是細心地雅緻地包在乾淨的白紙裏，並把這小包繫起來，因此要解開很不容易。這是要在那老女人解結的時候，使她分一會心，因此好獲得一分鐘的時間。那鐵片加上是增重量

的，好使那女人不至於頭一分鐘便猜想那「東西」是木製的。這一切都是他預先積藏在他的沙發底下的。他剛把典物拿出來，便聽見有人忽然在院中喊叫。

「早打過六點鐘了。」

「早打過了！天爺！」

他跑到門前，聽一聽，拿起禮帽，開始小心地，無聲地，走下他的十三步樓梯，像一隻貓樣。他還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從廚房偷斧頭。這事一定要用斧頭來幹，這他早已決定了。他也有一把小削刀，但是他不能靠小刀，更不能靠他的力量，因此最後決定用斧頭。我們順便可以特意說一下，關於他在這件事上所採取的一切最後的決定，有一個特點；牠們有一個奇怪的特質；牠們越是可以決定一切，牠們立刻變得看起來越可怕，越可笑。不管所有他的痛苦的內心的衝突，他在這個時期始終沒有一刻相信實行他的計劃。

而且的確，倘若一切事情都會能斟酌到至微之點，最後決定，再也沒有任何的疑念存在，那麼彷彿他便要把那一切放棄，認為可笑，奇怪，不可能的事了。

但是一整堆未決之點和疑念依然存在着。至于拿斧頭，那件小事不費他焦心，因為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那思秦莎不斷出門，尤其是在晚上；她跑到鄰家或店舖去，總是讓門半開着。就是因為這一件事情，女老板總是責罵她。因此當時時候到了，他便只消靜悄悄地走進廚房，去拿斧頭，遲一點鐘（一切事情都完了的時候）走進去把她放回原處就得了。但是還有可疑之點。假設他遲一點鐘回來把牠放回原處，然而那思秦莎回來了，就在那地方。當然需要走過去，一直等到她再出去的時候。但是假設她在那時不見斧頭，尋找出來，一陣大喊——便要發生猜疑，至少是猜疑的原因。

但是這些全是小事，他甚且不會開始思量過，實在，他並沒有功夫。他思想着主要之點，把瑣碎細事放下，直到他能夠「完全相信那件事」的時候為止。比方說，他不能相信他有時會停止不想，起身簡直往那裏去。……即是他上次的試驗（就是他懷着最後觀察那地方一次的目的而去見那老女人）只不過是對於一種試驗的一個嘗試而已，離真事遠遠着哩，彷彿在說：『來，讓我試牠一試——爲什麼

夢想着牠呢！』——然而立刻就受不住，跑開了，並且激憤地唾棄了自己。同時，關於道德問題這方面，彷彿他的分析是完成了；他的是非之辯磨得如剃刀一般，在他的心中已經找不出有意識的反對話來。但到最後他簡直不相信自己了，並且固執地，奴隸似地從各方面尋找反對的理由，彷彿有人勉強他拉他往那方面去似的。

起初——的確是好久以前了——他很想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幾乎所有犯罪都隱藏的那麼不好，那麼容易被查出來，而且爲什麼幾乎所有的犯人都遺下那樣顯而易見的痕跡呢？他漸漸得到許多不同的新奇的結論，他以爲主要的原因，並非由於犯罪在物質上不能隱藏，而是由於犯人的本身的關係多些；幾乎每個犯人都正在那最需要考量與小心的時候，因爲一種穉氣的異常的疏忽，便難免意志力和推理力的不足。他深以爲這種理智的蒙蔽與意志力的不足，有如疾病一般侵襲着一個人，漸漸發展，正在犯罪以前達到最高點；在犯罪的時候，和在這以後再經過相當長短（按個人的情形而定）時間，同樣劇烈地繼續着，於是便像任何一種

病似地過去了。這種病是不是惹起犯罪，或者這種犯罪由於牠自己的特別性質，總是隨伴着些病的性質呢？——這問題他還沒有覺得能夠解決。

當他得到這些結論的時候，他決定以爲按他自己的例子講，是不能有這樣的一種病態的激變的，他以爲他的考量和意志在他實行他的計謀的時候，依然不受損的，爲着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的計謀『並不是罪。……』我們要將他達到這個最後的決定，所經過的一切歷程，略去不提；我們已經跑到頭裏來得太遠了。……我們可以僅僅再提一句，這件事在實際上的，純粹物質上的一些困難，在他的心中佔了一個次等的地位。『一個人只消保持他的整個的意志和整個的理智來應付困難，當他需要把事情的極細微的地方弄熟悉的時候，那些困難便都被征服了。……』但是這件事情還沒有開始。他的最後的決定是他所最不去信賴的，當鐘敲七下的時候，一切都十分不同地出現了，彷彿偶然地出乎意外地似的。

在他甚至於還沒有離開樓梯以前，一件小小的事情擾亂了他的策劃。他來到女老板的廚房的時候，那門照常開着，他小心地往裏偷望，看看那思泰莎不在的

時候，女老板自己是否在那裏，若是不在，再看她自己房間的那扇門是否閉着，因此當他進去拿斧頭的時候，她好不至於往外看。但是當他忽然看見那思秦莎不但在家在廚房裏，而且在那里做事，從籃子裏取出內衣，掛在一根繩上，他是何等驚愕啊！她看見他，停止掛衣服，轉身向着他，在他走過的時候，始終注視着他。他把眼睛轉開，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似的走過去。但是一切事情都完了；沒有斧頭！他受了嚴重的打擊。

「我如何會以爲，」當他走到大門的時候，他默想道。「我如何會以爲她在那時一定不在家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我那麼確定地以爲是那樣的呢？」

他被制倒了，甚且被屈辱了。他想要帶着忿怒地嘲笑自己。……一陣愚鈍的獸性的怒憤在他心中沸騰起來。

他在門口站着躊躇着。到大街上去，爲着面子關係去散散步，厭人；回到自己房裏去，甚且更厭人。「而且什麼樣的一個機會叫我永遠失去了！」他低聲說，無目的地在大門旁站着，正對着門房的黑暗的小屋，那屋也做着門。他忽

然一驚。離他兩步遠，在門房的屋裏，有種東西在長橈下右邊發光，向着他的眼睛。……他往四下望——沒有人。他蹣跚着腳走近那房子，走下階梯兩步，輕輕地叫門房。「是的，不在家！不過走不遠，在院子裏，因為門大開着。」他衝到斧頭跟前（那是一把斧頭），從長橈下把牠拖出來，那斧頭正夾在兩塊木頭中間；他立刻在未走出去以前，把牠緊緊在活結裏，他把兩手插到口袋裏，走出房去，沒有人看見他！「若是考慮，便糟了！」他帶着一陣奇異的冷笑想道。這個偶遇的機會異常地提起了他的精神。

他悄悄地，慢步地走着，不慌不忙地，以避免引人猜疑。他差不多就不看行人，努力完全避免看見他們的臉孔，盡力使自己少惹人注意。忽然他想起他的禮帽。「天爺！我前天有錢，却沒有弄一頂便帽換戴！」一陣咒詛從他的心靈裏發出來。

他偶然向一家店舖裏偷眼一望，他看見牆上鐘已經是七點十分了。他必須趕快，而且同時要繞些路，好從另一邊走近那住宅。……

當他預先偶而想起這一切的時候，他有時以爲他將十分害怕。但是他現在並不十分害怕，甚至一點都不害怕。他的思想用在不相干的事物上，但是用在什麼上面都不長久。當他經過猶蘇坡夫花園時，他曾十分聚精會神地思量過高大的噴泉的建造，並想着那使所有這些廣場空氣新鮮的效力。漸漸他深以爲若是一「夏日花園」擴充到馬索佛，或者連結米哈羅夫斯基宮的花園，那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於本城大有利益。接着他使對於這個問題發生興趣：爲什麼在所有大城市中，人們不僅是爲必須所驅使，乃是特別愛在城市的某些無花園無噴泉的地方住；那些地方最多是髒，臭，和各種的污穢。接着他想起了自己遊逛乾艸市場的那些景象，於是轉瞬間他就醒悟了。「多麼無意思！」他想，「不如什麼都不想好了！」

「那麼大概被押送處決的人把路上碰見的一切東西都縈繞在心中，」這種念頭好像電一般的從他的腦子裏閃過，但只是一閃而已；他迅速地打消了這種思想。……現在他到近跟前了；這裏便是住宅，這裏便是大門，忽然不知那里鐘敲

了一下。「怎麼！能夠七點半了麼？不能，鐘走得準呵！」

他很走運，在大門附近一切又都湊巧。就在那時候，彷彿顯然爲他便利，一輛拉車大車正從大門拉進去，當他從過道門走的時候，大車完全把他遮住了，在大車剛要拉進院子裏去的時候，他便從右邊一閃溜進去了。在大車的另一邊，他可以聽見幾個人的喊叫與吵嚷；但是沒有人注意他，沒有人遇見他。對着這大的四方院子的許多窗戶，那時都在開着，但是他並沒有抬頭——他無力。往老女人房去的樓梯緊靠旁邊，就在大門右面。他已經上樓梯了。……

他吸了一口氣，用手按住他的怔忡着的心，又摸一次斧頭，把牠放直，開始輕輕地小心地上樓梯，每分鐘在傾聽着，但是樓梯上是十分冷落；所有的門都關了；他一個人也沒有遇見。在頭一層頭上一家門大開着，漆匠們在裏面作活，但是他們並沒有看他。他站着不動，想了一會，又往前走，「他們若是不在這裡，自然要好些，但是……那比他們高兩層樓哩。」

這裏就是四層樓，這裏是門，這裏是對面的住屋，空着的。在老女人房下面

的住屋也顯然是空着的；釘在門上的會客名片被扯掉了——他們都走了！……他喘着氣。有一時這思想浮現於他的心中，『我回去麼？』但是他沒有回答自己，開始在老女人房門聽，一陣死寂。于是他又往樓梯下面聽，長久地注意地聽……于是最後一次往四下望一望，安下心，伸直腰，又試一試活結繫着的斧頭。『我很失色麼？』他懷疑。『我不特別的慌張麼？她愛猜疑。……我再稍等一會……等到我的心停止不跳了，不更好麼？』

但是他的心並不停。正相反，彷彿害他似的，他跳得越發越發厲害。他再忍不住，他慢慢伸手去按鈴。半分鐘之後，他又按一次，更大聲。

沒有回答。繼續按下去是無益的，而且不合適。那老女人自然是在家的，但是她疑心多而且是獨自一個人。他知道點她的習慣……他又把他的耳朵緊緊地放到門跟前。不是他的感覺特別銳敏（這是難以相信的），就是那聲音真正很清楚。無論如何，他忽然聽見就在這門跟前，彷彿像人手小心地摸着門把和裙子繚繚的聲音。有人偷偷地緊靠門鎖跟前站着，而且正如他在外邊一樣，那人也祕密

他在內面聽着；彷彿也把耳朵放在門跟前。……他故意移動一點，大聲咕嚕着什麼話，他使自己不顯出隱躲的樣子來，於是第三次按鈴，但是靜靜地，穩重地，不慌不忙地。以後想起那件事來，那瞬間在他的心中鮮明地，清楚地，永遠顯著着；他不明白他如何那麼奸滑，因為他的心智在那時彷彿蒙蔽了，他幾乎都覺不着自己的肉體。……進一會他聽見門梢開了。

## 第七章

門像先前一樣開了一個小縫，兩隻銳利的猜疑的眼睛又從黑暗中注視着他。於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昏亂了，幾乎鑄了一個大錯。

恐怕老女人因為這里祇有他們倆在一塊兒而覺得驚慌，並且不希望她看見他便發生疑心，他便抓住門，向他跟前拉，防止老女人再把門關上。看見這樣，她便沒有把門往後拉，但是她並沒有放鬆門把，因此他幾乎把她連門一起拉出到樓梯上來。因為她在門口站着，不讓他過去，他便照直地到她跟前來。她驚恐地後退，想說什麼話，但是彷彿說不出來，睜大眼睛瞅着他。

「晚安，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他開始說，他想說得隨便，但是口不從心，他的聲音斷斷續續而且發戰。「我來……我帶來件東西……但是我們不如進

去……到亮跟前……。」

他拋開她，沒被邀請便照直進到房裏去。老女人跟在他後面跑；她終於開口了。

「天爺！什麼事？什麼人？你有什麼事？」

「怎麼，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你認識我……拉思科里涅珂夫……這裏，我把日前我允許你的典物給你帶來了。……」他把典物伸出來。

老女人邪眼看了會典物，但是立刻注視她的這個不速之客的眼睛。她專心地，惡意地，不信任地看着。一分鐘過去了，他甚至覺得在她眼中有一種似乎冷笑的神情，彷彿她已經猜出一切了似的。他覺得要昏亂了，他幾乎驚慌起來，那麼驚慌，若是她再像那樣看半分鐘，一言不發，他想他便要從她里跑開的。

「你爲什麼看着我，彷彿不認識我似的？」他忽然說，也帶着惡意。「願意就拿去，不願意我便往別處去，我急忙着哩。」

他甚且並沒有想說這些話，但是這些話忽然自己說出來了。老女人恢復了原

狀，她的客人的堅決的音調顯然鼓勵了她的信心。

「但是怎麼，先生，立刻之間就……這是什麼？」她看着典物問道。

「銀煙盒子；我上次說過了，你知道。」

她伸出手來。

「但是的確，你的面色怎麼這樣蒼白呵……你的手也在打戰，你剛洗了澡麼，是不是呢？」

「發熱病，」他猝然地答道。「若是沒有東西吃……那一定是沒血色的，」他繼續說，困難地說着這些話。

他的力量又不足了。但是他的答話聽來像是真情；老女人便把典物拿過來。

「這是什麼？」他又問一次，專心地細細地觀察拉思里科里涅珂夫，手裏衡量着典物。

「一件東西……煙盒子……銀的……看一看。」

「彷彿不是銀的似的……他怎麼裏的！」

因爲要把繩解開，轉向窗戶，對着亮（所有她的窗戶都關着，不管悶熱），她完全離開他有幾秒鐘，背對着他站着。他解開外套鈕扣，把斧頭從活結上解開，但是還並沒有完全把牠拿出來，僅只在外套裏面用右手拿着。他的手軟得可怕，他覺得他的手每分鐘變得越發麻木。他恐怕他拿斧頭從手中滑掉了。……他發了一陣突然的暈眩。

「但是爲什麼把牠像這樣地捆起來呢！」老女人煩惱地喊着，向他跟前走來。

他再沒有一分鐘可失去了。他把斧頭完全拿出來，雙手抱着一揮，差不多不自覺地，幾乎不費力，幾乎機械似地，把斧頭背打在她的頭上。他彷彿在這上面並沒有多大的力量。但是他剛一下把斧頭打下去，他的力量就來了。

老女人平常是露着頭。她的稀薄的淺色的頭髮，夾着灰白的髮色，厚厚地抹着油，辮成一個老鼠尾巴，用一把破牛角梳子纏着，凸出在腦後。因爲她十分矮，那一斧頭正打在她的腦殼頂上。她呼喊，但是非常無力地，忽然倒作一團在

地板上，雖然雙手是來得及舉在頭上的。在一隻手裏她還拿着「典物」。於是他用斧頭背在同處用力地又給她幾下。血好像是從一個倒了的玻璃杯裏湧出，身子往後倒。他往後退去，讓牠倒下，立刻躬腰看她的臉；她已經死了。她的眼睛好像要從眼窠裏擠出來，前額和全臉都爲一種痙攣而皺摺，歪扭着。

他把斧頭放在死屍跟前地上，立刻就在她的口袋裏摸（設法避着湧流的血），這就是右邊的那個口袋，他上次來時她從那里掏鑰匙的同一的口袋。他完全能用他的智力，不迷亂，不暈眩，但是他的手還是發戰。他以後還記得當時他特別注意小心，始終設法不沾上血。……他立刻把那些鑰匙扯出來，那些鑰匙和先前一樣在一個鋼圈上成一把子。他拿着立刻跑到臥室裏去。這是一個很小的房間，有着滿放聖像的整個神座。靠着另一扇牆放有一張大牀，很乾淨，上面蓋着一牀補綴細工的綢被。靠着第三扇牆，便是一個帶抽屜的櫃櫥。說來奇怪，他剛開始把鑰匙對好插進櫃櫥去，剛聽見鑰匙的叮噠響聲，他便發了一陣痙攣。他忽然覺得又想要將一切放棄走開。但是那只是一刻光景；要走開已經遲了。他甚

至笑他自己，那時忽然另一個可怕的思想浮現於他的心中。他忽然玄想，那老女人或許還活着的，會恢復知覺的。他丟開鑰匙和櫃子，跑回到屍體跟前，抓起斧頭，又舉在老女人的身上，但是並沒有打下來。沒有懷疑的她死了。他躬下腰又更近地察看她，明白地看見腦殼打碎了，而且有點歪向一邊了。他想要用手指去摸，但是又把手縮回來，的確不那樣已經就顯然看得見了。同時血已經流成一片血泊。忽然之間他看出她頸上有一根小繩；他用力扯，但是小繩結實，不得斷，並且浸上血了。他努力從胸前把牠扯出來，但是有種東西把牠掛住了，使牠不能出來。在急性中他又舉起斧頭要從上面在身上砍斷繩子，但是不敢，於是他把手和斧頭沾上了血，經過兩分鐘急忙的努力之後，困難地把繩子割斷，拿將下來，並沒有把斧頭觸着身體；他沒有錯——這是一個錢袋。小繩上有兩個十字架，一個是柏木做的，一個是銅的，和一個用銀線作的神像，和這些一起有一個小小的油膩的羚羊皮錢袋，帶銅質的圈環。錢袋塞的很滿；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看便把牠裝進他的口袋裏去，把十字架扔到老女人的胸上，跑回到臥室去，這次

他慌忙得可怕，他抓住鑰匙，開始又試，但是他不順利。鑰匙不合鎖。並非因爲他的手十分抖顫，而是因爲他老是錯；比方說，他雖然看見鑰匙不對，合不上，他還要把牠插進去。忽然他想起並且覺得這帶深凹口的大鑰匙，和些小鑰匙一塊在那掛着的，絕不能屬於帶抽屜的小櫥，（在上次來的時候，他也曾這樣想）而是屬於什麼保險箱的，而且或者一切東西都藏在那裏面。他離開帶抽屜的小櫥，立刻便在牀下摸，因爲他知道老女人們常把箱子藏在她們的牀下。正是如此；牀下有一個很不小的箱子，至少有一碼長，凸起的箱蓋，蒙着紅色的山羊皮，釘有鋼釘。那凹口鑰匙立刻配上了，把箱子開了。在頂上，在一塊白被單底下，是一件兔皮的紅花緞面的短外衣；在那下面是一件綢衣服，再下是一個披肩，看來好像除了衣服而外，下面沒有什麼東西似的。他所做的頭一件事便是在紅花緞上擦他的染血的手。『那是紅的，在紅色上血要少惹人注目些，』他曾這樣地推斷，於是他忽然醒悟了。『天爺，我瘋了麼？』他恐懼地想道。

但是他剛一拿這堆衣服，一隻金錶便從皮外衣裏面滑出來。他趕快把所有衣服完全翻一翻。的確，在衣服中間放着種種金製的東西——大概都是典物，沒有贖或等待贖的——手鐲，鏈子，耳環，扣針和這一類的東西。有些裝在盒子裏，還有些僅僅包在報紙裏，但是細心地精密地裹了兩層，用毛線帶捆起來的，他毫不耽擱，便開始把他的褲子和外套的口袋塞滿，包捲和盒子都不看，也不打開；但是他沒來得及拿許多。……

他忽然聽見老女人躺着的那房裏有腳步聲。他突然住手，像死人一般地靜下來。但是一切都是寂靜的，足見那一定是他的幻想了。忽然之間他分明地聽見一陣無力的喊聲，彷彿有人發出一陣低聲的斷斷續續的呻吟似的。於是又是一陣一兩分鐘的死寂。他在箱子旁邊蹲着，屏息地等待着。忽然他跳起來，抓住斧頭，跑出臥室去。

房子當中站着理薩威泰，懷裏抱着一個大包。她昏迷地凝視着她的被害的姊姊，白的像一張紙樣，彷彿沒有氣力喊似的。看見他從臥室跑出來，她渾身無力

地發抖，好像一片樹葉子樣，她的臉孔發了一陣抖顫；她舉起手，張開口，但是還沒呼喊出來。她開始慢慢離開他向後退到房角去，專心地死死地老瞅着他，但是還不出聲，好像她無法呼喊似的。他拿着斧頭向她奔去；她的嘴搖擗得可憐，如同嬰兒們開始受驚，專心注視那驚嚇他們的東西，就要呼喊那時候的嘴一樣。這不幸的理薩威泰那麼老實，那麼完全地被她嚇住了，雖說舉手遮臉在那時是最必須最自然的動作，因為斧頭已經舉在她的臉上了，然而她甚至都沒有舉起手來。她僅僅拿出她的空空的左手，但是並非拿到她的臉上，却慢慢地向前伸出去，彷彿叫他走似的。斧頭用尖口砍在她的腦殼上，一下便把前額的上部全劈開了。她立刻沉重地倒下。拉思科里涅珂夫完全昏迷了，抓起她的包子，又扔下，跑到過道去。

恐懼越發越發打擊了他，尤其是在這第二次十分沒料到的兇殺之後。他希望快地從這地方跑開。倘若在那片時，他能夠更正確地觀察，推論，倘若他能想到他的情勢的所有困難，那絕望，那可怕，那可笑，倘若他能以明白，要走出那

個地方，走回家，還須克服好多阻礙，還須做好多惡事，那麼很可能的，他要把一切放棄，要去自首，並非由於恐懼，乃是由於他所做的事簡直可怕，討厭。厭惡的情感特別在他心裏湧騰，每分鐘變得越厲害。他現在無論是爲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也不願到箱子跟前，甚且不願進房裏去。

但是一種空漠，甚至於默想開始漸漸掌握了他；時而他把自己忘却了，或者不如說是把重要的事忘却，而急想抓住小事。不過他往廚房里一瞥，看見長檯上有一隻半盛滿水的水桶，他想起洗他的手和斧頭。他的雙手黏着血。他把斧頭連斧刃都丟在水裏，把窗上破碟子裏放着的一塊肥皂抓來，開始在水桶裏洗手。手洗乾淨的時候，他便把斧頭拿出來，洗滌鐵的部分，並用長時間（約有二三分鐘）洗木把，有血點的地方，用肥皂洗。接着他用廚房繩上掛着亮乾的襯衣，把斧頭全擦一遍，於是他在窗前好久地專心地細看斧頭。那上面留的沒有痕跡，只是木頭還是潮濕的。他細心地把斧頭掛在上衣內的活結裏。於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他在廚房裏的朦朧的光中，看看他的外套，他的褲子，和他的靴子。在頭一眼看

來，好像除了靴子上有些污點而外，什麼都沒有。他把布片弄濕擦靴子。但是他知道他並沒有細看，會有十分可注意的地方被他忽視了的。他站在房子當中，出神的想着。一種陰沉的苦痛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發生——他以為自己要瘋了，這個時候也不能考量，也不能自衛，而且自己或者不應當做現在所做的這一類事：……。「天爺！」他喃喃道，「我一定要逃跑，逃跑，」於是他便衝到門口。但是在這裏有一種爲他先前所從不知道的恐怖在等待着牠哩。

他站着，瞅着，不能相信他的眼睛：那門，那從過道走向樓梯的外門，他不久以前在那裏等着並且按鈴的門，沒有鎖上，至少開有一掌寬。始終，那時始終，沒有鎖，沒有門！老女人在他進來後不把門關上，或者就當作一種預防吧。但是，天爺！他以後會看見理薩威泰！他如何能夠，他如何能夠想不起來她一定有什麼法子進來的！她不能從牆頭穿進來呀！

他衝向門前去，把門梢扣上了。

「但是不行，又不對！我一定要走開，走開。……」

他把門消開了，打開門，又往樓梯上聽。

他聽了好久。遠遠什麼地方，或者是在大門口，兩種話聲大而響亮地嚷着，吵着，罵着。「他們幹什麼？」他耐心地等着。最後一切都平靜了，好像忽然停住了似的；他們分開了。他已經想出去，但是忽然在下一層樓上，有一扇門嘩然開了，有人開始下樓，嘴裏哼着一個調子。「怎麼一回事，他們都這樣吵鬧！」這思想從他的心中閃過。他又關上門等着。最後一切都安靜了，沒有一個人騷動。他剛向樓梯邁一步，忽然又聽見新的腳步聲了。

那腳步聲離得很遠，在樓梯最底下，但是他記得非常確切，清楚，從頭一聲響他便無緣無故地猜想那是什麼人「到這里來」，到第四層樓，到老女人那裏去。爲什麼呢？那響聲怎麼這樣的特別，而有意義呢？那腳步是沉重的，勻整的，不慌不忙的。「他」已經上第一層樓了，他又上高些了，那變得越發越發清楚！他能夠聽見來人的沉慢的呼吸。他在上第三層樓了。到這里來呀！忽然他覺得好像自己變成石頭似的，好像一個夢，人在夢中被人追趕，快被趕上，要被殺掉，他便



他忽然聽見老女人躺着的房間裏有腳步聲。



釘在那塊，甚至於連他的兩隻手都不能動。

最後當那位客人上第四層樓時，他忽然驚起，竟能靈巧地，迅速地，溜回到屋裏去，把身後的門關上。於是他拿鉤子，輕輕地，無聲響地，把牠掛在門環上。「本能」幫助了他。他把這件事做完之後，他便在門邊屏息躲着。那位不知是誰的客人現在也到門跟前了。他們現在彼此相對站着，如同剛才這門曾把他和女人隔開，他聽着，和她相對站着一樣。

客人喘了幾口氣。「他一定是一個大而且胖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想着手中緊握着斧頭。實際上這活像一個夢似的。客人抓住鈴大聲地按。

鐵鈴剛一叮噠，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覺着有什麼東西在房裏顫動。他有幾秒鐘十分認真地聽。那位生客又按鈴，等一等，忽然猛烈地着急地拉門把子。拉思科里涅珂夫恐怖地瞅着鉤子在環裏搖動，在茫然的恐怖中每分鐘等待門環被扯出來。那確實彷彿是可能的，因為他那麼猛烈地搖動着。他曾經想用手拉住門環，但是「那個人」會猜到的。他又發了一陣暈。「我要倒下了！」這思想從他心中閃

過，但是那位生客開口說了話，他立刻又恢復原狀了。

「什麼一回事？她們睡熟了還是被謀害了？該——該死！」他用一種啞滯的語聲叫道。「嘿，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這個老妖精！理薩威泰·伊凡諾夫那，嘿，美人兒！開門！呵，該死！他們睡熟了還是怎樣？」

於是他又激怒了，用全力，十次併作一次地拉鈴。他一定是一個有權勢的人，而且是這家親近的熟人。

在這瞬間，不遠在樓梯上聽見有輕輕的慌忙的脚步。另外一個人走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起初並沒有聽見。

「難道說一個人都不在家麼，」新來者用一種高興的響亮的聲音喊着，向還在拉鈴的頭一個客人說話。「晚安，珂黑。」

「從他的話聲聽來，他一定十分年輕，」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那個鬼知道？我幾乎把鎖都拉斷了，」珂黑答道。「但是你怎麼會認識我？」

「怎麼！前天在格布里那斯那裏打擡球，我一氣把你打輸了三次。」

「啊！」

「那麼她們都不在家麼？奇怪！不過這太豈有此理了。老女人會往那里去了呢？我到這來有事情。」

「是的；我和她也有事情。」

「唔，我們怎麼辦呢？那麼回去罷。唉——唉！我希望弄點錢哩！」青年人喊道。

「自然，我們要回去，但是爲什麼定在這個時候呢？那老妖精自己定這個時候要我來的。這並不順我的路。她滾到那里去了呢，我真不明白？這個老鬼婆娘，她一年到頭在這裡坐着；她的腿不好，然而忽然之間她出去遊逛去了！」

「我們去問門房不好麼？」

「什麼？」

「問她往那里去了，她什麼時候回來。」

「哼。……算了吧！……問問麼？……但是你知她從來無論那里都不去的。」

于是他又用力拉門把子。

「算了吧。沒有辦法，我們走罷。」

「慢着！」青年人忽然喊道。「你看見，你若拉門的時候，門是如何動法麼？」

「唔？」

「那顯然並沒有鎖，乃是鈎子掛上的！你聽見那鈎子如何鏗鏗響麼？」

「唔？」

「怎麼，你不明白麼？那證明她們有一個人在家。若是她們都出去了，她們

便要從外面用鑰匙鎖門，而不從裏面用鈎子掛上。這里，你聽見鈎子如何鏗鏗響

着麼？在裏面把鈎子掛上，她們一定是在家，你明白麼。可見她們是在裏面坐着不開門了！」

「唔！那裏她們一定在家！」珂黑驚愕了，喊道。「她們在裏面幹什麼呢！」他開始急躁地搖門。

「慢着！」青年人又喊道。「莫要拉了！一定有什麼岔子了。……你這裏敲鈴拉門，她們是不開門！可見她們不是都發暈了，便是……」

「什麼？」

「我告訴你。我們去把門房帶來，讓他把她們喚醒來。」

「對了。」兩個人走向下面去。

「慢着！你留在這兒，我跑到下面去找門房」。

「爲什麼留下呢？」

「一個人不夠麼？」

「請便罷……」

「你知道我是學法律的！顯而易見的，顯而易見的——而——易見的這里有什麼岔子！」青年人熱烈地喊着，跑下樓去。

珂黑留下。他又摸鈴，玲瓏響了一聲，於是好像沉思似的，往四下望，又輕輕地摸門把子拉一拉便放下了，爲的再確定一次，那只是用鈎子掛着的。于是他喘着氣彎下腰，開始瞅鑰匙眼；但是鑰匙在裏面塞着，因此什麼也看不見。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着緊握着斧頭。他簡直像在夢裏一般。他甚且準備在他們進來的時候，和他們撕打。當他們敲着門，一塊談着話的時候，他有幾次想立刻把這事結束了，從門裏向他們嚷。當他們開不了門的時候，他時而想咒罵他們，嘲弄他們！『但願趕快吧！』這就是從他心中閃過的思想。

『但是他個鬼在幹什麼？……』時間過去了，一分鐘，又一分——沒有人來。珂黑開始不安了。

『鬼幹什麼？』他忽然喊道，于是不耐煩地拋棄了看守的責任，他也走下去，慌忙着，沉重的靴子在樓梯上拍着。步聲逝去了。

『天爺！我怎麼辦？』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鈎子去下，打開門——沒有聲音。他猝然地，一點也沒有

想，便出來了，盡力好好地把門關上，走下樓去。

他已經下了三層樓梯，忽然聽見下面有一陣大聲喧嚷——他能往那裏去呢！無處可藏。他又跑回那屋里去。

『嘿那里！把那鬼東西捉住！』

有一個人從下面一層樓衝出來，嚷着，從樓梯上與其說是跑下去不如說是跌下去，竭力大聲地呼喊。

『米加！米加！米加！米加！米加！鬼東西！』

喧嚷結果變成一陣號叫；最後的聲音已經是從院子里傳來；一切都平靜了。但是正在此時有幾個人大聲談話，並且開始喧囂地走上樓來。他們有三四個人。他辨出那個青年人的響亮的話聲。『他們！』

他充滿了絕望，照直地走向他們，覺得『不管怎麼樣吧！』若是他們止住他——一切都完了；若是他們讓他過去——一切也完了；他們要記住他的。他們來近了；他們離他只隔一層樓梯——忽然解救來了！離他右手不多幾步遠，有一所

空房，門大開着，就是第二層樓上的房子，漆匠們在這作活，彷彿故意似的，他們都走開了。一定的，就是他們，剛才跑下去，嚷着。地板剛剛油漆過，在屋裏當中放着一隻桶和一個破盆，裝着油漆和刷子。一霎眼間他從開着的門穿進去，藏在牆後面，剛好不先不後地；他們已經到了梯頂。於是他們轉身，繼續上第四層樓去，大聲談着。他等着，蹣着腳出來，跑下樓去。

樓梯上沒有人，門口也沒有。他迅速從門口出走，向左轉往大街走去。

他知道，他知道十分清楚，那時他們已經在那屋里，他們大為驚訝，看見門開了，因為剛才門還是扣着，他們現在看着屍體，不過一分鐘，他們便要猜想而且完全想到兇手剛才在那裏，竟得藏在什麼地方，從他們旁邊脫過，逃遁了。他們也會猜想，當他們上樓的時候，他在那空屋裏。同時他不敢太把脚步走快了，雖說次一個轉灣還有一百多步遠。『他莫非溜過什麼門，在一個不熟悉的樓梯上等着麼？不行，糟了！他莫非把斧頭扔掉麼？他莫非僱一輛車麼？糟了！糟了！』

最後他來到一個巷口；他轉身走去，很疲乏的。在這裏他一半平安了，他明白；這裏較少危險，因為有一大羣人，他好像一粒沙失落在裏面。但是這一次的痛苦十分使他沒有氣力，他差不多不能走動了。汗成滴流下來，他的頸子全是濕的。『一定，他喝醉了！』有人當他走到水溝旁邊的時候，對着他喊。

現在他僅僅朦朧地記着自己；他越往遠走便越壞。不過他記得，當他走到水溝上來，他發驚，看見那里沒有什麼人，因此便惹眼，他便想轉身回到巷里去。雖說他幾乎累倒了，他還繞了好遠路，好從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回到家來。

當他進了他家的門口的時候，他還不十分自覺；在他已經上了樓梯之後，他才想起斧頭來。他當前還有着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把斧頭放回原處，並且要儘量少惹注意。他當然沒有氣力去想，簡直不送還斧頭，以後丟在什麼人的院子裏，那或者好的多了。

但是一切撞得走運，門房屋子的門關着但是沒有鎖，那麼看門的多半是在家。但是他那般地喪失了思想力，他照直往門房走去，把門開了。若是門房間他

「什麼事？」他或者簡直就把斧頭交給他。但是門房又不在家，他竟得將斧頭放回在長襪下，甚且像先前一樣把牠用木塊蓋上。以後他一直到自己的房里，這期間一個人也沒有碰見。女老板的門在關着。他到房裏，原身地倒在沙發上——他並沒有睡，而是悅恍惚的。若是任何人那時進了他的房裏去，他怕要立刻跳起來呼喊。一些瑣碎的思想簡直在他的腦子里翻騰着：但是他雖十分努力，也不能抓着一個，也不能停留在某一個上。……



第二部



## 第一章

這樣他躺了好久。有時他彷彿醒過來似的，在這些時候他看出是夜深了，但是他沒有想到起來過。最後他看出天已經像白天那般的亮了。他仰臥着，還是由手過去不久的迷茫而發呆。可怕的，失望的一陣喊叫從大街上徹耳地發出來，而且，這聲音是他每夜兩點鐘後在窗下都聽見的。這些喊叫現在把他吵醒了。

「啊！醉人們從酒樓裏出來了，」他想，「兩點鐘過了，」他立刻跳起來，彷彿什麼人從沙發上把他拉了起來似的。「怎麼！兩點鐘過了！」他在沙發上坐下——即刻想起一切事情！立刻之間，一剎那，他想起一切事情了。

頭一下子他以爲自己要發瘋了。他打了一陣怕人的寒戰；但是這寒戰乃是由于在他睡覺時早先便發的熱病而來的。此刻他忽然抖得厲害，彷彿他的牙都要迸

出來，混身發抖。他開門，開始傾聽，住宅裏一切都在睡眠狀態中。他帶着驚奇地瞅着自己和房裏四周的一切東西，奇怪自己昨天如何能進來不扣門，不脫衣服倒在沙發上，甚且不把帽子去掉。帽子掉了，掉在地板上，靠近他的枕頭。

「倘若任何人曾經進來，他要如何想呢？想我是喝醉了，但是……」

他衝到窗前。天已相當亮了，他開始把自己全身從頭到腳，所有的衣服，倉猝地看一遍；沒有痕跡麼？但是不能像那樣看一看就算了；他冷得發抖，開始把一切衣服脫下，又細看一遍。他把一切衣服邊邊角角都翻過來看，不信心自己，查看了三遍。

但是除開一個地方，有幾滴凝結的濃血沾在他褲子的磨壞的邊上而外，彷彿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痕跡都沒有。他拿起一把大摺刀，把磨壞的線割斷。彷彿再沒有什麼東西了。

忽然他想起他從老女人箱子裏拿出來的錢袋和東西還在他的口袋裏！他直到這時都沒有想起把牠們拿出來，藏起來！當他察看他的衣服時候，他甚且連想都

沒有想到牠們。現在想起了怎麼辦呢？他即刻跑去把牠們拿出來，扔在棹上。當他把一切東西都掏出來，把口袋裏面翻出來，確實知道是沒有東西剩下了，他便把那整整的一堆拿到牆角去。在牆根那里，有的地方糊牆紙裂開了：他馬上開始把一切東西都塞進紙下的那個洞裏：「牠們放進去了！全看不見，錢袋也看不見！」他快活地想着，抬起身來漠然地瞅着那個洞，那個洞越發鼓起來了。忽然他恐怖地渾身發抖；「天爺！」他失望地低語道：「我是怎麼一回事？這算藏起來了麼？這是藏東西的法子麼？」

他沒有想到有東西要藏。他只想到錢，所以沒有預備一個藏處。「但是現在，現在，我高興什麼呢？」他想。「藏東西像那樣麼？我失去理性了——簡直地！」他疲乏地在沙發上坐下，立刻又發一陣難受的抖戰。他機械地從他身邊一張椅子上取他的舊的暖和的然而破爛不堪的學生冬季外套把自己蓋住，于是他又沉入恍惚和迷亂中了。

沒有過五分鐘，他二次跳起來，立刻在一陣瘋狂中又奔向他的衣服。「我如

何能什麼事沒有做，又去睡呢？是的，是的；我還沒有從袖管裏把活結取掉！我忘記了，把這樣的一件事情忘記了！這樣一個證據！」

他把活結扯掉，慌忙地把牠撕成碎片，把布片扔在枕頭下內衣裏。「破襯衣的碎片無論如何不能惹起嫌疑的；我想是如此，我想是如此！」他重複着說，站在房子當中，又苦痛地聚精會神地開始注視他的周圍，地板與各處，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忘記了做呢？他以為一切，甚至于記憶力，最簡單的思考力都沒有了，這種確信開始成爲一種難堪的苦楚。「莫非是開始了，莫非是懲罰臨到我身上來了嗎？是來了！」他從他的褲子上割下來的磨壞的破布，確實在房子當中的地板上，任何人進來便看見了！「我是怎麼一回事！」他又喊，好像一個人迷昏了似的。

于是一個奇異的思想進到他的腦中；以爲或者所有的衣服都染上血，或者有許多許多血點，但是他看不見，看不出來，因爲他的理解力不足，四分五裂了……他的理智蒙蔽了。……忽然他想起錢袋上也有血！「啊！那麼口袋上一定

也有血，因為那時我是把濕的錢袋裝在口袋裏！」——剎那他把口袋裏面翻出來，不錯！——在口袋布裏子上有痕跡，有污點！「可見我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性，可見我還有些理解和記憶力，因為這是我自己猜想出來的，」他勝利地想着，深深嘆了一口慰心的氣；「那只是熱病的軟弱，片時的昏迷，」于是他把整個的裏子布從褲子的左口袋中扯出來。在這瞬間日光照在他的左脚靴子上：從破靴子裏露出來的襪子上，彷彿有痕跡！他把靴子脫掉；「的確有痕跡！襪尖全浸着血；」他一定是那時不小心地踏入血灘中了。……「但是現在對於這件事怎麼辦呢？我往那里放襪子，破布和口袋？」

他把牠們都握在手裏，站在房子當中。「放在火爐裏麼？但是他們首先便要搜查火爐的。把牠們燒掉麼？但我用什麼燒呢？連火柴都沒有。不，不如出去，都扔到什麼地方去。是的，不如扔掉，」他重複說道，又在沙發上坐下，「而且立刻，就在這一分鐘，毫不耽擱！……」但是他的頭却轉而倒在枕頭上。他又打着難受的寒戰；他又扯他的外套蓋在身上。

有好久，有幾個鐘頭，他常發一種衝動，要「立刻，就在這瞬間，往什麼地方去，把那些東西全扔掉，好使之看不見，立刻，立刻！」他幾次想從沙發上起身，但是不能夠。

因為一陣劇烈的叩門聲，他終於完全醒過來了。

「開門，開呀，你是死了還是活着？他老是在這睡着！」那思泰莎喊着，用拳頭打門。「他成天成夜像一條狗樣在這打呼！他就是一條狗——我告訴你，開門。十點鐘過了。」

「或者他不在家，」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哈！這是看門的聲音。……他有什麼事？」

他跳起來，坐在沙發上。他的心跳得幾乎發痛起來。

「那麼誰個能把門扣住了呢？」那思泰莎反駁道。「他還把自己門在屋裏哩——好像他還值得偷似的——開門，你個蠢才，醒來！」

「他們有什麼事？看門的為什麼呢？一切被發現了麼？是抵抗還是開門呢？」

「不管牠什麼事吧！……」

他抬起身來，彎腰向前，把門開了。

他的房間那麼小，他不離牀便能把門打開。不錯；看門的和那思秦莎在那里站着。

那思秦莎作出奇怪的樣子打量着他。他帶着一種輕蔑的挑弄的態度望着看門的，那個人一言不發，伸出一封灰色的摺疊的文書，用火漆封的。

「衙門裏來的一件公文，」當他把文書交給他的時候，他聲言道。

「什麼衙門來的？」

「自然是到警察衙門去的傳票。你知道是哪個衙門。」

「到警察衙門去？……爲什麼？……」

「我怎麼能知道？傳你，你就去。」那人注意地看着他，往屋裏四下望一望，轉身走了。

「你確實病了麼？」那思秦莎說着，眼睛不離開他。看門的也轉過頭來看了

一下。『從昨天以來便害着熱病，』她繼續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手裏拿着公文，並不拆開。『你莫要起來吧，』那思泰莎看見他把腳從沙發上拿下來，憐憫地往下說道。『你有病，那麼莫要去；無須那麼慌。你那裏拿的是什麼？』

他看一看；他右手中拿着他從褲子上割下來的布條，襪子，和口袋的破布。可見他是把牠們拿在手中睡熟了。以後回想這件事情，他記得他在發熱中半醒過來，曾把這所有東西緊緊握在手裏，這樣便又睡熟了。

『看他收集的破布，而且拿着牠們睡，好像他抓住一件寶物似的……』那思泰莎傻笑起來。

他立刻把牠們都塞到他的大衣裏去，定眼注意看着她。那時他雖一點也不能作合理的思索，他却覺得對於一個將要被捕的人，誰也不會像這樣對待的。

『但是……警察？』

『你不如喝點茶吧！好麼？我給你拿來，那里還剩下有……』

「不用……我就去了；我立刻就去，」他咕嚕着，站立起來。

「慢着，你不會從樓梯上跌下去麼？」

「我就去。」

「隨便你。」

她跟着看門的出去了。

他立刻跑到亮前察看襪子和破布。

「有污點，但是不很顯眼；全蒙上灰土，擦磨了，已經變色了。事先不知

道的人誰也分別不出是什麼東西來。那恩泰莎從遠處什麼也不能看出來，感謝

上帝！」于是他打着抖顫，把公文拆開，開始披閱；他披閱了好久，他才明白。

這是警察區分所來的一個普通傳票，要在那天九點半鐘到區所長的辦公處去。

「但是這樣的一樁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我從來和警察所沒有關係！而且爲什麼恰在今天呢？」他在苦痛的迷惑中想着。「天爺，但願這事早早完結了

吧！」他跪下來祈禱，但是自己却大笑起來——並不是笑祈禱的主意，而是笑他

自己。他匆忙地穿衣服，『倘若我完了，我就完了，我不在乎！把襪子穿上！』他忽然打着主意，『襪子還要弄得更髒，痕跡便不見了。』但是他剛把襪子穿上，又討厭地恐怖地把牠扯掉。他把牠扯掉，但是想起自己並沒有別的襪子，他便把牠拾起來，又穿上——他又笑起來。

『這全是假設的，這全是相對的，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渾身發抖，一剎那這樣想着，但只是在心頭浮面上想着，『好吧，我穿上了！穿上了！我就算完了！』但是緊接着他的大笑而來的便是失望。——不行，這我受不了……』他想到。他的兩腿打戰。『因為害怕，』他低語道。他的頭因為害熱病而昏痛。『這是一個狡猾手段！他們想把我誘到那里，用種種事情迷昏我，』當他走出到樓梯上的時候，他沉思着——『最壞的是我幾乎是頭昏腦亂的……我可以亂說出什麼傻話來的……』

在樓梯上他記起他將一切東西都照原樣地放在牆洞裏，『很可信的，故意是要在我出門的時候來搜查，』他想起來於是停下。但是他突然地為那般絕望，那

般對於悲慘結局的一種輕傲氣概（倘若可以這樣說的話）所把持，他把手一揮便往前走去了。「乾脆把這事完結吧！」

在大街上又是熱得厲害；在那些日子一滴雨都沒有下。又是灰塵，磚瓦和石灰，又是從舖子和小酒館發出來的臭氣，又是一些醉人，芬蘭小販們和東倒西歪的馬車。太陽直照着他的眼睛，因此睜開便使他難受，而他的頭完全暈了——一個發熱病的人，在晴朗的大太陽的白天出門到大街上，易于覺得這樣的。

當他來到「那條」大街轉彎去的時候，在一陣痛苦的驚懼中他往大街一眼望下去……望「那個」住宅……立刻把眼轉開了。

「若是他們問我，或者我簡直就告訴他們，」當他來近警察所的時候，他想要道。

警察所約離有四分之一哩路遠。那是新近才搬到一座新房屋的第四層樓上的新房間去的。他有一次曾在舊辦公處待了一會，但那是很早的事了。轉進門口，他看右邊有一條樓梯，一個人走下來，手裏拿着一個簿子。「無疑地是一個守門

的；這樣看來，辦公處就在這裏了，」他開始以爲或者就在這裏，便上樓去了。他不想向任何人問話。

「我將進去，跪下，把一切事情供出來……」當他來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想到。

樓梯又陡又窄，因爲潑上污水，全是濕淋淋的。所有住戶的廚房都對這個樓梯開着，幾乎整天開着門。因此便有怕人的悶熱。樓梯擁擠着走上走下挾着簿子的看門人，還有巡警們，以及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人。辦公處的門也大開着。他走進去於是就在外間裏停下。有些百姓們在這兒等着。那里熱氣也是悶人，還有從新刷修的房子新漆和陳油所發出的一種令人不舒服的氣味。

等了一會之後，他決定往前到次一個房間去。所有的房間都是狹小的，低低的。一種怕人的急性使他老望前走。沒有人注意他。在第二個房間裏有幾個書記坐着寫東西，穿的差不多並不比他好，倒是一些模樣奇怪的人。他到其中一個書記跟前。

記跟前去。

「什麼事？」

他把他接到的公文給他看。

「你是一個大學生麼？」那人一瞥公文，問道。

「是的，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那書記打量了他，但是不動一點兒興味。他是一個特別蓬頭散髮的人，眼中顯出一種固定的神情。

「從他嘴裏怕不能得到什麼消息的，因為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興味，」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

「進去到那里見書記長，」那書記指着頂遠的房間說道。

他進了那個房間去，（按次序那房間是第四個）；房子是狹小的，擠滿了人，他們穿的比外邊房間裏人穿的好些。其中有兩個婦人。一個穿着喪服，衣衫寒儉，坐在棹邊對着書記長，寫着他叫她寫的什麼話。另一個是很強壯的肥美的女人，臉孔紫紅有疤，穿的漂亮極了，胸上戴一個胸飾，像茶碟兒一般大，她在

一旁站着，顯然是等待着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公文遞給書記長。他瞥了一眼，說道：『等一會，』便繼續和穿喪服的婦人做那件事情。

他呼吸更自由了。『不能是那回事的！』他漸漸開始恢復了自信心，他總是勸自己大胆，安靜。『任何的愚蠢，些許的疏忽，我就會把自己陷害了！哼……：……可惜這裏沒有空氣，』他繼續說，『悶人。……：……這裏特別使人頭發暈……：……並且思想也……：……』

他覺着一種可怕的內心的紛擾。他害怕失去自制力了。他想抓住什麼事情，把心思放在一種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但是在這方面他一點也沒做到。然而書記長却大引起他的興趣，他總是希望從他那里觀察，從他的臉孔上猜點事情出來。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人，約有二十二歲，臉孔黯黑而活動，他的面貌看來比他的歲數大些。他穿的時髦，花花公子樣，頭髮從當中分，梳得很好，抹了油，他的刷洗得很白的手指上戴着一些戒指，背心上掛着一條金練子。他向來到那房裏的一個外國人還說了兩句法國話，說得很正確。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你可以坐下，」他偶然向穿得漂亮的紫紅面的婦人說，她還站着，雖然在她身邊有一張椅子，她彷彿不敢坐下似的。

「Ich danke（謝謝），」後者說，綢衣發出一陣絳縹聲，她輕輕地坐入椅子中。她的淺藍色的衣服，飾以白色花邊，在椅子四週漂浮得好像一個氣球，幾乎佔滿了半間屋子。她發出香味來。但是她顯然難受，看見自己沾滿了半間屋子，發出如此強烈的香氣；雖然她的微笑有些膽怯而又有些厚臉皮，却露出顯然的不安來。

穿着喪服的婦人終於辦完了，站起來。忽然之間，發出喧聲，一個軍官非常神氣地走進來，每走一步，肩膀特別擺一擺。他把他的帶帽章的軍帽扔在棹上，在安樂椅上坐下。那漂亮的婦人看見他，簡直從座上跳起來，開始帶着狂喜行禮；但是軍官絲毫不注意她，在他面前她又不敢坐下。他是一個中尉，這裏的副所長。他留着微紅的鬚，在臉兩邊橫平地伸出來，臉孔極小，除開一種傲慢無恥的神情而外，別的什麼也不大表現出來。他斜眼並且忿怒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

夫；他穿的那麼十分壞，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他的舉止和他的衣服絕不相稱。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小心地很久直瞅着他，因此他覺得簡直冒犯他了。

「你有什麼事？」他喊道，他大概是驚奇這樣一個襤褸的漢子，並沒有爲他的警視的威嚴嚇壞了。

「我被傳……有公文傳……拉思科里涅珂夫支吾道。

「爲着索欠，向這位大學生索欠，」書記長撇開文書倉猝地插嘴道。「這里！」他把一份文件扔給拉思科里涅珂夫，指出一個地方，——「你看罷！」

「錢？什麼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但是……那麼……一定不是那回事了。」他快活得發抖。他忽然覺着極端的難以形容的輕鬆。一切重担從他的背上卸下了。」

「請問，是叫你在什麼時候來的，先生？」副所長喊着，彷彿不知爲着什麼緣故，越來越惱了。「告訴你在九點鐘來，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公文只是一刻鐘以前才送給我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從他肩膀上大聲回答

道。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也忽然變生氣了，而且在這裏面找着一種甘勞，  
「我害着熱病到這裏來已經夠了。」

「請莫要嚷！」

「我並沒有嚷，我很安靜地說話，而是你向我吵嚷的。我是一個大學生，不容任何人嚷叫我。」

副所長十分怒惱，頭一下子他只能口齒不清地急亂說話。他從座上跳起來。

「放安靜！你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莫要莽撞，先生！」

「你也是在一個官家辦公處裏，」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而且你又吸紙煙又喊，足見你是對於我們所有的人表示不恭了。」說了這話，他覺得一種難以形容的滿意。

書記長看着他們微微一笑。生氣的副所長顯然羞惱了。

「那不是你的事情！」他最後用一種不自然的大聲音喊道。「請作那要你作的答辯吧。給他看，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有控告你的一個狀子！你不還你

的債！你是一條好漢！」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已經不在聽着；他切心地抓住文書，趕快要弄個清楚。他看了一遍，第二遍，還是不明白。

「這是什麼？」他問書記長道。

「那是按一張欠債字據要錢，一張訴狀。你必須或者付錢，並付所有訟費，罰金等等，或者寫一張聲明書，聲明你什麼時候能付錢，同時應允不還錢不離開京城，並且不賣不藏你的財產。債主得自由出賣你的財產，依法控告你。」

「但是我……並不欠任何人的債！」

「那不是我們的事。這里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的欠債字據，法律證明的，應當付錢，現在拿到我們這里來索要，那是你在九個月以前交給陪審官查利清的寡婦的，寡婦查利清付給一個契巴洛夫君了，我們所以傳你來，准此。」

「但是她是我的女老板呀！」

「她是你的女老板又怎樣呢？」

書記長作出一種出於憐憫的寬容的微笑看着他，同時又帶着一種勝利的神情，好像看着一個第一次上火線的新手——彷彿他要說道：「唔，現在你覺得怎樣呢？」但是現在他管什麼一張欠債字據，一張索欠訟狀！現在那還值得焦心麼，甚且值得注意麼？他站着，他看着，他聽着，他答着，他自己甚且問着話，但全是機械地。勝利地明白自己安穩了，明白自己脫離要命的危險了，這思想便是那時充滿他的整個靈魂的東西，不想將來，不分析，不推度，不憶測，不懷疑，不究問。這完全是直接的，純粹動物本性的喜悅的一刹那。但是正在這瞬間，有件事情好像一陣雷雨似地在辦公處裏發生了。副所長還是因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不恭而打戰，還在發怒，顯然急想維持他的受損的尊嚴，便向那倒霉的「漂亮的」婦人大發脾氣，她從他一進來以後，便帶着一種極呆的微笑凝視着他。

「你可恥的賤婆娘，」他忽然極其大聲地喊道。（穿着喪服的婦人離開辦公處了。）「昨夜你們家裏鬧什麼？又是一樁羞辱，滿街上醜態百出。又是打架喝酒。你想進拘留所麼？我告訴你十次了，說第十一次我便不放鬆你了！然而你又

是這樣，又是，你……你……！」

文書從拉思科里涅珂夫手中幾乎落掉，他驚奇地看着那漂亮的婦人受如此無禮的待遇。但是很快地他便看出是怎麼一回事了，立刻開始對這件事甚至覺得非常喜歡。他帶着快樂地聽着，因此他想大笑，大笑……所有他的神經都興奮起來了。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書記長焦心地開口，但是又止住了，因為他從經驗上知道發怒的副所長除了用手把他拉住外是制止不了的，

至於那漂亮的婦人呢，起初她簡直在這雷霆之前發抖；但是說來奇怪：罵人的話來得越多越厲害，她的外貌顯得越親切，她對於那威風的副所長的微笑也越盪惑人。她不安地移動着，不斷地行禮，不耐煩地等待機會把她的話插進去，最後她找到了。

「在我家裏並沒有何種吵鬧和打架，甲必丹先生，」她忽然話啦起來，好像豆子落地一般，俄語說的很自信的，不過就是帶着強的德語的重音，「並無何種

亂鬧的事，他們喝醉了來的，這是全盤的實情，我告訴你，甲必丹先生，我是沒有過錯的。……我的家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的行爲是高尙的，甲必丹先生，我自己總是，總是討厭任何吵鬧的事。但是他們十分酣醉來了，又要三瓶，其中一個舉起腿來，開始用一隻腳彈鋼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一點也不應當，而且他 *sein* (德語「完全」) 把鋼琴弄毀了，那的確是很不好的舉動，我就這樣說。他拿起一隻瓶，開始用牠打每個人。于是我叫看門的來，加爾來了，他抓住加爾，照他的眼睛打；他又照眼睛打亨利特，並給我五個嘴巴。那在一個高尙人家裏是多麼無禮呀，甲必丹先生，我便呼號起來了。他把臨河的窗戶打開，在窗戶裏站着，像小豬一般叫着；那是一樁羞辱。試想可以對着大街的窗戶像小豬一般叫着麼？可惡！加爾拉他的上衣，把他拉開窗戶，不錯，甲必丹先生，他把 *sein* *rock* (他的上衣) 扯破了。于是他嚷着 *man muss* (人必須) 付他十五塊盧布的賠償費。我賠他了，甲必丹先生，賠 *sein rock* 五塊盧布。他是一個無禮的客人，鬧出所有這恥辱的事。「我將把你形容一番」，他說，「因爲我能夠向所有

報紙寫你的事。」

「那麼他是一個文氓麼？」

「是的，甲必丹先生，而且他在一個高尚人家裏是什麼樣的一個無禮的客人  
呵……」

「注意！夠了！我已經告訴你……」

「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書記長含有意義地重行叫道。

副所長迅速瞥他一眼，書記長微微搖搖頭。

「……那麼我告訴你這點，最可尊敬的路易思·伊凡諾夫那，我是最後一次告訴你，」副所長往下說道。「若是在你的高尚人家裏再有吵鬧的事情，我便要把你，你本人放到拘留所——如同文明社會裏所用的字眼兒——裏去。你聽見麼？那麼是一個文人，一個撰稿人在一個「高尚人家」因為衣尾扯掉而拿了人家五塊盧布，是不是？哼，他們，這些文氓！」

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侮蔑地斜拋了一眼。「日前在飯館裏也有一件恥辱的

事。一位文人吃了飯，不肯付錢；「我將寫一篇諷刺你的文章，」他說。還有一位文人上星期在輪船上向一位三品文官的家眷——他的妻和女兒，說出最不名譽的言語。還有一位文人日前被趕出點心舖子。他們就像那樣，文人們，著作者們，大學生們，叫街員們。……呸！你去吧！我明天自己要到你家進去看看。那麼你要當心呵！你聽見麼？」

路易思·伊凡諾夫那連忙慇懃地開始向各方向行禮，這樣自己行禮行到門跟前。但是在門跟前，她向後退着，便撞着一個漂亮的軍官，他有着新鮮的爽直的面孔和厚厚的黃白色的腮鬚。這便是本區所長尼科丁·佛密支。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趕緊行禮，幾乎行到地，她嫵娜微步，擺出辦公處了。

「又是轟隆，轟隆——一陣狂風暴雨！」尼科丁·佛密支用一種和藹的友好的音調向伊里亞·彼得羅維奇說道。「你又被惹火了，你又發脾氣了！我在樓梯上便聽見了。」

「唔，那麼怎麼樣呢！」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拖長聲音說，作出高貴的冷淡

的樣子；他拿着些文書走到另一張棹前，裝腔作態地走一步擺一擺肩膀。「這里，請你看一看：一位文人，或者是一位大學生，至少是做過大學生的，他給了欠債字據，不還債，不搬出房子，他不斷地被控告，他在這里却要抗議我在他的面前抽煙！他自己行爲像一個小人樣，就請看一看他吧。這里就是那位先生，很惹人愛的樣子！」

「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我的朋友，但是我們知道他像火藥一般，他忍受不了侮慢的。你一定因爲什麼事情惱怒，你忍受不住，」尼科丁·佛密支譏然可親地轉臉向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但是這事你錯了；他是一個極好的傢伙，我向你担保，他就是愛放礮！他激怒了，發起火來，說出氣話，放完了——一切都過去了！究竟他是一個心地高尚的人！他在團裏的外號是：『放礮中尉……』」

「而且是什麼樣的一個團呵；」伊里亞·彼得羅維支喊道，他雖然還含怒，却十分喜歡這悅意的戲謔。

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想說幾句使他們都特別喜歡的話。「原諒我，甲必丹」

他忽然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從容開言道，「請你明察我的情形。……若是我  
的行爲不對，我情願求恕。我是一個窮大學生，有病而且被貧窮鬧毀了（「毀了」  
是他所用的話）。我不是在讀書，因爲現在我不能維持自己了，但是我將得到錢  
的。……我有一個母親和妹妹在X省，她們將寄錢給我，我將還債。我的女老板  
是一個心腸良善的女人，但是她因爲我把教書事情失去，上四個月不付她錢，便  
如此惱怒，她甚至于不給我開飯了……而且這次債字據我一點也不明白！她現在  
要我按這次債字據還她錢。我怎麼還她呢？你自己想一想！……」

「但是那不是我們的事，你知道，」書記長說道。

「是的，是的。我與你完全同意。但是容我解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插  
嘴道，他還向尼科丁·佛密支說話，但是盡力也向着伊里亞·彼得羅維支說話，  
雖然後者固執地顯出在搜檢着文書，侮蔑地對他不注意的樣子。「容我解釋，我  
同她一塊差不多住有三年，起初……起初……我爲什麼不把這事直說出來呢，在  
一起頭我允許娶她的女兒，那是口頭的允許，隨便答應的……她是一個姑娘……，

我倒喜歡她，雖然我並不鍾情于她……實在是一件幼稚的事情……我的意思說，我的女老板在那些日子隨便給我記帳，我一部分就過了這樣的生活……我非  
常不小心……」

「沒有人問你這些私人瑣事，先生，並且沒有時間。」伊里亞·彼得羅維支粗暴地插口，帶着一種勝利的音調；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熱切地把他遏止住了，雖然他忽然覺得說不出話來。

「但是對不起，對不起。讓我解釋……一切事情如何發生……輪我說的……雖然我和你同意……這是不必須的。但是一年以前，那姑娘患傷寒病死了。我和先前一樣照舊在那里住着，當我的女老板搬到她現在的住宅來的時候，她向我說……而且是友誼地……說她完全信任我，但還是問我願否給她一張一百一十五塊盧布——我欠她的所有的債——的欠債字據。她說，只要我把那字據給她，她便再賒給我，我愛賒多少就多少，並且說她一直等到我自己能還她的時候為止，她絕不，絕不——這些是她自己說的話——使用那張欠債字據……然而現在，我

把教書事情失去了，沒有飯吃的時候，她却控告我來了。我現在說什麼呢？」

「這一切動人的瑣事都不是我們的事，」伊利亞·彼得羅維奇無禮地插言道。「你一定要寫一張保證書，至於你的愛情事和所有那些悲劇的事件，和我們毫無關係。」

「你……未免刻薄了，」尼科丁·佛密支低聲道，他在棹邊坐下，也開始簽署起來。他看來好像有點害臊了。

「寫吧，」書記長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寫什麼？」後者粗暴地問道。

「我講你寫。」

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書記長在他供認之後，待他更粗率，更侮蔑，但是說來奇怪，他忽然覺得對於任何人的意見都完全漠不關心，而且這種反感一剎那一分鐘間便發生了。倘若他願略想一想，那麼，當然，他要驚奇他一分鐘之前能和他們像那樣談話，用感情動他們，那些感情從那里來的？現在若是全屋充滿的並非

警官，而是於他最近最親的一些人，他對於他們怕也找不出一句人話來，他的心是如此空虛呵。痛苦的，永恆的孤寂和隔絕的那種迷茫的感觸突然意識地湧上他的心頭。使他心中發生這種猝然的反感，並非在伊利亞·彼得羅維支面前感傷的放言之污卑，也不是後者佔勝了他的污卑。哦，他現在和他自己的卑鄙，和所有這些豪氣，警官們，德國女人們，索債，衙門等等，有什麼關係呢？若是他那時被判決用火燒死，他或許不會動一動，差不多不會把判決書聽到底的。有一種他完全不熟悉的，新的，忽然而來的，從來沒有過的，他正遇到了。那並不是他所瞭解的，但是他深切地，明白地覺得他絕不能再如他剛才的那些感情的吐露，或用無論什麼東西，向警察衙門裏的人們申訴；並且覺得倘若他們即使是自己的兄弟和姊妹，而不是警官們，在生活的任何情況中向他們申訴都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從未輕驗過這樣一種奇異可怕的感觸。最苦痛的是——那多半是一種感觸，而不是一種觀念或概念，那是一種直接的感觸，他生平所經歷的一切感觸中的最苦痛的。

書記長開始向他講着聲明書的普通款式，說他不能還錢，應允在將來哪一天還，說他不離開城去，不出賣他的財產，等等。

「你是不能寫，你幾乎拿不住筆，」書記長說，他帶着好奇心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病麼？」

「是的，我頭發暈。往下講！」

「夠了。你簽字罷。」

書記長拿去了聲明書，轉身便和別人交待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交回了筆；但是不起身走，却轉而將兩肘放在棹上，把頭抱在手中。他覺得彷彿有一根釘，釘進他的腦殼裏似的。他忽然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要立刻起來，走到尼科丁·佛密支跟前，把昨天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他，然後和他一起到他的寓所去，並且把牆角洞裏的東西指給他看。這種衝動是如此有力，他從座上起來就要實行。「我想一會子豈不更好麼？」這意思從他的心中閃過。「不必，不如不想就把重担卸去吧。」但是忽然之間他站着不動，釘

在那地方了。尼科丁·佛密支和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熱心地談着，話達到他耳朵裏來：

「那是不可可能的，把兩個人都釋放！第一，整個的事情是自相矛盾。若是他們作的，他們爲什麼叫門房？自己告自己麼？或者是當作一種蒙人手段麼？不能，那未免太刁狡了！並且，大學生泊思特尼亞珂夫進去時，在大門跟前兩個看門的和一個婦人都看見了。他和三個朋友一起走，他到大門跟前才離開他們，他當朋友們面向門房打聽住戶。請問，若是他懷着那樣一個目的去的，他會問住戶麼？至於珂黑呢，他在未往老女人那里去以前，在下面銀匠店裏過了半個鐘頭，而且他是正在七點三刻離開他的。那麼試想……」

「但是原諒我，你如何解釋這種矛盾呢？他們自己說他們叩門，門在鎖着；然而三分鐘之後，他們和門房一起上去的時候，結果門在開着。」

「正是這樣；兇手一定在那里，把自己門在裏面；倘若珂黑不是笨驢，自己不去找門房，那麼他們必定把他捉住了。」他「一定利用這個空時下樓，不知用

什麼法子從他們旁邊溜過去。珂黑用兩隻手在他自己身上畫十字，說：「若是我在那里，他怕要跳出來，用斧頭把我也結果了。」他要行一個感恩禮——哈，

「哈！」

「沒有人看見兇手麼？」

「他們很可以沒有看見他的；那住宅是一個照例的挪亞方舟，」書記長正在聽着，便說道。

「那是顯然的，十分顯然的，」尼科丁·佛密支熱烈地重複說道。

「不，一點也不是顯然的，」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堅持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拿起禮帽，向門前走去，但是他沒有走到門口……

當他恢復了意識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有人在右邊扶着他，同時另外還有一個人站在左邊，拿着盛黃水的微黃色的玻璃杯，尼科丁·佛密支站在他前面，專心地看着他。他從椅上站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你有病麼？」尼科丁·佛密支厲聲地問道。

「他簽名的時候，他幾乎都拿不住筆，」書記長說着，歸回原位，又拿起他的公文來。

「你病得很久了麼？」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從他的座位上喊道，他在那里也翻閱着文書，自然，他在病人暈倒的時候，也來看他，但是當他復原的時候，他立刻回座了。

「從昨天起……」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回答道。

「你昨天出門了麼？」

「是的。」

「你帶着病出去的？」

「是的。」

「在什麼時候？」

「約在七點多鐘。」

「你往那裏去，我可以問麼？」

「順着大街走。」

「簡短清楚。」

拉思科里涅珂夫白得如手巾一般，鋒利地，急促地回答，在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的注視之前，並未低下他的烏黑的炯炯的眼睛。

「他幾乎都站不直。你還……」尼科丁·佛密支開口道。

「沒有關係！」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很特別地聲言道。

尼科丁·佛密支本要再說，但是瞥眼一看書記長也正非常注目地看着他，他便不說話了。忽然都沉默起來。這是很奇怪的。

「那麼，好吧，」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結束道，「我們不阻留你。」

拉思科里涅珂夫出去了。他離開時聽見熱烈談話的聲音，而且超乎一切地傳出尼科丁·佛密支的疑問的話聲。在大街上他的眩暈完全消失了。

「搜查，——立刻便要有一番搜查，」他向自己重複說着，趕緊回家去。「強盜們！他們疑心！」

他先前的恐怖又完全把他征服了。



## 第二章

「倘若已經搜查了怎麼辦呢？倘若我發現他們正在我的房裏怎麼辦呢？」

但是這里便是他的房子。其中什麼事情什麼人都沒有；沒有人往裏窺過。就連那思泰莎都沒有到他房子去。但是天呀！他如何能將這些東西放在洞裏呢？

他向牆角跑去，把手放進牆紙裏面去，把東西扯出來，把他的口袋都裝滿。

共總有八件：兩個小盒，裝着耳環或那一類的東西，他差不多沒有注意去看；其次便是四個小皮匣子。還有一條鏈子，僅僅裹在報紙裏。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包在報紙裏，看來好像是勳章……他把牠們裝進他的外套的各個口袋裏，和他還剩下的褲口袋裏，儘量少惹人注意。他把錢袋也拿着。于是他走出房去，這次就讓門大開着。

他急速地果決地走着，雖說他覺得昏亂，他還明白。他怕追蹤，他怕再過半點鐘，或者再過一刻鐘，跟踪他的命令便要下來了，因此無論如何，他必須在那時以前把一切痕跡隱藏起來。在他還餘下點力量，有點推想力的時候，他必須把一切東西都收拾好……他往那里去呢？

那早已決定了：『把牠們扔到河裏去，一切痕跡便都丟在水裏，事情便完了。』這樣他在他不省人事的那夜便決定了，那夜他有幾次衝動要起來去，「趕快，把一切東西都扔掉」。但是要把這事完結，結果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順着葉喀德琳娜河徘徊了半點或半點多鐘，向往河邊去的台階看了幾次，但是他想不到實行他的計劃；不是木筏放在台階邊沿，女人們在那上面洗衣服，便是船隻在那裏下錨，而且到處擠的都是人。並且，他從岸上各方都可以被人看見，被人注意：一個人故意走下去，站住，把什麼東西扔到河裏去，那便看來可疑。而且倘若盒子不沉却轉而漂着怎麼辦呢？而且牠們自然要漂着的。甚至於事實上，他所遇見的每個人都彷彿望着，打量着，好像他們除開注意他而外，什麼事做的都沒

有似的。「這是爲什麼，或許是我的猜想麼？」他想到。

最後，往尼瓦河去或者好些這意思打動了他。那里沒有這麼多的人，他便少受注意，而且在各方面都方便些，尤其是那離的遠些。他忽然奇怪他如何能徘徊了好半點鐘，在這個危險地方煩惱焦急，先前想不起來呢。那半點鐘他爲一個不合理的計劃浪費了，只是因爲那件事是他在不省人事時決定的！他變得非常心不在焉，迷惘，他瞭解這一點。他確實必須趕快！

他順着V大街向尼瓦河走去；但是在路中另一個念頭打動了他。「爲什麼往尼瓦河去呢？往遠遠的什麼地方去不好麼？再往島上去，在一個幽靜的地方，在樹林裏或一棵灌木下把一切東西都埋起來，莫非那樹木能看見麼？」雖說此刻他覺得自己不能作明白的判斷，但這意思在他看來彷彿是不錯的。

但是命定不該往那里去，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因爲他走出V大街和廣場去的時候，在左邊看見一條在兩面光牆中往一個院子去的走道。在右手，一進大門，一座四層樓房的沒有粉刷的光牆一直遠遠地通到院子裏。在左手，一面板壁和光

牆平列着伸進院子裏有二十步遠，於是便轉向左方了。這里是一個冷落的隔絕的地方，堆着各種材料。在院子盡頭，一間低矮的，煤污的石砌的棚子從板壁里露出來，顯然是什麼製造廠的一部。

那大概是作馬車的或生鐵匠的棚子，從入口起整個地方都叫煤灰弄黑了。「這里便是扔了就走的地方，」他想到。他沒有看見有任何人在院中，便溜進去，立刻看見靠近大門有一個水盆，如同有着許多工人或車夫的院中所常放的；在上面的板壁上用粉筆寫着在這種情形中常見的話，「此處嚴禁站立。」這更好了，因為這樣他進來便沒有什麼可疑的了。「在這里我能以把東西全扔在一堆，然後走開！」

他的手已經放在口袋裏，又四下望一望，他看見對着外牆，在大門和水盆之間，有一塊沒鑿過的大石頭，或者有六十磅重。牆的那一邊是大街。他能夠聽見行人來往，那地方行人總是衆多的，但是從入口看不見他，除非有人從大街上進來，那確實是很可以扯着的，因此便需要趕快。



他向着石頭彎下身子，用雙手緊緊搬住石頭上部，用全力把牠翻過來。在石頭下有一個小坑，他立刻把口袋里的東西都倒往那里去。錢袋在頂上面，然而坑還沒有填滿。然後他又搬住石頭，一扭把牠推回原來的位罝，不過稍微高一點。但是他刮起四圍的土，並且用腳在邊沿上按壓。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于是他走出去，轉身來到廣場中。又是一陣劇烈的，幾乎受不了的喜悅控制了他片刻，如同方才在警察衙門裏一樣。「我把痕跡埋了！誰個，誰個能想起來往那塊石頭下去看呢？或許，那石頭是從房屋建築以後就放在那里，而且還要放那麼多年的。而且即使被發見了，誰想到我呢？這事全完了！沒有線索可尋！」他大笑起來。不錯，以後他記得他曾作了一種無力的，神經質的，無聲的笑，他從廣場穿過時，始終老是笑着。但是當他來到兩天以前他在那遇見那個女子的K蔭路的時候，他的笑忽然止住了。別的思想潛入他的心中。他忽然覺得，要去經過他在那個女子走後，曾坐在那上面沉思的長凳，未免討厭，而且要去撞見他曾給他二十個戈貝克的帶鬚的巡警也很難受：「可惡的東西！」

他走着，忿怒地精神渙散地四下望着。他所有的思想現在彷彿縈繞着主要的一點，他覺得真正有這樣的一點，現在，現在，他獨自面對着這主要的一點——而且在近兩個月間這是頭一次。

『滾牠的吧！』他在一陣不能管束的暴怒中，忽然想道。『若是牠開始了，牠就開始了。滾牠的新生活吧！天爺，這是多麼愚蠢！……我今天說了些什麼樣的謊話呵！我如何卑鄙地向那個討厭的伊利亞·彼得羅維支搖尾乞憐呵！但那是完全的傻行爲，我要唾罵他們，也要唾罵我曾向他們搖尾乞憐！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忽然他停住了；一個新的，完全沒有料到的，極簡單的問題攪擾他而且痛苦地使他驚愕。

『倘若一切事情都真正是深思熟慮而後作的，不是糊塗人作的，倘若我真正有一個確實固定的目的，我却甚至於並沒有往錢袋裏一瞥，並不知道那裏有什麼東西，（爲着那我受了這些苦楚，意識地從事作這種卑鄙，醜齷，下流的事情，）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而且我還要立刻把錢袋和那些我並未看見的東西一起都扔到水裏去，……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的，那是這樣，那全是這樣。然而這他先前都知道，而且就是當夜間無猶豫無斟酌決定了的時候，這於他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好像一定要這樣似的，好像一點不能別樣似的。……是的，他全知道，全明白；就是在昨天，當他對着箱子，把首飾盒子從裏面扯出來的時候，還沒有這樣決定……是的，就是這樣的。

「那是因爲我病的很，」他最後鬱悶地決定道，「我自尋苦惱，我並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事。……昨天和前天和這些時，我都在自行煩惱。……我將痊愈，我就不煩惱了。……但是倘若我一點也不痊愈怎麼辦呢？天爺，我是何等討厭這一切呵！」他不休息地往前走。他極想什麼分心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去試一試。一種新的，不能克服的感觸每分鐘越發越發把他控制了；這是對於圍繞他的一切東西發生一種無限的，幾乎是生理的反感——一種頑固的，憤怒的

憎恨情感。他所遇見的人，他都討厭——他討厭他們的臉孔，他們的舉止，他們的動作。若是任何人向他說話，他覺得他會吐他或者咬他一口。……

「他走到小尼瓦河岸上，靠近往瓦西里耶夫斯基島去的橋跟前，忽然站住了。『哦，他就住在這裡，在那個住宅裏，』他想，『哦，我並無心到拉如密亨這裡來！又是這麼一回事。……不過，要知道是很有趣的；我是故意來的，還簡直是碰巧走到這裡來的呢？反正一樣，我前天說過，在「那天」以後便去看他；唔，這樣我一定要來的！彷彿我現在不能走進去……。』」

他上到第五層樓拉如密亨的房屋來。

後者在家，在他的樓頂上，那時正忙着寫東西，他自己把門開了。他們有四個月彼此都沒有見面。拉如密亨坐着，穿着一件破的寢衣，光腳穿着拖鞋，沒有梳頭，沒有刮臉，沒有洗臉。他的臉孔顯出驚異來。

「是你麼？」他喊道。他上下看着他的同學；於是稍停片時之後，他用嘴吹嘯子。『這樣窮困麼！怎麼，老兄，你比我還窮呀！』他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

破衣服，繼續說道。「來坐下，你累了，我相信。」

當他倒在漆布的土耳其式沙發（那沙發甚且比他自己的還糟）上的時候，拉如密亨立刻便看出來他的客人是病了。

「你病的厲害，你知道麼？」他開始試他的脈。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手推開。

「不需要，」他說，「我來了……爲着：我沒有書教。……我想要，……但是我並不要教書。……」

「但是我說！你是昏迷的，你知道！」拉如密亨仔細地注視着他，說道。

「不對，我並不昏迷。」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沙發上起來。當他上樓往拉如密亨房去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他要面對面會着他的朋友的。現住，一剎那間，他知道了，他在那時所最不願的事情，便是在這整個的世界上和任何人面對面。他的脾氣發作了。他剛邁過拉如密亨的門限，他幾乎氣自己氣死了。

「再見，」他猝然說，向門前走去。

「站住，站住！你個怪傢伙！」

「不要，」拉思科里涅珂夫說，又把他的手推開。

「那麼你個鬼幹什麼來呢？你是瘋了麼，還是怎麼？你這……幾乎是侮辱人！我不讓你像這樣走。」

「唔，我到你這里來，是因為我知道除了你，別的人不能幫忙……開始……因為你比任何人都仁慈些——我的意思是說，都聰明些，能夠判斷……然而現在我想我什麼都不需要了。你聽見麼？一點什麼都不需要，……什麼人的幫忙……什麼人的參與都不需要。我憑我自己……一人。這就夠了。讓我安靜吧！」

「停一下，你個打掃煙突的！你完全是一個瘋子。你愛怎麼辦吧，我可不管。我沒有教書，你知道麼，我並不管，但是有一個書店老板赫魯維摩夫——這就代替教書了。拿五處教書來我都不願換他的。他辦着一種出版事情，印行自然

科學課本，銷行多麼廣呵！就是那些書名便值錢呵！你總是說我是一個傻瓜，但是老天爲證，老兄，還有比我更大的傻瓜呢。現在他也上了圈套，他什麼都不懂，自然是我鼓勵他。這裡是德文原著的兩部分（兩張紙）——按我的意見看來，都是頂淺薄的胡吹；簡而言之，那書討論「女子是不是人」這個問題。自然，勝利地證明了女子是人嘍。赫魯維摩夫要把這本著作出版，當作對於婦女問題的一種供獻；我在翻譯着；他將把這兩部半（兩張半紙）擴充成六部（六張紙），我們將弄半頁長的一個華美的書名，把牠出版，定價半塊盧布。那就可以了！這部由他付我六塊盧布，這短工努力做完可得十五塊盧布，我已經預支了六塊盧布。我們把這書弄完的時候，我們便要開始翻譯關於鯨魚的書，以後再從懺悔錄卷二中譯些最無味的嘮叨，那些是我們記出來要譯的；有人告訴赫魯維摩夫，說盧梭是一個拉吉舍夫一流的人。你可以相信，我並不反對他，滾他的吧！唔，你願譯「女人是不是人？」的第二部麼？若是你願譯，就把這德文和筆和紙——這些都預備了，並拿三塊盧布去；因爲我既然從全部，第一部和第二部，預支了六塊盧布，

便當有三塊盧布分歸你。你把這部弄完的時候，你還有三塊盧布。請你莫要以爲我是幫你一個忙。十分相反，你剛一進來我便想你如何能幫我忙了；第一，我在拼音上不行，第二，我德文有時簡直不成，因此我寫下去的時候，大部份都是我編的。唯一的安慰便是這樣還要好些。不過誰能說呢，或者這不會好些，而要壞些……你接收不接收？」

拉思科里涅珂夫默然地接收了德文書頁，接收了三塊盧布，一言不發出去了。拉如密亨在他後面驚異地瞅着。但是當拉思科里涅珂夫到下一條大街上的時候，他忽然轉身回來，又上樓到拉如密亨房去，把德文文章和三塊盧布放在棹上，又走出去，還是一言不發。

「你是發狂了，還是怎麼？」拉如密亨最後惹火了，喊道。「這是什麼一齣滑稽劇？你也要把我弄昏了……你爲什麼來看我，該死？」

「我不需要，……翻譯，」拉思科里涅珂夫從樓梯上喃喃道。

「那麼你個鬼需要什麼呢？」拉如密亨從上面喊道。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默

然地大樓。

「嘿！你住在那里？」

沒有回答。

「唔，那麼滾你的吧！」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已經邁到大街上來了。在尼古拉夫斯基橋上，一件非常不快意的事情使他又完全恢復了意識。一個馬車夫向他喊了兩三次之後，用他的鞭子在他背上用力地抽撻一下，因為他幾乎撞到馬的旁邊了。這鞭子撻得如此使他狂怒，他便向欄杆奔去（不知為什麼緣故，他在橋的正中走着，那裏是車馬走的，不是行人走的）。他忿怒地握拳磨齒。自然，他聽見四圍大笑了。

「鞭的對！」

「我敢說是一個扒竊。」

「假裝喝醉了，一定的，故意鑽到車輪底下；你必須對他負責。」

「就是那麼一回事，先生，就是那麼一回事。」

但是當他在欄杆旁邊站着，還忿怒地無意義地望着向後去的馬車，他摸着背，忽然覺着有人塞錢到他的手裏。他看一看：是一個帶着包頭，穿着羊皮鞋的中年婦人，帶着一個女郎，大概是她的女兒，戴着帽子，拿着綠傘。

「奉基督的名，拿着吧。」

他拿着了，她們往前走。這是一塊當二十戈貝克的錢幣。從他的服裝和外表來看，她們很可以把他當作一個街上要錢的乞丐，二十戈貝克的賜與，無疑的是因爲挨了一鞭子才得到的，那一鞭子使她們替他可憐。

他手握着一二十戈貝克，往前走了十步，便轉身面對尼瓦河，向皇宮望去。天空沒有一點陰雲，河水幾乎是蔚藍色的，這在尼瓦河是十分少有的。從離教堂約二十步遠的橋上看得最好的那大禮拜堂的圓頂，在日光中閃耀着，在清爽的空氣中，那上面各種裝飾都能以清楚地分辨出來。鞭打的疼痛消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已把那事忘記；一個不安而且不十分清晰的思想，現在完全把他佔據了。他站着不動，長久地專心地注視着遠方；這塊地方于他特別熟悉。當他上大學的時候，

他有百來次——普通都是在回家路上時候——在這塊地方站着不動，凝視着這真正宏麗的奇觀，幾乎總是對於這奇觀所引起他的一種渺茫的不定的情緒，發生驚異。這讓他冷淡得奇怪；這華麗的景象對於他是空漠的，無生命的。他每次對於他的陰沉的曖昧的印象發生驚奇，然而因為不信任自己，便不去找解釋了。他突然地回想起那些舊的疑問和躊躇，而且在他看來彷彿他現在把牠們回想起來，並非偶然的事。這打動他，使他覺得奇怪，他會像先前一樣站在同一塊地方，彷彿他真正以為他能想同一件事情，不久以前曾使他發生興趣的那些同一的題目，同一的情景。他覺得這幾乎可笑，然而這還絞他的心。所有他的舊的既往，他的舊的思想，他的舊的課題和主意，他的舊的感想，這一切的景象，和他自己，和一切，一切……——所有那一切現在在他看來，都埋在腳底下，深深地隱藏起來看不見了。他覺得他彷彿飛到上面了，一切東西都從他的視線消逝了。不自覺地把手一動，他忽然覺着握在拳頭裏的錢幣。他伸開手，注視着錢幣，手膀一揮把牠扔到水裏去了；於是他轉身回家去。此刻他覺得彷彿一把剪刀把他自己和一切

人，一切事物都割斷了似的。

當他到家的時候，黃昏逼近了，可見他大約走了有六個鐘頭。他如何和從那裏回來，他並不記得。脫了衣服，抖着像一匹跑得太厲害了的馬樣，他在沙發上躺下，扯他的大衣蓋在身上，立刻沉入于忘懷之境了。……

當他被一陣怕人的呼號驚醒的時候，天色已經昏暗。天爺，這是怎樣的呼號！這樣不自然的聲音，這樣慟哭，哀號，切齒，眼淚，拳打，和咒罵，他從來沒有聽見過。他絕想不到有這樣的殘忍，這樣的瘋狂。他恐怖地在床上坐起來，時時刻刻地感覺着昏迷和痛苦。但是打架，哀號，和咒罵的聲音越來越大。接着使他極端驚駭，他聽見他的女老板的聲音。她迅速地，急忙地，不接氣地，慟哭，喊叫，哀號，因此他聽不出來她說些什麼；無疑地她是央求不要打她了，因為她在樓梯上挨了毒打。打她的人的聲音，因為惡狠和忿怒，那麼怕人，幾乎成蛙的叫聲；但是他也在說些什麼話，一樣迅速地含糊地急言亂語。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發抖起來；他認出那是誰的聲音了——那是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的聲音。伊里

賤。彼得羅維支在這裡打女老板！他在踢她，用她的頭撞樓梯——那是明明白白的，那從聲音，從哭喊和捶打可以知道的。這是怎麼一回事，世界顛倒了麼？他聽得見人們成羣地從各層樓從各樓梯跑來，他聽見話聲，呼喊，叩門，撞門。『但是怎麼，怎麼，這如何能夠呢？』他重複說到，真正以爲自己發瘋了。但是並不是，他聽得太清楚了！那麼其次他們便要到我這裡來，『因爲無疑地……這全是爲着那件事……爲着昨天……。天爺！』他本想用門梢把門扣上了，但是他舉不起手來……並且，那也沒有用。恐怖像冰一般捏着他的心，使他苦痛，使他麻木。……但是終于這一切喧囂經過繼續着有十分鐘之後，開始漸漸平靜下去了。女老板哭泣着，呻吟着；伊利亞·彼得羅維支還在威嚇和咒罵。……但是最後他也好像沈默下去，現在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他能夠走了麼？老天！』他是走了，而且現在女老板也在走開，還哭泣着……于是她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現在衆人正從樓梯回房去，喊着，爭論着，彼此大聲講說着，揚聲喊嚷，低聲耳語。他們一定有許多人——幾乎所有這座房子的同住人都在那里。『但是，天爺，這

如何能夠呢！他爲什麼，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疲乏的倒在沙發上，但是不能閉眼。他躺了半個鐘頭，處在這樣的苦痛裏，感覺着這樣一種無限的難堪的恐怖，爲他先前從未經驗過的。忽然一道亮光射入他的房中。那思泰莎拿着一支蠟燭，一盤湯進來。她仔細地看着他，知道他不是睡着，便把蠟燭放在棹上，開始把她所拿來的東西——麵包，鹽，一個盤子，一把匙子——擺起來。

「我證明，你從昨天以後什麼東西都沒有吃。你整天四下遊蕩着，你在發熱病地抖着。」

「那思泰莎……他們爲什麼打女老板？」  
她注意地看着他。

「誰打女老板？」

「就是剛在……半個鐘頭以前，副所長伊利亞·彼得羅維支在樓梯上……」  
他爲什麼那樣打她……  
……他爲什麼到這裏來？」

那思泰莎細細觀察他。沉默着，皺着眉，她細細觀察了好久。他對於她觀察的眼睛，覺得不安，甚且發驚。

「那思泰莎，你爲什麼不說話？」他最後用一種軟弱的聲音怯懦地說道。

「這是血，」她最後輕輕回答，好像向她自己說話似的。

「血！什麼血？」他喃喃着，臉變白了，身子向牆移動。

那思泰莎還是看着他，不說話。

「沒有人打女老板，」她最後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聲言道。

他凝視着她，幾乎出不出氣了。

「我自己聽見的。……我並沒有睡熟……我在坐着，」他更怯懦地說道。

我聽了好久。副所長來了。……人們從各屋裏跑出來到樓梯上來。」

「沒有人到這里來。那是血在你的耳朵裏叫。當血沒有出路的時候，牠便凝

結起來，你就開始胡思亂想了……你要喫點東西麼？」

他沒回答。那思泰莎還站着躬身對着他，注視着他，沒有走開。

「給我點水喝……那思泰莎。」

她下樓去，拿來一個白色的磁盃盛着水；以後他就不記得了。他僅僅記得嚙下一小口涼水，並洒了水在他的前胸。於是接着便忘却一切了。



## 第三章

不過，他病的時候，始終他並不是完全不知不覺；他是在一種發熱病的情況中，有時昏迷，有時一半知道。他以後記起來許多。有時他覺得彷彿有許多人圍繞着他；他們要把他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關於他有許多的爭辯和討論。忽爾剩他獨自在房裏；他們都怕他，都走開了，僅僅偶爾把門開一個縫看一看他；恫嚇他，人們低地聲商量什麼事情，笑着，戲弄着他。他記得那思泰莎時常在他旁邊；他還辨別出另一個人，這人他彷彿很熟，不過他記不得他是誰，這使他惱怒，甚至使他哭起來。有時他覺得他在那里躺了一個月了；有時完全彷彿是同一天的時間似的。但是「那件事」——「那件事」他完全忘記了，然而每分鐘他都覺得他把他所應當記得的什麼事情忘了，他于是煩惱，苦痛，想要記起來，他呻吟

着，急得發狂，或者陷入怕人的難受的恐怖中。于是他掙扎着起來，本想要跑開，但是有人老是川力阻止他，他又回復到軟弱和忘却的情況中。最後他回到完全的意識狀態了。

這件事在上午十點鐘發生的。在晴朗的日子，太陽在那時刻總是照進房來，射一道光在右邊牆和靠近門的房角上。那思泰莎站在他的旁邊，和另一個人一塊兒，一個完全的生人，他很好奇地看着他。他是一個青年人，長着鬚鬚，穿着一件短腰的大衣，看來好像一個跑街。女老板在半開的門前向裏面偷看。拉思科里涅珂夫坐起來了。

「這是誰，那思泰莎？」他指着那青年人，問道。

「我說，他是清醒了！」她說。

「他清醒了，」那人應聲道。斷定他是恢復了意識，女老板便把門關上不見了。她總是腆腩，怕談論，怕講話；她是四十來歲的人，一點也不難看，肥胖壯健，有着烏黑的眼睛和睫毛，因為胖和懶而性情和善，並且怕羞得厲害。

「你……是誰？」他繼續向那人追問。但是在那時門又打開了，拉如密亨稍躬點腰進來，因為他的身材很高。

「這是什麼樣的一間船艙！」他喊道。「我老是撞頭。這也叫做住宅麼！那麼你清醒了，老哥，不是麼？我剛才聽巴賢加告訴我這個消息。」

「他剛才蘇醒過來，」那思泰莎說道。

「剛才蘇醒過來，」那人帶着一陣微笑，應聲道。

「您是哪位？」那人向拉如密亨忽然問道。「我姓弗拉如密亨，請指教；我並不姓拉如密亨，如同別人所常叫的，而是姓弗拉如密亨，我是一個大學生，貴族的後代，他是我的朋友。請教您？」

「我是從敝號，謝羅伯夫商家那里來的跑街，我來有事。」

「請坐下。」拉如密亨自己在棹子別一邊坐下。「你蘇醒過來了，這很好，老兄，」他繼續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在上四天你差不多什麼東西都沒有吃，沒有喝。不錯，曾經給你送過一點茶。我帶饒塞毛夫來看你兩次。你記得饒

塞毛夫麼？他仔細把你查看過後，立刻說一點不嚴重——有什麼東西打擊了你的頭腦。一種神經的錯亂，飲食不好的結果，他說你用的啤酒和紅羅葡不夠，但是，一點不厲害，就要過去，你就要好的。饒塞毛夫是真行！他開始有名氣。哦，我不就誤你，」他又向跑街說道。「請你說明你有什麼事，好吧？你一定要知道，羅提亞，這是他們從商行派來的第二次了；但是上次是另一個人，我和那人談過話。先前來的是誰？」

「那是前天，我冒昧說，若是你歡喜，先生。那是亞利克舍·塞米阿羅維支；他也在我們商行作事。」

「他比你靈活些，你以為如何？」

「是的，實在，先生，他比我有才幹。」

「是的；請往下說吧。」

「受令堂的請求，憑着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瓦如洵（我以為你聽見過他的姓名不止一次了），從我們商行送來一筆滙款給你，」那人向拉思科里涅珂夫

開言道。「若果你是在清醒的情況中，我有三十五塊盧布交給你，因為塞米昂·塞米阿諾維支受有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他受令堂的請求）的吩咐，叫他這樣辦理，和先前的情形一樣。你認識他麼，先生？」

「是的，我記得……瓦如洵，」拉思科里涅珂夫凝思地說道。

「你聽見了，他認識商人瓦如洵，」拉如密亨喊道。「他是在清醒的情況中呀！我看你也是一個聰明的人。唔，聽聰明話總是令人高興的。」

「那就是瓦如洵先生，亞法那綏·伊凡諾維支。受令堂的請求，她先前曾有一次同樣地經過他匯給你一筆款項，他這次也沒有拒絕，幾天以前送通知給塞米昂·塞米阿諾維支，要他交給你三十五塊盧布，祝您早日健康。」

「這個「祝您早日健康」是你所說的最動聽的話，不過「令堂」說得也並不壞。那麼現在你說怎樣辦呢？他是完全清醒或者不是完全清醒呢？」

「那是不錯的。只要他能在這個紙條上簽字就行。」

「他能夠畫他的姓名的。你把簿子帶來了麼？」

「是的，簿子在這裏。」

「把簿子給我。這裏，羅提亞，坐起來。我把着你。拿筆給他畫上「拉思科裏珂夫」。因爲此刻，老兄，錢對於我們比糖水還甜。」

「我不要，」拉思科里珂涅夫把筆推開，說道。

「怎麼不要？」

「我不簽字。」

「媽的，見鬼，不簽字怎麼行？」

「我不要……那錢。」

「不要那錢！得，老兄，那是胡說，我作證人。請你莫要着急，這只是因爲他又神經錯亂了。但是這樣的事，在他清醒的時候，也是很平常的。……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我們將指揮他，更簡單地說，就是拿他的手，他就簽字了，來  
『』

『但是我能夠再來一次的。』

「不必，不必。我們爲什麼要麻煩你呢？你是一個有判斷力的人。……羅提亞，莫要逗留你的客人了，你看他在等着哩，」他正經地預備去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手。

「住手，我自己來簽，」後者說着，拿筆便把他的姓名簽上了。跑街拿出錢來，然後走了。

「好極了！老兄，你想吃東西麼？」

「想吃，」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有什麼湯麼？」

「昨天的有一點，」那思泰莎答道：她還在那裏站着。

「裏面有馬鈴薯和米，是不是？」

「是的。」

「我記得爛熟。把湯端來，並給我們點茶。」

「就拿來。」

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深度的驚奇，和一陣抑鬱的無意義的恐怖，看着這一切。他決心安靜着，看要發生什麼事。「我相信我並非不省人事。我相信這是事實……」他想到。

兩分鐘後那思泰莎端着湯回來了，聲言茶立刻就預備好了。和湯一起他還帶來兩把匙子，兩個碟子，鹽，胡椒，芥子（牛肉上用的），等等。這些調味的東西好久都沒有這樣地拿來了。布是乾淨的。

「那思泰莎，若是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要送兩瓶啤酒上來給我們，那是不錯的。我們能以喝完。」

「唔，你是一個辣手，」那思泰莎喃喃着，她離開身照他的吩咐做去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還是粗野地緊張地凝視着。同時，拉如密亨往沙發上，靠他的身邊坐下，雖說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坐起來，他還像熊一般蠢笨地用左臂摟着他的頸子，而且用右手喂他一匙湯，在上面吹着，好使湯不至于燙了他。但是湯僅僅是溫的。拉思科里涅珂夫貪慾地嚥了一匙下去，於是第二匙，於是第三匙。但

是拉如密亨又喂他幾匙湯之後，他忽然停住了，說他一定要問饒塞手夫他應當不應當還多吃些。

那思泰莎拿着兩瓶啤酒進來。

『你們要喝茶麼？』

『要的。』

『快滾，那思泰莎，拿點茶來，茶我們沒有特許也可以喝的。但是啤酒來了！』他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把湯和肉拉到自己面前，開始吃起來，彷彿他有三天沒有吃飯似的。

『我訴你，羅提亞，以後我每天在這裡要像這樣喫飯，』他嘴裏滿塞着牛肉，咕嚕道，『這全是巴賢加，你親愛的小女老板，她按排的，她愛替我作任何事情。我並不要，但是自然我也不反對。現在那思泰莎拿茶來了。她是一個活潑的女子。那思泰莎，親愛的，你不喝點啤酒麼？』

『滾你的胡說亂道吧！』

「那麼，一杯茶如何？」

「一杯茶，或者可以。」

「倒吧。且慢，我自己來給你倒，坐下。」

他倒了兩杯，離開他的飯棹，又坐在沙發上。像先前一樣，他左膀樓着病人的頭，扶他起來，一匙一匙喂他茶喝，又不斷地殷勤地吹着每匙茶，彷彿這種程序對於他的朋友的痊癒是主要的，最有效的方法似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句話不說，也不抵抗，雖然他覺得十分有氣力，足以不要扶助便能在沙發上坐起來，而且不僅能拿一隻茶杯或一把匙子，並且甚至可以走路。但是由于某種奇怪的，幾乎是獸性的刁狡，他立意暫時隱瞞着氣力，裝模作樣，若是必須的話，假裝還沒完全清醒，以便傾聽，探查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然而他不能夠制服他的厭惡心：他吮了十匙茶以後，忽然把頭抬開，任意地把匙子推開，又倒在枕頭上。現在他頭下的確有真正的枕頭了，帶乾淨枕套的絨毛枕頭；這他也看見了，而且注意了。

「巴賢加今天一定要給我們送來些糖莓醬，因為要給他作點茶喝，」拉如密亨說着，回到他的椅子上，又喝起湯和啤酒來。

「他到那里給你們弄莓子？」那思泰莎問道，她的五個伸長的手指捧着一個碟子，她從糖渣里擠出茶來喝。

「她將在舖子裏買到的，我的朋友。你看，羅提亞，在你躺着睡的時候，種種事情都發生了。當你那樣詭計地忽然離去，不留地址的時候，我覺得十分生氣，決定要把你找到，懲罰你。當天我就着手。我是如何地四下跑，打聽你啊！你的這個寓所我忘了，不過我從來也不記得，因為我並不知道；至于你的老寓所呢，我僅能記得那是在哈拿毛夫住宅的五角街。我老是設法找那個哈拿毛夫住宅，以後結果找到的並不是哈拿毛夫的，而是布赫的。人們有時地把音弄亂了！因此我發了脾氣，第二天我到「住址詢問處」去搥一搥，試想，兩分鐘之間他們便把你查到了！你的名字記在那裏哩。」

「記在那裏！」

『我以爲是的；然而一位將軍珂白洛夫，當我在那里的時候，他們却找不着。唔，那是一個長的故事。但是我剛一到這個地方，立刻便知道了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所有的，老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那思泰莎在這裡要告訴你的。我認識了尼科丁·佛密支和伊利亞·彼得羅維支，看門人和薩米陀夫君，亞力山大·格里高利維支（警察衙門裏的書記長），最後結識了巴賢加，幾乎要和她舉行婚禮，那思泰莎在這裡知道。……』

『他用好話騙她，』那思泰莎喃喃着，狡猾地微笑着。

『你爲什麼不把糖放在茶里，那思泰莎·尼奇夫羅佛那？』

『你個狗東西！』那思泰莎忽然喊道，嗤嗤地笑起來了，『我不是尼奇羅夫佛那，而是彼得羅夫那。』當她停止了笑的時候，忽然繼續說。

『我要把牠記下來。唔，老兄，我且把長故事縮短吧，我那天本進來要在這里正式大鬧一場的，要把這地方所有的固執傢伙都剷除，但是巴賢加得勝了。老兄，我並沒有料想到看她原來如此……惹人喜歡，呵，你以爲如何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但是他還老是眼釘着他，充滿了驚愕。

『一切都適意，實在，在各方面都不錯，』拉如密亨並不爲他的沉默而覺得侷促，繼續說道。

『呵，你個狗東西！』那思泰莎又尖聲喊道。這段談話使她說不出來地歡喜。

『老兄，你起初不正正當當地幹，那是一件可惜的事。你應當另樣地對待她。她是一個最不可思議的人物，若是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但是我們以後再談她的品格吧。……你如何能讓事情到這樣一個地步，她竟不給你開飯了？而且竟簽那張欠債字據？你一定是瘋了，去簽一張欠債字據。而且竟當她的女兒那達麗亞·葉各洛夫娜活着的時候，允許了婚姻？……但是我看那是一件雅事，我却是一個蠢驢；你要原諒我。但是談到愚蠢，你知道布拉思珂夫亞·巴夫洛佛那並非像你頭一眼看來所想的那麼愚蠢麼？』

『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咕嚕着，眼睛往別處看，但是覺得使談話接續下

去，比較好些。

『她並非那樣，是吧？』拉如密亨喊道，歡喜從他口裏得到了一句回話。『但是她也並不聰明，是麼？她本質上，本質上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我有時十分迷惑，我老實告訴你。……她一定有四十歲了，她說她是三十六，自然她有這樣說的一切權利。但是我起誓我是在理智上評判她，單單從玄學的觀點看來；在我們兩個之間有一種符號相連，一種代數或者是什麼！那我並不懂！唔，那全是瞎說。只是，她看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大學生，你教書的事和衣服都沒有了，而且因為小姐死了，她無須乎把你當一個親戚待，她便忽然害怕起來；而且因為你藏在你的小屋裏，和她斷了一切舊的關係，她便打算把你趕開了。她懷了那個主意好久，但是她惋惜那欠債字據，因為你自己向她担保你母親要償還的。……』

『說那話是因為我卑鄙。……我母親自己幾乎都要向我乞討幾個……我撒一個謊好保持我的寓所……好給我飯吃，』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地清楚地說道。

『是的，你辦的很懂事的。但是最壞的是在這點上契巴洛夫君出來了，他是

一個能辦事的人。沒有他，巴賢加絕想不到做出任何事體的，她太退縮了；但是辦事的人又絕不退縮的，頭一件事他就問一句話，「這次債字據有任何希望得到錢麼？」答話：「有的」，因為他有一個母親，她即使自己挨餓，也願用她的一百二十五塊卹金接濟她的羅提亞的；還有一個妹妹，她願爲着他去當奴隸的。那就是她所希望的。……你爲什麼發驚？現在你的事情所有裏裏外外我都知道了，老朋友——當你是巴賢加的未來的女婿的時候，你對她那麼誠懇，並非白白的，我是以一個朋友的資格來說這話。……但是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吧：一個正直的和富於感情的人是誠懇的；一個辦事的人却「一邊聽邊吃」，而結果吃掉你。唔，於是她當作償付契巴洛夫的錢便把欠債字據轉給他了，他便毫不猶豫地做一種正式的索要。當我聽見這一切事的時候，我想去責罵他，以表白我的良心，但是那時他和巴賢加弄得很融洽，我硬主張把整個事情歸了，答應你還錢。我給你當保人，老兄。你明白麼？我們叫來契巴洛夫，扔給他十塊盧布，從他手裏把欠債字據弄回來，現在「敬將字據奉上」。她現在信任你的話了。這里，拿去，你看我

把牠撕破了。」

拉如密亨把借據放在桌上。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一看他，便一語不發轉身向着牆。就連拉如密亨都感受一陣難堪。

「我想，老兄，」他遲一會說道，「我又做傻事了。我以為要用我的閒談給你開心，然而我相信我僅僅使你生氣。」

「在我不省人事的時候，那原來是你，我不認識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停了一會，並不扭頭，問道。

「是的，你因而勃然大怒，尤其是當我有一次把薩米陀夫帶來的時候。」

「薩米陀夫？書記長麼？爲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地扭過頭來，盯着看着拉如密亨。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惱亂什麼？他想認識你，因爲我向他談了許多關於你的話。……除了從他那里而外，我如何能探出這麼多的事？他是一個身材短小，極好的人。老兄，頭等的……自然，是從他自己那方面看來。現在我們是朋

友了——彼此幾乎每天見面。我搬到這帶地方來了，你知道。我剛搬來。我會有  
一兩次和他一起到路易思·伊凡諾夫那裏去。你記得路易思，路易思·伊凡諾  
夫那麼？

「我在不省人事的時候說了什麼話沒有？」

「我想是說了！你神經錯亂了。」

「我胡說些什麼？」

「還有什麼話問麼！當然是胡說些……。唔，老兄，現在我不浪費時間了。

要去工作。」他從棹旁站起來，拿起他的便帽。

「我胡說些什麼？」

「不算回事！你怕露出什麼秘密麼？莫要自行煩惱；你並沒有說一句關於某  
位伯爵夫人的話。但是你說了許多關於哈叭狗，關於耳環，鏈子，以至關於克  
列斯妥夫司基島，和什麼守門的，和尼科丁·佛密支和副所長伊利亞·彼得羅維  
支的話。另外一件東西對於你特別有興趣，便是你自己的襪子。你哭啼啼說：「

把我的襪子給我。」薩米陀夫在你屋子裏到處找你的襪子，他用他那戴着戒指，抹過香水的小手把你的破布交給你。只是到那時你才安頓，此後二十四小時你都把那無價值的東西握在手中；不能從你手中把牠取下來。現在大概是在你的棉被底下什麼地方。接着你那麼可憐地要你的褲子邊。我們設法找是什麼一種邊，但是我們弄不清。現在講正事吧！這裡是三十五塊盧布；我拿十塊，一兩個鐘頭內還要給你一個賬。同時我要讓饒塞毛夫知道，不過他早就應當到這裡來，因為已經快到十二點了。那思秦莎，我不在的時候，你要常常進來看看，看他是否要喝或者要別的什麼東西。我要自己告訴巴賢加還需要什么東西。再見！」

「叫她巴賢加！呵，你這個不害羞的壞蛋！」當他出去的時候，那思秦莎說道：於是她打開門，站着聽，但是忍不住便跟在他後面跑下樓去。她很熱心要聽他向女老板說什麼話。她顯然十分爲拉如密亨迷住了。

她剛一離開房去，病人便把被子扔開，跳下床，像瘋子一般。他帶着劇烈的、顛簸的焦急，等着他們走開，他好着手做事。但是做什麼事呢？現在，他彷彿故

意把這件事忘記了似的。『天爺，僅僅告訴我一件事吧：他們到現在知道那件事或者不知道？倘若他們知道，在我躺着睡的時候，只是假裝着，戲弄我，接着他們便進來告訴我，那事好久以前便發現了，他們只是……我現在怎麼辦呢？就是這件事我忘記了，好像故意似的；立刻之間便忘了，剛才還記得！』

他站在房屋的中央，在苦痛的迷惑中四下凝望着；他走到門跟前，打開，傾聽；但是那並非他所要做的事。忽然，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他跑到那紙裏有洞的牆角去，開始察看，把手放進洞裏去，摸着——但那並不是的。他往爐子跟前，去，打開，開始在爐灰裏翻尋；他彈子的磨壞的邊和從口袋上割去的破布，還放在那里，正如他扔的時候一樣。那麼是沒有人看過了！於是他記起拉如密亨剛才告訴他的襪子。不錯，襪子放在沙發上，被子下面。但是沾上了許多灰塵和物，薩米陀夫在那上面看不見什麼東西的。

「呸，薩米陀夫！警察衙門！我爲什麼被傳到警察衙門去呢？公文在那里？呸！我弄亂了：那時需要我去！那時我也查看了襪子，但是現在……現在

我病了。但是薩米陀夫來幹什麼呢？拉如密亨爲什麼把他帶來呢？」他喃喃道，又無力地坐在沙發上。「這是什麼意思呢？我還是不省人事呢，還是這是真的呢？我相信這是真的。……呵，我想起了……我一定要逃跑！趕快逃跑。是的，我一定，我一定要逃跑！是的……但是往那里逃跑呢？我的衣服在那里？我的靴子沒有了！他們拿走了！他們藏起來了！我明白！呵，這是我我的上衣——他們遺漏過去了！這里是錢在桌上，感謝上帝！這里是欠債字據。……我要拿錢走，另租一個寓所。他們找不到我的！……是的，但是「住址詢問處」呢？他們找到我的，拉如密亨要找到我的。不如完全跑掉吧……遠遠地……到美洲去，滾他們的吧！而且把欠債字據拿着……到那里要有用的。……別的我還要拿什麼東西呢？他們以爲我有病！他們不知道我能走哩，哈——哈——哈！我從他們眼睛裏能夠看出他們一切都知道了！但願我能下樓去！然而倘若他們在那里佈置有守衛人——有警察，怎麼辦呢！這是什麼，茶麼？呵，這里剩的還有啤酒哩，半瓶，涼的！」

他抓起酒瓶，那瓶還剩有一整杯酒，他帶着滿足地一飲而盡，彷彿去熄滅他

胸中的火燄似的。但是在另一分鐘後，酒力到他的頭上去了，一陣微微的甚且舒服的顫抖從他的脊背傳下去。他躺下，拉棉被蓋在身上。他的不健全的不連貫的思想變得越發越發不相關連，不久一陣輕快的舒服的瞌睡上來了。他帶着樂趣地，把頭藏到枕頭裏，把那代替破舊大衣的軟棉被更緊緊地裹在身上，輕輕地嘆着氣，沉入養神的深深的酣睡中了。

他聽見有人進來，便驚醒了。他睜開眼，看見拉如密亨在門口站着，猶豫不定是進來還是不進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迅速地從沙發上坐起來，凝視着他，好像努力要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呵，你不睡麼，我在這裏！那思泰莎，把包袱拿進來！」拉如密亨向下面喊道。「我立刻就要向你報賬。」

「什麼時候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問道，不安地四下望。

「不錯；你睡了一個好覺，老兄，幾乎天黑了，立刻就到六點鐘了。你睡了六個多鐘頭。」

「天爺！我睡了六個多鐘頭麼？」

「爲什麼不呢？那於你有益。急什麼？莫非有約會？現在時間都是我們的。

我等了你三個鐘頭；我上來兩次，看你在酣睡着。我去會饒塞毛夫兩次，都不在家，試想一想！但是沒有關係，他要來的。我並且又出去辦自己的事。你知道我今天在搬家，和我伯父搬開了。現在我的伯父，你知道……但是那沒有關係，講正事吧，把包袱給我，那思泰莎。我們打開……你現在覺得怎樣，老兄？」

「我很好，我並沒有病。拉如密亨，你在這里很久麼？」

「我告訴你我等了三個鐘頭。」

「不，我說先前。」

「你是什麼意思？」

「你到這里來有好久了？」

「怎麼，我今天上午都告訴你了。你不記得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沉思着。上午在他看來好像一場夢似的。他自己一人記不起

來，探問地有着拉如密亨。

「哼！」後者說，「他忘記了。那時我猜想你並不十分省人事。現在你因爲睡覺好些了。……的確，你看來是好的多了。真不錯！唔，講正事吧。看這裏，老朋友。」

他開始解包，這顯而易見地使他發生興趣。

「相信我，老兄，這是特別我心上的事。我們一定要使你成一個人樣。我們且從頭上開始吧。你看見這頂便帽麼？」他說着，從包裹拿出一頂頗好，不過便宜而且平常的便帽。「讓我來給你試試。」

「以後再試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怒氣地揮手不要。

「得，羅提亞，伙計，莫要反對，以後便太遲了；而且我整夜都睡不着，因爲我沒有量，猜着買的。正好！」他量了之後勝利地喊着，「正合你的大小！一個合適的帽子是服裝上的頭一件東西，而且牠本身便是一種自我介紹。我的一個朋友托爾司莎珂夫，當他到任何公共地方，別人戴着禮帽或便帽的時候，他總是

勉強把他的盆蓋子脫下。人們以爲他是由於奴隸式的謙恭那樣做，但是那只是因爲他害臊自己的鳥巢；他是那麼樣的一個怕羞的傢伙！看，那思泰莎，這裏有兩種帽樣子：要這個巴麥斯頓——他從屋角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舊破禮帽拿來，不知爲着什麼緣故，他叫這禮帽作巴麥斯頓——還是要這個寶貝！猜一猜價錢，羅提亞，你猜我化多少錢，那思泰莎？」他看拉思科里涅珂夫不說話，便轉向她說道。

「你花了二十個戈貝克，」那思泰莎答道。

「二十個戈貝克，傻子！」他生氣了，喊道。「怎麼，現在拿二十戈貝克你也買不來，化了八十戈貝哩！並且因爲戴過才賣的。我買的條件是，戴破了後，明年他們再給你一頂，好便宜！現在我們來看看美國生意經吧，我們在學校裏這樣叫。我向你担保，我很得意這條短褲子，」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展示一條灰羊毛材料作的輕便夏褲。「沒有洞，沒有污點，非常體面的，雖然有一點壞了；配上一件背心，顏色一律，非常時髦。而且「壞了」反倒好些，比較柔軟，滑利。……」

你看羅提亞，在我想來，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永遠注視着季候便夠了；倘若你在正月不需要龍鬚菜，你便把你的錢存在你的口袋裏；這次的購買和那一樣。現在是夏天了，所以我買了夏天的東西——秋天便需要較暖和的材料了，因此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扔掉的……特別是因爲到那時候，牠們倘若是不由於你的較高的奢侈標準而被毀掉，也要由於牠們本身的不結實而毀去了。得，評一評牠們的價錢！你說好多？兩塊盧布零二十五個戈貝克！而且記住這個條件：若是你把這條穿破了，你還可以白白再弄一條！在費底埃夫那里，他們都是照這個規矩作生意；若是你一次買了一件東西，你一生都滿足了，因爲你絕不自願再往那里去的。現在來講靴子。你說怎樣？你看，是有點壞了，但是足可以支持兩個月，因爲是外國手工，外國皮子；英國大使館祕書上星期賣的——他僅只穿了六天，因爲他非常缺現錢用。價錢——一塊半盧布。是一件便宜貨吧？」

「但是或者不合腳，」那思泰莎說道。

「不合腳？看吧！」他把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硬硬地粘着乾泥的舊破靴子，從

口袋裏拉出來。「我並不是空手走的——他們是照着這個怪物的大小量的。這些事都很稱心。至於你的襯衣呢，我和女老板商議了。這里，第一是三件汗衫，麻織的，但是胸部時髦。……那麼，便帽是八十個戈貝克，短褲是兩塊盧布二十五個戈貝克——共總是三塊盧布五個戈貝克——靴子是一塊半盧布——因為靴子很好，你看——這就是四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全套內衣是五塊盧布——這是批發來的——這正好九塊盧布五十五個戈貝克。找回四十五個戈貝克的銅幣。請你拿着吧，這樣，羅提亞，給你預備好了一套完全新的束裝，因為你的外套，依我看來，可以穿，甚且有牠自己的派頭。那是在夏默爾那里定做的呀！至於你的襪子和別的東西，我讓你自己去買吧；我們還剩有二十五塊盧布。至於巴賢加以及付房飯錢，你莫要煩心；我告訴你她一切都可以記賬。那麼現在，老兄，讓我來給你換內衣，我敢說，病魔現在還是藏在你那破襯衣裏呢……」

「莫管我！我不想換！」拉忠科里涅珂夫揮手拒絕，他討厭地聽着拉如密亨與高采烈的述說買衣服的事……。

「得，老兄，這不行；那麼我四下白跑了，」拉如密亨逼迫說。「那思泰莎，莫要害羞，來幫我忙——對了，」不管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拒絕，他終於把他  
的襯衣換了。後者倒在枕頭上有一兩分鐘不發一言。

「我還要得好久才能擺脫他們哩，」他想。「那都是用什麼錢買的？」他最後問道，凝視着牆。

「錢？怎麼，那是你自己的，跑街從瓦如洵那里帶來的，你母親寄的。那你也忘記了麼？」

「我現在記得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一陣長時間的抑鬱的沉思之後，說道。拉如密亨看着他，皺眉不安。

門開了，一個高大壯健的人走進來，他的外貌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看來也很熟悉似的。

「饒塞毛夫！你終於來了！」拉如密亨歡喜的喊道。

## 第四章

饒塞毛夫是一個高而且胖的人，臉孔發胖，沒有顏色，刮得乾乾淨淨的，頭髮是直的，發白色的。他帶着眼鏡，他的肥指頭上戴着一個大金戒指。他是二十七歲。他穿着一件肥大的時髦的輕便外衣，淺色的夏褲，他身上一切東西都肥大，時髦，齊整；他的襯衣是無法貶責的，他的錶鏈是粗大的。在舉動上他是緩慢的，而且彷彿是淡漠的，同時又是故意地隨隨便便；他努力隱瞞他的自大，但是那時時刻刻都顯而易見。所有他的熟識人都看他有些別扭，但是說他會辦自己的事情。

「今天我到你那里去兩次了，老兄。你看，他恢復意識了，」拉如密亨喊道。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您現在覺得怎麼樣，嗯？」饒塞毛夫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仔細地注視着他，在沙發腿旁坐下，他盡力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他還沒有精神，」拉如密亨繼續說道。我們剛才把他的襯衣換掉，他幾乎哭起來。

「那是很自然的；若是他不願意……那可以遲一遲的。……他的脈搏還好。你的頭還有些疼麼，嗯？」

「我是好好的，我完全是好好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決然地受着刺激地聲言道。他在沙發上坐起來，以閃射的眼光看着他們，但是立刻又倒在枕頭上，轉身對着牆。饒塞毛夫注意地瞅着他。

「很好，不錯。……」他懶懶地說。「他吃什麼東西沒有？」他們告訴了他，並問他可以吃什麼。

「他什麼東西都可以吃……湯，茶……自然蘑菇和黃瓜你們一定莫要給他吃；牛肉也不要吃，還有……但是那無須乎告訴你們！」拉如密亨和他彼此對看

着。「不再服藥或任何東西。我明天再來看他。或者今天……但是不要緊……」

「明天晚上我要領他散一散步！」拉如密亨說道。「我們要往猶蘇坡夫花園去，然後往水晶宮去。」

「明天我一點也不願攪擾他，但是我不知道……稍微，或者可以……但是我

們再看吧。」

「呵，多麼遺憾，今晚我要開一個遷居宴會；離這里只有一步路。他能去麼？他可以在沙發上躺着。你是去的吧？」拉如密亨向饒塞毛夫說。「莫要忘了，你答應的。」

「是了，不過遲些。你預備弄些什麼？」

「哦，沒有東西——茶，伏得加，鱈白魚。還有大塊點心……就是我們的朋

友們。」

「究竟是誰？」

「都是這裏的鄰居，除開我的老伯父而外；幾乎全是新朋友，而且他也是新

的——他昨天才來到彼得堡照料他的一點事情。五年中我們遇見了一次。」

「他是什麼人？」

「他一生死死不動地當郵政分局局長；得到一點養老金。他六十五了——不值得談了。……但是我喜愛他。波費利·彼得羅維支要來——這里調查科科長……但是你認識他。」

「他也是你的親戚麼？」

「一個很遠的親戚。但是你爲什麼皺眉毛呢？因爲你們吵過一次架，你就不來了麼？」

「我不要再理他……」

「那更好了，唔，還有幾個大學生，一位教員，一位書記官，一位音樂家，一位軍官和薩米陀夫。」

「請你告訴我，你或者他——饒塞毛夫向着拉思科里涅珂夫點頭——和這位薩米陀夫能有什麼關係呢？」

「啊，你個古怪的人，道理！你受道理的支配，彷彿受彈簧的支配似的；你不敢隨從自己的意志。只要一個人不錯就行，這就是我所認爲的唯一的道理。薩米陀夫是一個令人喜歡的人。」

「他好圖便宜。」

「唔，貪圖便宜就該罵？能圖到什麼呀！」拉如密亨帶着不自然的激動喊道。「我並不稱讚他貪利。我只是說他在他自己那方面是一個不錯的人！但是倘若人從各方面看人——剩下還有許多好人麼？我相信我自己……或者連你也加進去，是不值一棵烘燒葱的。」

「那太少了；我願給你兩棵。」

「我只願給你一棵。莫要鬥笑話了！薩米陀夫只是一個少年，我能夠扯他的頭髮，而且人必須誘致他，不要拒絕他，你拒絕人，絕不能使他改善的，特別是少年人。對於一個少年人，必須加倍小心。你們進步的愚人呵！你們什麼都不明白！你把別人推倒，害了自己。……但是如果你要知道的話，我們實在有點關

係。」

「我想知道是什麼關係。」

「那全是關於一個油漆匠的事。……我們要把他弄出來！不過此刻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事情現在完全是明白的。我們只是加點油而已。」

「漆匠？」

「怎麼，這事我沒有告訴你麼？那時我只告訴你謀押當老太婆的事情的起頭。唔，漆匠被牽連到這案子裏來了……」

「呵，我先前聽說過那件謀殺的事，頗感興趣的……一部份……是因爲一個原由……。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

「理薩威泰也被謀殺了，」那思泰莎忽然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她始終留在房裏，在門旁站着聽。

「理薩威泰，」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聽不見地喃喃道。

「理薩威泰，她賣舊衣服。你不認識她麼？她常到這裏來。他還給你補過一

件汗衫哩。』

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對牆，他在污穢的黃色的糊牆紙上盯視着一朵粗俗的，畫有褐色條紋的白花，開始觀察上面有好多花瓣，花瓣上有好多弧邊，有好多條紋。他覺得他的手和腳麻木得好像被砍掉了一般。他並不想動，只是死死地瞅着牆紙上的花。

「但是漆匠怎麼樣呢？」饒塞毛夫用話打斷那思泰莎的多嘴，作出顯然不高興的樣子。她嘆口氣，不作聲。

「他被告爲謀殺，」拉如密亨熱心地繼續說道。

「那麼有什麼證據麼？」

「有什麼證據！證明沒有證據，這是我們所必須證明的。這正如起初他們帶走並且懷疑那些傢伙——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一樣。媽的！這太糊塗了，連局外人也覺得氣憤呀！泊思特尼亞珂夫今晚或者來的。……喂，羅提亞，你已經聽說這件事了；那是在你病以前，當你在警察衙門聽着他們談這件事而發暈了的頭

「一天發生的。」

饒塞毛夫好奇地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不動。

「但是我說，拉如密亨，我對於你奇怪。你是多麼好事的人，」饒塞毛夫說道。

「或者我是的，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把他弄釋放了，」拉如密亨以拳擊槌子喊道。「最令人討厭的並不是他們的撒謊——人永遠可以原諒撒謊的——撒謊是一件令人歡喜的事情，因為牠結果可以得到實情——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撒謊，而且崇拜他們自己的謊言。……我尊敬波費利，但是……起初什麼把他們迷惑了呢？那是鎖了，然而當他們同看門人一同來的時候，門却開了。因此結論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是兇手——這就是他們的邏輯。」

「但是莫要使自己生氣了；他們只是把他們拘留起來，不能不……而且，我遇見珂黑那人了。他是要從老女人那裏贖回過期的典物吧？是不是？」

「是的，他是一個騙子！他還收買不還的債票。他以那為職業。但是他，我

們說夠了！你知道什麼使我生氣麼？就是他們那套不高明的腐化的死硬的慣例。……這件案子可以發現許多新的方法。單單從心理學的論據上便能夠顯出如何尋得真正的線索。「我們有事實」他們說。但是事實並非就是一切——至少事情的一半要看你如何解釋那些事實！」

「那麼，你能解釋那些事實麼？」

「無論如何，人不能閉口不說話的，當他有一種感覺，一種真正的感覺，覺得他或者可以幫忙，只要……唉！你知道這案子的細情不？」

「我等着聽漆匠的事哩。」

「呵是的！唔，故事是這樣說的。在謀殺後的第二天早晨，那時他們還扣留着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雖說他們已經剖白他們所走的各個步驟。一件沒有料到的事情忽然宣揚出來了。一個叫做杜希金的鄉下人，他對着那住宅開了一個酒館，把一個裝着幾副金耳環的首飾盒子拿到警察衙門去，說了一段無稽的話。「前天，剛過八點鐘之後」——要注意日子和鐘點！——「一個油漆匠尼古

拉，他在這之前曾經跑來看過我，把這盒金耳環和寶石拿來給我，要我給他兩塊盧布。當我問他從那裏得來的時候，他說他在鋪道拾的。我並沒有再問他什麼話。「這是杜希金說的故事。「我給他一張票子」——是一塊盧布——」因為我想他若是不典當給我，他便要典當給別人。結果那還是一樣——他要把牠化在喝酒上的，因此那東西在我這裏還好些。你藏的越遠，發現得越快，若是任何事情發生了，若是我聽見任何謠言，我便把牠交出來。」自然，那全是假話；他撒謊像野馬，因為我認識這個杜希金，他是一個典當主並且收藏竊物，他並不是爲着要把那值三十塊盧布的首飾「交出來」，而把牠從尼古拉手裏騙出來。他就是胆小。莫管他，你聽着罷；杜希金繼續說：「我認識這個粗人尼古拉·得孟鐵夫，從小孩時就認識；他是和我同省，同是薩拉司克縣的人，我們都是里贊省人。雖說尼古拉並不是一個酒徒，他却喝酒，我知道他在那家里有活作，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忙着，特密忒里也是同一個地方的人。他剛拿到盧布，立刻就把它換了，喝了兩杯，拿着零錢便走了。但是那時我沒有看見特密忒里和他在一起。第二天我聽

說有人用斧頭謀殺了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和她的妹妹理薩威泰。我認識她們，我立刻便對於耳環覺得有疑心，因為我知道死者是做典當生意的。我到那家去，靜悄悄地，怕被人知道，首先我便問：「尼古拉在這里麼？」特密忒里告訴我，尼古拉出去遊逛，他在天亮時喝醉了回來，在屋裏歇了約十分鐘，又出去了。特密忒里沒有再看見他，他獨自一人在把活作完哩。他們的活和被害者是在同一個樓梯上，第二層樓。當我聽說這一切話時，我向任何人一句話都沒說——這是杜希金講的——「但是我儘量探出關於謀殺的事了，回家去我覺得總是疑心。在今天早晨八點鐘——這是第二天，你明白？」——「我看見尼古拉進來了，不清醒，不過也並不是說很醉——他能夠明白向他所談的話。他在長檯上坐下，不發一言。那時除他以外只有一個生人在酒館裏，還有一個我認識的人在長檯上睡着，和我們的兩個小堂倌。」你看見特密忒里沒有？」我說。「沒有，我沒有看見，」他說。「你也沒有到這里來麼？」「從前天以後就沒有來過，」他說。「你昨夜在那里睡的？」「在泊司基，和珂洛孟思奇人們一塊。」「你從那里弄的那些耳

環？」我問。「我在鋪道上發見的，」他說這話的樣子有點怪，他並不看着我。「就在那晚上，就在那個鐘頭，在同一個樓梯上，你聽見發生什麼事情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沒有聽見，」但是他聽着的時候，他的眼睛嚇得發呆，他臉色變得像粉筆一般白。我把一切事情正告訴他，他却拿起帽子，開始站起來。我想把他扣留住。「等一下，尼古拉，」我說，「你不喝一杯酒麼？」我向小堂倌使眼色，叫他把着門，我從櫃檯後面出來；但是他飛跑出去，順着大街往轉彎處跑了。從那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於是我的懷疑算告一結束——原來是他做的惡，沒有再明顯的了。……」

「我以爲對的，」饒塞毛夫說。

「等一等！聽結尾。自然他們上上下下找尼古拉；他們把杜希金拘留，搜查他的屋子；特密忒里也被逮捕；珂洛孟思奇人們也被搜查了。前天他們在城邊一家小店裏把尼古拉逮捕住。他到那里去，把銀十字架從頸上拿下來，要買一口酒喝。他們給他了。不多幾分鐘以後，女主人往牛棚去，她從牆縫看見他在毗連的

板棚裏，用他的腰帶從屋樑上打了一個活結子，站在一塊木頭上，要把他的頭插到活結子裏去。那女人極力號叫；人們跑進來了。「你爲什麼要這樣呀！」「帶我，」他說，「到某某警察衙門；我要把一切事情都供出來。」唔，他們用一個合適的護送人，把他帶到那個警察分所——就是這裏的。因此他們問他這，他問那，問他多大，「二十二歲，」等等。問他：「你是什麼時候和特密忒里一塊作活，在某某時候你看見任何人在樓梯上沒有？」——答話是：「一定會有人上下的，但是我並沒有注意他們。」「你聽見什麼動靜，什麼喧聲，等等沒有？」「我們沒有聽見什麼特別的動靜。」尼古拉，你聽說在那同一天某某寡婦和她的妹妹被謀殺，被搶了沒有？」「那事我從來一點都不知道。第一次我是前天在酒館里聽亞法那綏·巴夫洛維支說的。」「你在那里發見耳環的？」「我在鋪道上發見的。」「你第二天爲什麼不和特密忒里一塊去做活呢？」「我去玩耍。」「你在那里遊玩？」「呵，在某某地方。」「你爲什麼從杜希金那里跑的？」「因爲我嚇得要命。」「你嚇什麼呢？」「怕我被控告。」「若是你覺得沒有犯罪，你怎麼能驚嚇呢？」

喂，饒寒毛夫，你可以不相信我的，那句問話的的確確是這麼問的。我確實知道，因為有人確切地向我述說過！你對於這有什麼見解呢？」

「唔，無論如何，有證據的。」

「我現在不是談證據，我是談那個問題，談他們對於這件事怎樣看法，唔，因此他們便一再逼問他，他供道：「那我並不是在鋪道上發見的，而是在我和特密忒里一塊油漆的那層樓房裏發現的。」「怎麼樣呢？」「怎麼，特密忒里和我在那里油漆一整天，我們正預備要走，特密忒里拿一把刷子，塗我的臉，他跑了，我隨後追他，極力喊叫，在樓梯底下，我跑，正撞着看門人和幾位先生們——是幾位先生，我可不得記。看門人罵我，另一個看門人也罵，看門人的老婆出來了，也罵我們；還有一位先生帶着一位太太來到入口，他也罵我們，因為特密忒里和我正橫着路躺着。我抓住特密忒里的頭髮，把他打倒，開始搥他。特密忒里也把我的頭髮抓住，開始搥我。但為我們並不是因為發怒那麼來，而是要好，為着嬉戲。於是特密忒里逃脫了，跑到大街上去，我隨後追他；但是我

沒有追上他，獨自回到那屋裏去；我必須把我的東西收拾好了。我開始把東西放在一塊，等特密忒里來，然而在過道上，在門旁牆角，我踩着了盒子。我看牠放在那里用紙裹着。我把紙去掉，看見幾個小鈎；把鈎弄開，盒子裏是些耳環。……」

「在門後邊麼？放在門後邊麼？在門後邊麼？」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喊道，帶着漠然的恐怖的神情凝視着拉如密亨，他慢慢地抬起身來，一隻手支着沙發。

「是的……怎麼？什麼一回事？什麼不對？」拉如密亨也從他的座位上起來。

「沒有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聲答道，轉身對牆。大家沉默了一會。

「他一定是從夢中醒來，」拉如密亨最後說道，詢問地看着饒塞毛夫。後者微微搖搖頭。

「唔，說下去，」饒塞毛夫說。「以後怎麼樣？」

「以後怎麼樣？他一看見耳環便把特密忒里和一切東西都忘了，拿起帽子，

跑到杜希金那里去，我們知道，他從他那里弄到一塊盧布。他撒了一個謊，說他在鋪道上發見的，便喝酒去了。關於謀殺案他總是重複說：「那事我一點也不知道，直到前天才聽說。」「你爲什麼直到如今才到警察這來呢？」「我嚇住了。」「你爲什麼要上吊呢？」「由於焦心。」「焦心什麼？」「焦心被控告。」「唔，這就是整個的故事。現在你想他們怎樣從這個故事推斷吧？」

「沒有想的。有線索，反正有線索，這是事實。你會把你的漆匠弄釋放麼？」

「現在他們簡直就把他當作兇手！他們一點懷疑都沒有……」

「瞎說；你激動了。但是耳環怎麼樣呢？你一定要承認，若是耳環就在同日同時從老女人的盒子裏到尼古拉的手中，一定要有什麼法子到他手中的。那在這樣的一個案子上就很重要了。」

「如何到他手中的？如何到他手中的？」拉如密亨喊道。「你，一個醫生，你的責任是要研究人，你比別的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機會研究人性，你如何能在這

整個故事中看不出這個人的性格呢？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在審訊時所回答的話都是神聖的實情麼？耳環正如他所告訴我們那樣地到他的手中——他踩着盒子，便把牠拾起來！

「聖神的實情！但是他不是自己承認他起初就撒謊麼？」

「聽我說，注意聽我說。看門人和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和別一個看門的和頭一個看門人的老婆和在門房裏坐着的女人和克留珂夫那人，他那時剛從馬車上下來，挽着一位太太走進入口，共總有八個或十個證人，承認尼古拉把特密忒里按在地上，壓在他身上搥他，同時特密忒里緊緊抓住他的頭髮，也搥他。他們正橫着路躺着，把道擋住了。各方面都在罵他們，那時他們「像小孩子樣」（證人們親口說的話）彼此壓着，叫着，打着，帶着最可笑的鬼臉大笑着，彼此追着像小孩子樣，他們跑到大街上去了。現在你要細心一下：樓上屍體是溫的，你明白，當他們發現的時候是溫的！若果他們，或者尼古拉自己一人，把她們謀殺了，把箱子打開，或者僅只參加搶劫，容我問你一句話：他們的心境，他們在大門跟前

的號叫，嗤笑，和孩子氣的扭打，和斧頭，流血，窮兇極惡的狡詐，小心，搶劫適稱麼？他們剛把她們殺了，還沒有過五分鐘或十分鐘，因為屍體還溫暖，便讓房子敞着門，知道人們立刻要往那里去，便把賊物扔掉，立刻像小孩子樣四下跑，大笑着引起一般的注意。而且有十個證人對這事作證！

「自然這是奇怪！的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

「老兄，莫要『但是但是』的。若果耳環在謀殺那同日同時在尼古拉手中發見這件事，構成不利於他的一件重要的特別的證據——但是按照他的供詞來說，這種證據還是值得爭論的——我們一定要把那些證明他無罪的事實斟酌一下，尤其是因為那些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從我們的法律制度的性質看來，你以為他們將承認，或者他們能承認這件事實——僅只靠着心理上的不可能性——是不可置辯的，並且反駁着不利於被告的一切證據麼？不，他們不承認的，他們一定不的，因為他們發見了首飾盒子，和人要上吊，『他若是不覺得有罪，他不能那樣做的。』就是這點，就是這使我生氣，你一定要明白！」

「呵，我看你生氣了！等一會。我忘記問你；有什麼證明，知道那盒子是從老女人那里來的呢？」

「那已經證明了，」拉如密亨皺着眉毛，顯然不高興地說道。珂黑認得那個首飾盒子，說出原主的姓名，原主斷定地證明是他的。」

「那糟了。現在還有一點。在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起初上樓的時候，有什麼人看見尼古拉沒有，關於這點沒有證據麼？」

「沒有人看見他，」拉如密亨煩惱地答道。「就壞在這一點上，連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上樓的時候，也沒有留心他們，不過，他們的證明是不能算做什麼的。他們說他們看房子門在開着，裏面一定有人在作活，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注意，記不得裏面真正有人在作活沒有。」

「哼！……那麼辯護的唯一證據就是他們彼此打着笑着了。假設這構成一個有力的推測，但是……你自己如何解釋整個的事實呢？如果耳環的確是像他所供稱那樣拾得的？」

「我如何解釋？有什麼要解釋的？這是明顯的！無論如何我解釋的方向是明顯的，首飾盒子便指示出來了。真正的兇手把那些耳環失落了。當珂黑和泊思特尼亞珂夫叩門的時候，兇手在樓上，鎖在房門裏面。珂黑像一個蠢驢樣，跑到下面去了；因此兇手跳了出來也往下跑，因為他別的無路可走。當尼古拉和特密忒里剛從屋裏跑出來的時候，兇手便在那空屋裏躲過珂黑，泊思特尼亞珂夫和看門人。他在看門人和別人們上樓的時候，停在那里，等着直到他們聽不見的時候，於是悄悄下樓，正在那時候，特密忒里和尼古拉跑出到大街上去，門口沒有一個人；或者他被人看見了，但是沒有被人注意，那里出來進去的有許許多多的人。他一定是在門後邊站着的時候，把耳環從他口袋裏弄掉了，而且他並沒有注意他把牠們弄掉了，因為他顧不得這個。首飾盒子就是一個決定的證據，證明他曾站在那里……我就是這樣解釋。」

「太聰明了！不對，老朋友，你太聰明了。那算聰明到極點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一切事情湊得太好了，……太巧了……那未免太像一台戲了。」

「啊呀！」拉如密亨正在喊叫，但是正在這時門開了，一個人物走進來，他對於所有在場的人都是生客。



## 第五章

這是一位已經不算年輕的紳士，有着一種剛強，威嚴的儀表，和一幅鄭重的苛刻的面容。他開始突然在門口站住，帶着討厭的並不掩飾的驚愕四下注視，彷彿他自己問自己到什麼種地方來了似的。他不相信地而且帶着一種受驚且幾乎受辱的虛飾，細細觀察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矮而且窄的「小房」。他帶着同樣的驚愕注視着拉思科里涅珂夫，他散着衣服，沒有刮臉，沒有洗臉，躺在他的可憐的骯髒沙發上，也注目地在望着他。於是他帶着同樣的謹慎，細細觀察拉如密亨的古怪的沒梳頭，沒刮臉的樣子，後者鹵莽地詢問地直瞅着他，並不從座位上起身。一陣緊張的沉默支持了兩分鐘，於是，可以料想到的，又改換一幕了。這位紳士或者從某種很不會錯的徵象上想起來，自傲自大，在這間「小房」裏什麼也得不得

着的，他便有些軟和了，雖說帶着些嚴肅，却有禮地加重說着他的問話的每個字，向饒塞毛夫說道：

「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大學生，或者先前是一個大學生？」

饒塞毛夫微微動一動，若是拉如密亨沒有立刻先答，他本要答話的。

「他在這裏沙發上躺着！你有什麼事？」

這句家常的「你有什麼事」彷彿使這位神氣的紳士站不住了。他幾乎要轉身向拉如密亨，但是終於制止自己，又轉向饒塞毛夫。

「這就是拉思科里涅珂夫！」饒塞毛夫咕咕道，向病人點頭。於是他打了一個哈欠，盡力大張其嘴。然後他懶懶地把手放進背心的口袋裏，把帶圓殼的碩大的金懷錶扯出來，打開，看一看，又慢慢地懶懶地把牠放進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不說話，仰臥着，雖說沒有想什麼，却死死地瞅着這位生人。現在他的臉從牆紙上的花朵轉過來，臉色灰白極了，帶着一種異常苦惱的

神情，好像他被行過疼痛的手術，或剛被拷問過似的。但是新來的人漸漸開始引起他的注意，於是奇怪，於是猜疑，甚至於驚嚇。當饒塞毛夫說「這是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時候，他趕快跳起來，坐在舖蓋上，用一種挑弄的但是無力而且斷斷續續的聲音，一字一板地說道：

「不錯，我是拉思科里涅珂夫！你有什麼事？」

客人細細觀察他，動聽地一字一板地說道：

「彼得·彼得羅維支·盧辛。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姓名對您並非完全不熟悉吧？」

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本來預期着十分不同的某種事情，因此漠然地沉鬱地瞅着他，什麼都沒回答，好像他是頭一次聽見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名字似的。

「您能到現在還沒有接到任何的通知，那是可能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有些失措，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無力地仰倒在枕頭上，把雙手放在頭後邊，凝視着天花板。

一陣愁悶的神情顯在盧辛的臉上。饒塞毛夫和拉如密亨越發愛考究地注視着他，最後他顯出困擾的樣子來了。

『我預想了，而且計算了，』他支吾道，『如果不是兩個星期，也是十多天以前，寄出一封信……』

『我說，你爲什麼總在門口站着？』拉如密亨忽然插口道。『如果你有什麼話說，請坐下。那思泰莎和你那麼擠。那思泰莎，讓地方，這裡有椅子，穿進來！』

他把他的椅子離開棹子往後挪，讓棹子和他的膝頭之間留一點小空，緊張地等待着客人『穿進來』。那片刻是如此的決定，拒絕是不可能的，客人便忙忙的蹣跚的，擠過去。他到了椅子跟前，坐下，疑心地看着拉如密亨。

『無須乎神經過敏，』後者信口說道。『羅提亞病了五天，不省人事了三天，但是現在他正在復元，能喫東西了。這是他的醫生，剛診視了他。我是羅提亞的一個朋友，我像他一樣，先前是一個大學生，現在我侍候着他的病，所以有一點莫要注意我們也不要客氣，往下講你的正事吧。』

「謝謝你。但是我要在這裏談話不擾亂病人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問饒塞毛夫道。

「不的，」饒塞毛夫喃喃道；「你可以使他開心的。」他又打哈欠。

「他從早晨以後，就蘇醒過來了，」拉如密亨繼續說，他的親切的神情看來十分坦白，直率，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有些勇氣了，一部份或許是因爲這個衣服襤褸的魯莽的人介紹自己是一個大學生。

「你的媽媽，」盧辛開口道。

「哼！」拉如密亨大聲清嗓子。盧辛詢問地看着他。

「是的，往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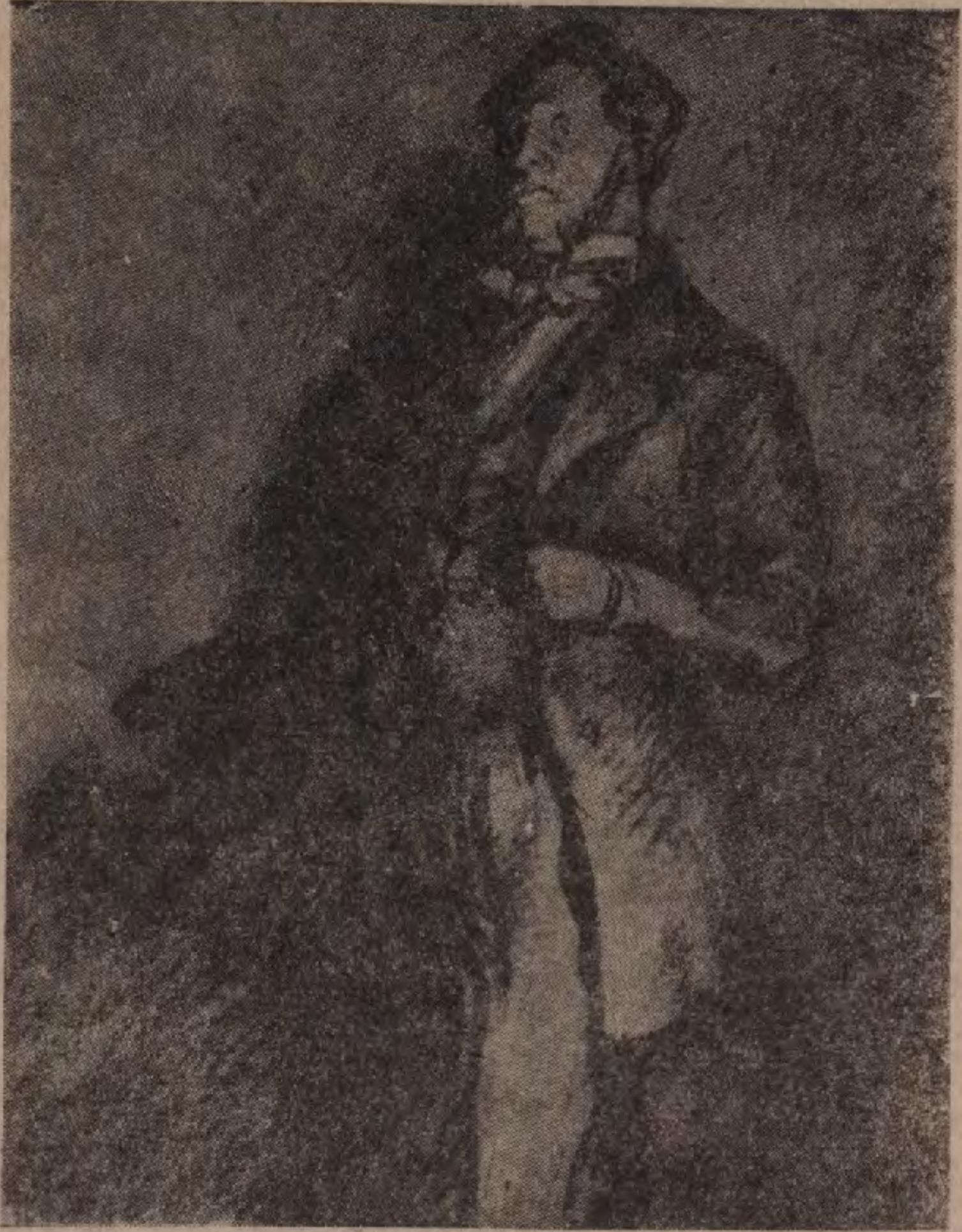
盧辛聳一聳肩。

「你的媽媽當我在她的鄰境寄居時候，開始寫了一封信給你。我到了這裏，故意空過幾天，不來你這裏，爲着使我自己完全相信你完全得到信息了；但是現在，使我驚奇……」

「我知道，我知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帶着著急的煩惱喊道。「那麼你是未婚夫了！我知道，那就夠了！」

這次彼得·彼得羅維支生氣了，但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勢洶洶地努力要明白這完全是什麼一回事。接着有片刻的沉默。

同時拉思科里涅珂夫當他答話的時候，稍稍轉臉向他，開始帶着顯然的好奇心又忽然注視他，好像他還沒有好好看過他似的，或者好像有什麼新的事物打動了他似的；爲了這個他從枕上故意地抬起身來。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全部的外表上，確實有種特別的地方，那彷彿證明如此不客氣加在他身上的「未婚夫」的稱呼是不錯的。第一點，這是可以看出的，實在太顯然了，彼得·彼得羅維支努力地利用在京城的不多幾天把自己預備好，裝扮起來，等待着他的未婚妻——這確實是一件天真的可以准許的行爲。甚至於他自己的（或者是太得意的）在外表上的合式的改扮，在這樣境況中，本也可以原諒的，因爲彼得·彼得羅維支在演着未婚夫的角色。所有他的衣服都是從裁縫舖新做的，都不錯，不過就是太新



盧辛是一位已經不算年輕的紳士，有着一種剛強，威嚴的儀表，和一幅鄭重的，苛刻的面容。



了，顯然是專爲一種目的用的。甚至於那時樣的新的圓禮帽都有着同樣的意義：彼得·彼得羅維支對待牠太恭敬了，太小心地拿在手裏。一對真正盧凡出產的精緻的灰藍色手套，顯出同樣的事情，但從他不把牠們戴上，而拿在手中作裝飾這件事實便知道了。淺淡的年青的顏色在彼得·彼得羅維支的服裝上佔優勢。他穿着一件可愛的黃褐色的夏季上衣，輕便的薄薄的長褲，一件同樣的新的細的亞麻布做的背心，一條最輕的細葛布做的領帶，上面有粉紅色的條紋，而且最好的是，這全部適合於彼得·彼得羅維支。他的臉孔是很新鮮的，甚且很漂亮的，始終看來好像比他的四十五歲要年輕些。他的烏黑的肉餅般的頰髭在兩邊做成一種合式的安置，厚厚地在他的發光的刮得乾乾淨淨的頰上長着。他的頭髮，稍稍帶些斑白色，雖說在理髮店梳了，燙捲了，但並不像捲髮常有的情形一樣，引起可笑或看來愚蠢；因爲普通的燙髮難免要像一個前往舉行婚禮的德國人。如果在他的頗漂亮的嚴肅的面容上，真正有什麼不快意且招反感的方面，那是由於某些另外的原因。拉思科里涅珂夫不客氣地細細觀察盧辛君之後，惡毒地微笑着，又倒

在枕頭上，像先前一樣注視着天花板。

但是盧辛君硬着心腸，好像決定不注意這些古怪似的。

「我覺得大大惋惜，看見你是在這樣情況之中，」他又努力打破沉默開口道。「倘若我知道你有病，我本當早些來。但是你知道事情多麼麻煩，……我在參議院裏還有一件重要的案子，且不說別的預定要做的事，那你很可以猜想得到的。我時時刻刻都期待着你的媽媽和妹妹……。」

拉思科里涅珂夫動了一動，彷彿要說話似的；他的臉顯出些激動來。彼得·彼得羅維支停嘴，等着，但是因為別人沒有話接着說，他往下說道：

「……時時刻刻。我給她們找了一個寓所，預備她們到了好住。」

「在那里？」拉思科里涅珂夫無力地問道。

「離這很近，在巴加列耶夫的住宅裏。」

「那是在佛司克列森思奇，」拉如密亨插口道。「有兩層樓房，是一個叫做尤森的商人出租的；我到過那里的。」

「是的，旅館性質……」

「一個非常討厭的地方——醜陋，發臭味，並且，是一個惹人猜疑的地方。那里曾發生過些事情，那里住的有各色各樣的人！我是爲着一件吵鬧的事情往那里去的。但是便宜。」

「自然，我摸不到那麼清，因爲我自己住在彼得堡是一個生人，」彼得·彼得羅維支憤然答道。「不過，那兩間房子乾淨極了，而且事實上只住那麼短的一個時期……我已經找了一座正式的，那就是，我們將來的房屋，」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現在正裝修這所房子；同時我自己也很偏促，和我的朋友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一塊住，在列沛惠克里色夫人的住宅裏，也是他告訴我巴加列耶夫住宅的……」

「萊比綏亞利珂夫？」拉思科里涅珂夫慢慢地說道，彷彿想起什麼事情似的。

「是的，安得列·塞米阿羅維支·萊比綏亞利珂夫，部裏的一個書記官。您

認識他麼？」

「是的……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

「原諒我，我從你的詢問上猜想你是認識他。我曾有一次作過他的保證人。……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而且上進。我喜歡會青年人：從他們那里學得新的知識。」盧辛希望蓬勃地四面望着在座的人們。

「你是什麼意思？」拉如密亨問道。

「我是說在最重大的最要緊的事情上，」彼得·彼得羅維支回答道，彷彿對於這問話表示歡喜似的。「你看，我有十年沒有到彼得堡來了。所有的新奇事物，改革，理想，都在外省達到我們耳目，但是要把這一切看得更清楚，人一定要到彼得堡來。我的意思就是你注意我們的年輕的一輩人，就能觀察得，知道得最多。我自認我歡喜……」

「歡喜什麼？」

「你的問話是一個寬泛的問題。我或者錯了，但是我想我找到較清楚的見

解，較多的所謂批評，較多的實際性……』

「那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說道。

「瞎說！並沒有實際性。」拉如密亨突然攻擊他。「實際是一件難找的東西；牠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二百年我們都離開了一切實際的生活。理想（若是你歡喜的話）也是有的，」他向彼得·彼得維維支說道，「好善的願望存在着，即使那是在一種穉氣的形式中；誠實你也可以發見的，雖說有成羣的騙子。無論如何，是沒有實際的。實際穿着鞋走了。」

「我不同意你，」彼得·彼得羅維支帶着顯然的喜悅回答道。「自然，人們有些陶醉，有些錯處，但是必須寬容；那些陶醉在證明着對事情的狂熱和事物所處的不正確的表面的情況。如果事情做的少，那麼要知道時間並不長；關於方法我可不說。若是你願知道的話，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有些事情已經做了。新的有益的理想，新的有益的文章流行着，代替我們的舊日的夢想的羅曼派的作品。文學正採取着一種較為成熟的形式；許多有害的偏見被除根，變成笑話了。……總

而言之，我們無可挽回地把自己和過去割斷了，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

「他下了定論！誇示着，」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聲言道。

「什麼？」彼得·彼得羅維支沒有聽見他的話，問道；但是他沒有得到答話。

「那都是不錯的，」饒塞毛夫趕緊插口道。

「是的麼？」彼得·彼得羅維支和譏地瞥着饒塞毛夫，繼續說道。「你一定承認，」他向着拉如密亨往下說，帶着一種勝利和目空一切的樣子——他幾乎加上「青年人」兩個字——「靠着科學和經濟的真理，有了成就，或者如同他們現在所說的，有了進步……」

「一般的道理！」

「不，並不是一般的道理！比方說，到現在，假如有人告訴我，「愛你的鄰近的人，」結果怎麼樣呢？」彼得·彼得羅維支往下說，或者因為太急——。「結果是我把我的上衣撕成兩半和我的鄰近的人分，我們兩人都半裸着身子了。如

同俄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一下子要追幾個兔子，一個也捉不到。」科學現在告訴我們，愛你自己在一切人之先，因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靠着自私自利。你愛你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妥當，你的上衣依舊是整個的。經濟的真理並且告訴說，社會上較好的私人事業越多，所謂完整的上衣多些，那麼社會的基礎就越堅固，共同幸福也組織得更好了。因此，唯一地單獨地為我自己發財，我也正是替大家發財，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幫忙使我的鄰近的人比一件破上衣多得一點東西；那並不是由於私人的個人的贈與，乃是一般成就的結果。這意思是簡單的，但是不幸好久才傳到我們這裡來，受了狂熱和空想的阻礙。然而彷彿要明白這點並不需要什麼大聰明……」

「原諒我，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大聰明，」拉如密亨嚴厲地插嘴道，「那麼我們且把這話放下吧。我開始這種討論帶着一個目的，但是我對於這種饒舌的自娛，對於這種滔滔不絕千篇一律的話，變得如此討厭，老天為證，我甚至於聽見別人像這樣談都要臉紅的。無疑地你是趕緊要顯示你的學問；我並不責備你，那

是十分可以原諒的。我只是想打聽出你是什麼一種人，因為近來各種事業家都抓住了一般的道理，把他們所接觸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牽強附會按他們自己的利益解釋，以致一切事情都被拖到瀟泥裏去。得了！」

「原諒我，先生，」盧辛氣了，極莊嚴地說道。「你的意思是想那麼不客氣地暗示我也是……」

「呵，老先生……我如何能以呢？……得，得了，」拉如密亨把話結束，他猝然轉向饒塞毛夫，繼續他們先前的談話。

彼得·彼得羅維支懂事，他明白這種反對。於是他決心一兩分鐘內便告辭了。

「我相信我們的認識，」他向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在你復元的時候，而且因為你所知道那種情形，可以變得更親近些。……特別地是，我希望你恢復健康……」

拉思科里涅珂夫連頭都沒有轉。彼得·彼得羅維支開始從椅子上站起來。

「一定是她的一個主顧把她殺了，」饒塞毛夫果決地聲言道。

「一點懷疑也沒有，」拉如密亨答道。「波費利不發表他的意見，正審問着所有放典物在她那里的人。」

「審問他們？」拉思科里涅珂夫大聲問道。

「是的，怎麼樣？」

「沒有什麼。」

「他如何抓到他們呢？」饒塞毛夫問道。

「珂黑說出一些人的名字，有些名字都寫在典物包上，有些是自己出頭的……」

「這一定是一個刁狡的慣幹的兇手！你看那種大胆！那種沉著！」

「正不是那回事！」拉如密亨插口道。「就是那使你們都弄錯路了。但是我確以爲他並不刁狡，並不慣幹，而且大概這是他頭一次的犯罪！要假定這是一件謀劃的犯罪，是一個刁狡的犯人，是不成的。假定他是沒有經驗，那麼，顯然的，僅僅是運氣救了他——運氣什麼事都可以作的。或者，他並沒有預想到阻

礙！他是如何著手呢？他拿了值十塊二十塊盧布的一些首飾，把牠們塞滿口袋，徧搜老女人的衣箱，她的破衣服——但是在櫃櫥的頂高抽屜內一個盒子裏，除開紙票而外，以後找到一千五百塊盧布！他並不知道如何搶劫；他只能夠殺人！那是他頭一次犯罪，我向你担保，他頭一次犯罪；他昏了！他得逃脫，多半由於他的幸運，而不是由於他的計劃好！」

「你們在談謀殺老當主的事吧，我覺得，」彼得·彼得羅維支插嘴向饒塞毛夫說道。他站着，手裏拿着禮帽和手套，但是在未走以前，他覺得頗願再說幾句聰明話。他顯然急想造作一個合意的印象，他的虛榮心勝過他的意識了。

「是的。你聽說那件事麼？」

「呵，是的，就在隔壁。」

「你知道細情麼？」

「那話我不能說；但是在這件案子上另一種情況使我發生興趣——是一個整個的問題，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且不說在過去五年中，下層階級的犯罪大大增

加這件事，且不說各處搶劫放火的案子，使我發驚，認爲最奇怪的事情者，乃是上層階級的犯罪也是同樣增加的。在一個地方，我們聽說一個大學生在大路上搶了郵車；在另一個地方，社會地位很好的人假造鈔票；在莫斯科近來一整幫人都被逮捕了，他們常常假造有獎債券，而且其中頭目之一乃是一位「界通史講師；還有我們在國外的祕書官爲着某種不明的錢財動機被謀殺了。……如果這個老女人，這個當主，是被社會上等階級的某一個人謀殺的——因爲粗人不當金首飾的——我們如何來解釋我們社會上文明人們的這種道德淪喪呢？」

「因爲有了許多經濟的改變，」饒塞毛夫插嘴道。

「我們如何來解釋？」拉如密亨打斷他的話。「這可以用我們根深蒂固的不務實際來解釋。」

「你是什麼意思？」

「你所說的莫斯科的講師對於他爲什麼假造獎券這個問題作何回答呢？」「人人都有一種法子發財，因此我想趕快地發財。」我記不得真真確確的話，但是總

結是他想一切不費力，快快地，不必勞動！我們過慣了一切東西做的現成的，別人扶着走路，食物嚼給我們吃。於是偉大的時機（註）到了，人人都露出自己的真相來。」

「但是道德呢？若是可以這樣說的話，禮節……」

「但是你爲什麼這些焦心呢？」拉思科里涅珂夫忽然插嘴道。「這和你的學說相合的！」

「怎麼和我的學說相合？」

「怎麼，正合邏輯地把你剛才所鼓吹的學說實行起來，結果是人可以殺的……」

「的確！」盧辛喊道。

「不，並不是那樣，」饒塞毛夫插嘴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臉發白躺着，上唇抽動着，困難地呼吸着。

「一切事情都有限度，」盧辛目空一切地往下說道。「經濟思想並不是煽動

人謀殺的，人只消想一想……」

「這是不是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又忽然插嘴，又用一種因忿怒和歡喜侮弄他而顫動的聲音，「這是不是真的，你在你的未婚妻答應後一點鐘內，告訴他……說你頂喜歡的……乃是她是一個乞丐……因為從貧困中提拔出一個妻子是好的，因為你可以完全管着她，責罵她，因為你是她的恩人？」

「先生！」盧辛大怒而且極受刺激地喊道，昏亂得臉色深紅了，「這樣曲解我的意思！原諒我，容我向你担保說，你所接到的消息，或者我勿寧說，那傳給你的消息，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我……猜誰呢……總而言之……這隻冷箭……總而言之，你的媽媽……以她和她一切的優良的性格看來，我覺得即使沒有這回事，在思想上也有些誇張，有些羅曼諦克……但是我萬想不到她會這麼玄想地誤解事情的……而且實在……實在……」

「我告訴你，」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起先靠在枕頭上，把他的刺人的閃射的眼睛定在他身上，「我告訴你。」

『什麼？』盧辛站着不動，作出一幅受了侮慢的生氣的臉孔等着。沉默支持了幾秒鐘。

『若果再有一次……你敢提我母親……一個字……我要使你滾下樓去！』

『你是怎麼一回事？』拉如密亨喊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麼？』盧辛臉色變灰白了，咬着嘴唇。『讓我告訴你，先生，』他慎審地開言道，極力約束自己，但是氣喘着，『頭一下子我就看見你對我不高興，但是我故意留在這里好多知道一點。對於一個病人和親戚，我能以多多原諒的，但是你……從這以後絕不能……』

『我並沒有病！』拉思科里涅珂夫喊道。

『那更不該了……』

『滾你的！』

但是盧辛沒有說完話，已經在離開，在棹子和椅子之間擠着過去；拉如密亨這次起來了，讓他過去。他一眼也不瞥任何人，即對於很久便向他作手勢，叫他

由着病人的饒塞毛夫，他也不點頭，便出去了，把他的帽子拿到和他的肩頭一平，以避免在他躬腰出門的時候把牠壓壞了。甚至于在他的脊背的彎曲上都表現着他所受的可怕的侮辱。

「你怎麼能——你怎麼能！」拉如密亨說着，迷亂地搖着頭。

「隨我——你們隨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狂怒地喊道。「你們就不放鬆地磨難我麼？我並不怕你們！現在我任何人，任何人都怕！離開我吧！我要獨自，獨自，獨自！」

「快走，」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點頭，說道。

「但是我們能這樣離開他麼。」

「快走，」饒塞毛夫固執地重複說，他出去了，拉如密亨想了一下，跑去追

他。

「不依他會更糟的，」饒塞毛夫在樓梯上說。「一定莫要使他發怒。」

「他是怎麼一回事？」

「但願他能夠得到什麼合宜的慰藉，那便行了！起初他好些。……你知道他心裏有什麼事情！某種固定的觀念使他煩惱。……我很害怕這樣；他一定有的！」

「或者就是那位紳士彼得·彼得羅維支。從他的談話上我看出他要娶他的妹妹，並且他剛在病前會接到一封說這事的信。……」

「是的，該死的人！他會完全把病人弄煩惱的。但是你注意了麼？他對於任何事情都不關心，都不回答，除開在一點上他好像興奮了似的——那就是謀殺的事。」

「是的，是的，」拉如密亨同意道，「那我也注意了！他關心，發驚。就在他病的那天，在警察衙門裏，那件事使他受了一個驚嚇；他昏倒了。」

「今天晚上你把這事詳細給我講講，我以後再告訴你些話。他十分使我發生興趣！半個鐘頭內我還要再去看他。……不過不至于發火的。」

「謝謝！在這時間內我將和巴賢奴一塊等着，要藉着那思泰莎觀察他。……」

着。

拉思科里涅珂夫孤單的剩下，著急地悲哀地望着那思泰莎，但是她還滯留

「你現在要喝點茶不？」她問。

「以後！我想睡覺！離開我去吧。」

他忽然轉身對牆，那思泰莎出去了。

註：意指一八六一年之農奴解放。——英譯者原註。

## 第六章

但是她剛一出去，他便起來，把門扣上，把拉如密亨那天拿來，又經他摺起的包袱打開，開始穿衣服。說來奇怪，他立刻彷彿變得十分鎮定；連一點他近時的不省人事的情形都沒有，連一點近來纏繞他的的恐怖也沒有了。這是奇怪的突然的鎮定的起始。他的舉動明白，確實，其中顯然有一種堅決的意圖。「今天，就在今天！」他自言自語道。他明白他還是軟弱的，但是他的極度的精神的集中，給了他力量與自信心。並且，他希望他不至于在大街上跌倒。當他穿上了一套完全新的衣服，他看一看棹上的錢，想了一下之後，把錢裝到口袋裏去。這是二十五塊盧布。他把拉如密亨化在買衣服上的十塊盧布所剩的零銅幣，也都拿着。于是他悄悄地把門開了，走出去，瀉下樓，在做着的廚房門那里往裏瞥一眼。那思

秦莎站着，背對着他，吹着女老板的水火壺。她什麼也沒有聽見。實在，誰會猜想到他出去呢？一分鐘後他在大街上了。

差不多快八點鐘了，太陽正在落着。天氣像先前一樣悶人，但是他貪婪地吸着發臭的，醜陋的城市空氣。他的頭開始有些發暈；一種野蠻的力量忽然在他的狂熱的眼睛中，在他的消瘦，灰白且黃的臉上閃射着。他並不知道而且並不想他是往那里去，他只有一個思想，『就是「這一切」在今天一定要結束了，一下子，立刻；就是不那樣他便不回家，因為「他不願那樣生活下去」。』如何，用什麼來結束呢？他一點也不知道，他甚且並不願想。他把思想趕跑：思想在磨難着他。他祇是覺得並且知道，無論如何『總有一天』一切事情必須改變，他帶着拼命的不可動搖的自信心與堅決重複說着。

他由於老習慣，順着從前閑步的道路，便一直走向乾草市場。沒走到乾草市場，一個頭髮暗黑的青年人，拿着一架手風琴，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前的鋪石馬路上站着，拉出一曲非常痴情的歌。他伴着一個十五歲的女子，她站在他面前人行

道上。她穿着一個裙箍，一件短外套，戴着手套和一頂帶有火紅色羽毛的草帽，都很舊，很破。她用一種街頭的，震耳的，然而相當動聽的，高亢的聲音唱着情歌，希望從店舖裏得一個銅幣。拉思科里涅珂夫和兩三個聽客一起，停下，傾聽着，拿出五個戈貝克的一個銅幣，放在女子的手中。她猝然在癡情的高音調上停住不唱了，尖聲地向拉琴的人喊「來」！於是兩人便往下一個店舖去。

「你歡喜街頭的歌唱不？」拉思科里涅珂夫向一個懶懶地站在他旁邊的中年人說道。那人粗獷地望着他並且大為驚訝。「我愛聽——我愛聽合着街上琴的唱歌，」拉思科里涅珂夫說，他的態度彷彿不是談論街頭賣唱似的——「我愛那配着手風琴的唱歌，在寒冷的，黑暗的，陰濕的秋天晚上——一定要在陰濕的晚上——那時所有的行人都帶着青白的病容，或者更好是在雨雪筆直地落下，沒有風的時候——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吧？而且街燈在落雪中透射着。……」

「我並不知道。……對不住……」那生人喃喃道，他對於那問話和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態度發驚，他走過到大街的那一邊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往前走，出來到乾草市場的拐角，這是那個小商人和他的老婆曾和理薩威泰談話的地方；但是他們現在不在這里了。他認出這地方，便站住，四下望一望，便向一個穿着紅汗衫站在麵粉店門口打着呵欠的青年人說話。

「有一個人和他老婆一塊在這拐角擺攤子麼？」

「各種各樣的人都在這里擺攤子的，」青年人答道，傲慢地瞥拉思科里涅珂夫一眼。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受洗禮時起什麼名字，就叫什麼名字。」

「你不也是薩拉司克人麼？那一省？」

那青年人又看一看拉思科里涅珂夫。

「那並不是一個省，老爺，而是一個縣，請大人原諒。」

「那面是一個酒館麼？」

「是的，那是一個飯鋪，還有一個檯球房，你在那里還要看見公主們哩。……  
嘿——嘿！」

拉思科里涅珂夫從廣場穿過去。在那拐角有稠密的一羣鄉下佬。他擠進人最稠的地方，看着人們的臉。他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意向，想和他們每個人談話。但是鄉下佬們並不注意他；他們都是成羣地一塊嚷着。他站住，想了一回，轉向右方，對着V街走去。走過了廣場，他來到了小街內……。

他時常經過那條小街，那在一個拐角轉彎，從市場通到花園街。近來在他覺得不暢快的時候，他時常感覺想往這些地方來逛，「使之更不暢快」。現在他走着，什麼也不想。在那地方有一大座房屋，完全租作酒館飯鋪；女人不斷地跑進跑出的，露着頭，穿着家常的衣服。她們在人行道上結成三兩羣，尤其是在下到地窖去的各種各樣娛樂場的入口。從其中的一處，一陣大轟鬧聲，歌聲，琵琶的叮咚聲，歡樂的喊聲，飄到大街上來。一羣女人在門口擁擠着；有些坐在台階上，有些坐在人行道上，有些站着談話。一個喝醉的兵士，吸着一隻香煙，在路

上走近她們的跟前，罵着；他彷彿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却忘記了。有一個乞丐和另一個乞丐爭吵，一個醉得要死的人正在橫着路躺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走近了女人叢中，她們正用她們的破聲音談着話。她們露着頭，穿着印花布衣服和羊皮鞋。有四十歲以外的女人，還有些不過十七歲；幾乎都是青着眼睛。

他不知爲什麼特別被下面酒館裏的唱歌和所有的喧嘩騷喊所吸引。……在大笑和尖叫裏可以聽見裏面有人瘋狂地在跳舞，踏着脚跟，合着琵琶的聲音和唱着裝腔作態的曲調的一種尖細的假聲音。他注意地，抑鬱地，沉思地聽着，在門口躬下腰，感覺興味地從人行道上往裏窺看。

『呵，我的漂亮的大兵，

莫要無故便打人！』

顫動着歌者的柔細的聲音。拉思科里涅珂夫非常想要明白她唱些什麼，彷彿這就是一切的事情似的。

『我進去不？』他想到。『他們在大笑。因爲喝酒。我要喝醉不？』

「你不進去麼？親愛的先生，」有一個女人問他道。她的聲音還是響亮的，不像別人那麼粗。她年輕，並不惹人反感——那羣中的唯一的人。

「她倒漂亮！」他說道，伸直腰，看着她。

她微笑，對於這恭維非常歡喜。

「您自己也很好看呀，」她說。

「他多麼瘦呵！」另一個女人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道。「剛從醫院出來麼？」

「看來她們都好像將軍們的女兒，但是她們都長着塌鼻子！」一個喝醉的粗人插嘴道，帶着一幅狡猾的微笑的臉孔，穿着一件輕便上衣。「看她們是何等快樂吧。」

「來了，就進去吧！」

「我進去，小情人！」

他飛跑到下面的酒館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前走。

「我說，先生，」那女人在他後面喊道。

「什麼事？」

她躊躇着。

「我將永遠高興陪你玩幾個鐘頭的，慈善的先生，但是現在我覺得害羞，給我六個戈貝克喝酒吧，像這個漂亮小伙！」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頭一下指出來的錢都給她——是十五個戈貝克。

「呵，多麼一個和善的先生呀！」

「你的名字叫什麼？」

「說我達克利泰吧。」

「唔，那太多了，」其中有一個女人向達克利泰搖頭說道。「我不知道如何能像那樣要錢。我相信若是我，我要羞得站不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好奇地看着說話的人。她是一個麻臉的三十歲的少婦，滿臉帶着青痕，上唇發腫。她安靜地鄭重地責難着。「在哪里呢，」拉思科里涅珂夫

想道。『在哪里我讀過有人判處死刑了，他在他死前一個鐘頭，說道或想道，即使他必須在高高的岩石上過活，在他僅僅有地方站的那麼窄的岩石山，而且大海洋呀，永久的黑暗呀，永久的孤寂呀，永久的狂風暴雨呀，環繞着他，即使他必須一生站在一平方碼的空地上面，站一千年，永久，這樣活着還是比立刻死去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無無怎麼樣！活着！……這是何等地真實呵！天爺，何等地真實呵！人是一個下賤的動物！……然而因爲那而說他下賤的那人也下賤呀，』他遲了一回繼續說道。

他走進又一條大街。『噢，水晶宮！拉如密亨剛才正談到水晶宮哩。但是我到底要什麼呢？不錯，要讀一下。……饒塞毛夫說他在報紙上看的。』

『你們有報紙沒有？』他問，他走進了一家很寬敞的而且確實乾淨的酒館，共有幾個房間，不過就是很空的。有兩三個人正在喝茶，在更遠的一個房間內有四個人坐着在喝香檳酒。拉思科里涅珂夫覺得其中有薩米陀夫，但是他離那麼遠，看不清楚。『倘若是他怎麼辦呢？』他想道。

「你要伏得加酒麼？」酒保問道。

「給我點茶，把報紙拿來，頭五天的舊報，我要給你點錢的。」

「是的，先生，這裡是今天的。不要伏得加酒麼？」

舊報和茶都拿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坐下，開始尋看。

「哦，該死……這些都是一條一條的消息。樓梯上的意外，店鋪老板的醉

死，泊司基火災……彼得堡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災……彼得堡區又一火

災……呵，原來在這裡！」他終於把他所找的事情找到了，開始看起來。字行

在他的眼前跳動，但是他讀完了，又開始熱心地在以後幾天的報上找續文。當他

翻報的時候，他的兩手由於痙攣似的焦急而戰抖着。忽然有人在棹旁，他的身邊

坐下。他抬頭一看，原來是書記長薩米陀夫，模樣正和先前一樣，手指上戴着戒

指，身上帶着鍊鍊，鬚曲的黑髮分開了，抹了油，穿着漂亮的背心，有些敝舊的

上衣和不大乾淨的襯衣。他心境是好的，至少他微笑得很歡樂快活的。他的暗黑

的臉因為他喝了香檳酒很紅。

「怎麼！你在這里？」他驚異地開言道，話說得好像相識了幾十年似的。『還是昨天拉如密亨告訴我，說你仍然不省人事。多麼奇怪呀！你知道我曾去看過你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知道他要到他那里去的。他把報紙放在一邊，轉臉向着薩米陀夫。在他的雙唇上有着一種笑容，一種新的，受刺激的急躁浮現在那笑容裏。『我知道你去過，』他答道。『我聽說了。你尋找我的襪子。……你知道拉如密亨因為你幾乎發瘋，他說你會和他一同往路易思·伊凡諾夫那家去，你會爲着她向放礮中尉遞眼色，他不懂。你記得麼？他如何會不懂——那不是十分明顯麼？』

「他是一個多麼急性的人！」

「放礮的那位麼？」

「不，你的朋友拉如密亨。」

「你一定是過着一種快樂的生活了，薩米陀夫君；自由地到最舒服的地方

去。現在是誰正在給你斟香檳酒呢？」

「我們正在喝完……誰又來斟了呀?!」

「這是酬勞呀！你一切都可享受！」拉思科里涅珂夫笑着，「那不要緊，好朋友，」他拍薩米陀夫的肩膀，續說道。「我並不是壞意思，」乃是友誼地，爲着嬉戲」，如同你們在那老女人案子上所訊的那個工人，當他和特密忒里扭打的時候所說的一樣。……」

「你怎麼知道那件事？」

「或者我知道那件事比你知道的多。」

「你是多麼奇怪呵。……我相信你還沒很痊癒。你不當出來。」

「呵，你看我奇怪麼？」

「是的。你在幹什麼，看報紙麼？」

「是的。」

「有許多關於火災的消息。」

「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說到這里他神祕地望着薩米陀夫；他的雙唇又在一陣嘲弄的微笑中扭動着。「不，我並不是看火災消息，」他向薩米陀夫眨眼，繼續說道。「但是現在承認吧，好朋友，你不是急得要命想知道我在看什麼消息麼？」

「我一點也不是那樣；難道不可以問問麼？你爲什麼老是……」

「注意，你不是一個有程度受教育的人麼？」

「我在中學六年級畢業，」薩米陀夫帶着點自負地說道。

「六年級！呵，我的小寶貝！看你頭分的，你的戒指——你是一個有錢的人。哈，多麼可愛的一個少年呵！」說到這里，拉思科里涅珂夫正對着薩米陀夫的面前，發出一陣神經病般的大笑。後者向後退，驚得比氣得還厲害。

「呸，你是多麼奇怪呀！」薩米陀夫嚴肅地重複說。「我不禁以爲你還是不省人事呵。」

「我不省人事？你撒謊，我的小寶貝！那麼我奇怪麼？你看我出奇麼？」

「是的，出奇。」

「是說我所看的，所找的什麼事吧？看我叫他們拿來好多報紙吧！疑心麼，是不是？」

「唔，你說吧。」

「你把你的耳朵豎起來了麼？」

「你是什麼意思——把我的耳朵豎起來？」

「那我以後再解釋，但是現在，朋友，我向你聲說……不，不如說「我自認」：不，那也不對；「我作一個口供，你錄着。」我供稱我在看，我在找：」他眨着眼睛又等了一會兒。「我在找——而且我到這里來——爲着找謀殺那個老女當主的消息，」他最後說，幾乎是耳語，把他的臉放得極近薩米陀夫的臉。薩米陀夫一直地，不動地望着他，並不把臉避開。以後最使薩米陀夫覺得奇怪的，是他們之間的沉默，整整地持續了一分鐘，他們兩個彼此對瞅了整整一分

鐘。

『即使你看那種消息又怎麼樣呢？』他突然喊道，迷亂而且不耐煩。『那並不是我的事！那怎麼樣呢？』

『就是那一個老女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用同樣的低聲繼續說，並不注意薩米陀夫的喊叫，『你們在警察衙門里談着的，那個老太婆，你記得，那時我暈倒了。唔，現在你明白麼？』

『你是什麼意思？』「明白」……什麼？』薩米陀夫，驚恐地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沉着的鄭重的臉孔忽然變了，並且他忽然又像先前那樣患神經病般地大笑起來，彷彿完全不能約束自己了似的。一剎那間，他帶着特別活現的感觸，想起最近過去的一瞬間，當他在門後站着拿着斧頭，門把跳動，外面的人們罵着搖動着，他忽然想大聲吵叫他們，咒罵他們，向他們伸舌頭，戲弄他們，大笑，大笑，大笑！

『你不是瘋了，便是……』薩米陀夫開言道，然而他突然停下，彷彿被那忽然閃現於他心中的念頭嚇住了。

「便是？」「便是什麼」？什麼？哼，告訴我！」

「沒有什麼，」薩米陀夫生氣了，說道，「全是瞎說！」

兩人都沉默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經過他的忽然一陣大笑之後，忽然變得熟思而且憂鬱了。他把他的肘節放在棹上，把頭靠在手上。他彷彿完全把薩米陀夫忘記了似的。沉默支持了好久。

「你爲什麼不喝你的茶？冷了，」薩米陀夫說道。

「什麼！茶？哦，是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喝了一口茶，放一塊麵包在嘴裏，於是忽然望了薩米陀夫一下他彷彿記起了一切事情，把自己心定下。同時他的臉孔又作出原來的嘲弄的表情。他繼續着喝茶。

「近來這些犯罪有許多，」薩米陀夫說道。「就是日前，我在莫斯科新聞報上看見，有一夥假造錢幣的在莫斯科被捉住了。那是一個整個的團體。他們造假票子。」

「哦，但是那是在好久以前了！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的，」拉思科里涅珂夫

鎮定地答道。『可見你認他們是犯人了，不是麼？』他微笑着繼續說。

『自然他們是犯人嘍。』

『他們？他們是小孩子，傻子，並不是犯人！試想，有五十人爲着這樣的一個目的結合——什麼一種意思！三個便太多了，那麼他們要彼此相信甚於相信自己！一個人只消在酒醉時洩露了祕密，事情便完全失敗了。傻子！他們僱用不可信託的人去兌換銀票——這麼一件事情托給一個偶遇的生人去辦？唔，讓我們假定這些傻子成功了，每人賺了一百萬，他們今後一輩子將如何呢！每人的一生都彼此牽連！不如立刻上吊吧！而且他們又不知道銀票如何兌換法；在銀行裏兌換，那個人拿到五千塊盧布，他的手發戰了。他數了頭四千，但是並沒有數第五千——他那麼急忙要把錢裝在口袋裏就跑。自然他引起了疑心。整個的事情因爲一個傻瓜便失敗了！可以這樣麼？』

『你說他的手發戰麼？』薩米陀夫說道，『是的，那是十分可能的。我覺得十分確信那是可能的。有時人忍不住。』

『那忍不住麼？』

『怎麼，那你忍得住麼？不行，我可不行！爲着一百塊盧布去遭那樣的一個怕人的經驗！拿着假票到銀行去，在那里他們的職務便是要認出那種東西的！不行，我怕沒有做那件事的胆量。你有麼？』

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極想『伸舌頭』。戰慄不住從他的脊背傳下去。

『我要做得不同哩，』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說得很遠。『我要這樣兌換銀票：我要把頭一千來回數三四次，每張票子都看一看，於是我才開始數第二千；我要把那數完一半，於是便抽出一張五十塊盧布的票子到亮跟前，於是翻過來，於是又把牠拿到亮跟前——看看是不是一張好票子？「我害怕」，我要說，「我的一個女親戚日前因爲一張假票子損失了二十五塊盧布，」於是我便要把那全部的故事告訴他們。那麼就開始數第三千啦，其實，不然，我彷彿在那第二千第七百裏數錯一次，有些懷疑。因此我便把第三千放下，回頭數第二千，如此到底。當我數完的時候，我要從第五千裏擇出一張，從第二千裏擇出一張，再把牠們拿

到亮前，再要求「請把牠們換一換」，把會計員麻煩得不堪，他就不知道如何擺脫我。當我弄完了，就該出去了，其實，不然，我又轉回來，請他解釋某一件事。若是我，我就是那樣的做的。」

「哈，你說的是多麼可怕的話呀！」薩米陀夫大笑着說道。「但是那都不過是空談而已。我敢說，到見諸事實的時候，你便溜了。我相信即使是一個幹慣的拚命的人都不能永遠信賴自己，你我更不行了。就拿靠近家跟前的一個例子——那老女人在我們這區裏被謀殺了來講吧。那兇手彷彿是一個拚命的漢子，他在大天白日冒着一切的危險，被一個奇蹟救了——但是他的手也打戰。他搶劫得並不高明，他支持不住。那是明顯的，可以從……」

拉思科里涅珂夫彷彿生氣了似的。

「明顯的？那麼你爲什麼不把他捉住呢？」他喊道，惡狠地譏誚薩米陀夫。

「唔，他們要把他捉住的。」

「誰？你麼？你以爲你能把他捉住麼？這是你的一樁難活！對於你要緊之點

是看一個人在化大錢不。若是他沒有錢，忽然開始揮霍，他一定就是那人了。那麼任何小孩都能引你走錯路的。」

「不過，事實上他們總是那樣的，」薩米陀夫答道。「一個人冒生命的危險，犯了一次刁狡的謀殺的事，於是立刻他便到酒館去喝酒。他們被捉住正在化錢的時候，他們並不都像你那麼刁。自然，你是不會到一個酒館去的吧？」

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凝視着薩米陀夫。

「你彷彿高興這回事，並且還想知道我在那種情形中當如何自處，是不是？」他不高興地問道。

「我想知道，」薩米陀夫堅決地嚴肅地答道。他開始非常嚴肅地說着並且望着。

「非常想麼？」

「非常想！」

「那麼就是了。我當這麼自處的，」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口說，又把自己的臉

緊靠近薩米陀夫的臉，又注視着他，低聲小語的說，因此後者這次甚至發抖起來了。「我當這樣辦的。我當拿錢和首飾，我當從那里走出來，照直往左近只有板壁的空地，差不多任何人都沒有，什麼菜園或那一類的地方。我當預先看出那里有一塊百磅或百磅多重的大石頭，要在建造房屋的時候便放在那拐角的。我要把大石推開——那下面應該有一個坑，我要把首飾和錢都放在那洞裏。於是我便把大石頭推轉回原處，因此看來還和先前一樣，我再用腳踩按，然後才走開。有一兩年，或者三年，我都不摸牠。唔，他門可以搜查吧！一點痕跡都沒有。」

「你是一個瘋子，」薩米陀夫說道，不知什麼緣故他也低聲小語地說，忽然躲開拉思科里涅珂夫。他的眼睛發亮；他臉色變得灰白的可怕，他的上唇抽動着，顫抖着。他極力躬下腰緊靠近薩米陀夫，他的雙唇開始不發一語地抽動着，這樣支持了有半分鐘；他知道他自己在作着什麼事，但是不能約束自己。那些可怕的活在他的雙唇上顫動，有如那時的門門在門上似的；再一會就要弄斷了，只要放鬆一點，他就要說出來的！

『若是是我謀殺老女人和理薩威泰又怎麼樣呢？』他忽然說道，而且——確實知道自己所說的話。

薩米陀夫粗野地看着他，臉色變得像棹布一般白。他的臉帶着一陣歪扭的笑容。

『但那是可能的麼？』他無力地說道。拉思科里涅珂夫忿怒地看着他。

『承認你原來是相信那件事吧，是的，你原來是相信的吧？』

『一點也不相信！我現在更不相信了，』薩米陀夫趕緊說道。

『我把我的小麻雀捉住了！如果你「現在更不相信了」，那麼你先前是有點相信了吧？』

『絲毫也不對，』薩米陀夫顯然煩惱了，喊道。『你是漸漸說到這話嚇我麼？』

『那麼你是不相信了？當我走出警察所的時候，你們在我背後談論些什麼話？放礮中尉爲什麼在我發暈後詢問我呢？嘿，這里，』他向酒保喊，站起來拿

着帽子，『多少錢？』

『三十個戈貝克，』後者答着，跑上來。

『這裡是三十個戈貝克酒錢。看好多錢！』他把他的發抖的手伸出給薩米陀夫看，手裏放着票子。『紅色票子和藍色票子，二十五塊盧布。我從那里弄來的？我的新衣服從那裏來的？你知道我一個戈貝克都沒有。你們盤問了我的女老板，我相信……唔，得了！*Assez Cause*（說夠了）！再見！』

他出去了，由於一種劇烈的歇斯迭里的感覺，渾身發抖，在這種感觸中有着忍不住的愉快的成分。然而他還是抑鬱而且倦乏得要命。他的臉孔好像害急病後一般地歪扭着。他的疲乏迅速地加增。一種刺激的感覺立刻便使他的力量興奮，但是當刺激轉弱的時候，這些力量又一般快地衰退了。

薩米陀夫剩下自己一人，在原地方坐了好久，深沉地思索着。拉思科里涅河夫不知不覺地在他的腦中某一點上打了一個轉，並且決定了他的意見。

『伊利亞·彼得羅維支是一個呆子，』他決定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幾乎還沒有打開酒館的門，他便在台階上碰着拉如密亨了。他們直到彼此幾乎相撞的時候，才彼此看見。他們站着彼此上下對看了一會。拉如密亨大大地發驚，於是忿怒，真正的忿怒，在他的眼中厲害地閃射着。

『原來你在這裏呀！』他整個喉嚨地喊道——『你從你的床上跑開！我却在沙發底下找你哩！曾跑到樓頂上找你。我幾乎爲着你打那思泰莎。原來他在這裏。羅提亞！這是什麼意思？把完全的實情告訴我！自己說吧！你聽見麼？』

『這意思是我對於你們一切都討厭死了，我想自己在一個地方，』拉思科里涅珂夫鎮定地答道。

『自己在一個地方！在你不能走路的時候，在你的臉像白紙一般白而且喘着氣的時候！混虫！……你在水晶宮作什麼？立刻自己說出來！』

『隨我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說着，要從他旁邊走過去。這使拉如密亨發瘋了；他用力地把他的肩膀抓住。

『隨你去？你敢向我說隨你去麼？不知道我立刻就要怎麼處置你麼？我要把

你抓起來，把你捆成一個包袱，把你夾在腋下帶回家去，把你鎖起來！」

「聽我說，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安靜地開言道，顯然心平氣和的——「你看不見我並不需要你的恩惠麼？你真是懷着一個奇怪的願望，要施恩惠於一個……一個覺得那些恩惠討厭而很難忍受的人！你爲什麼在我起初病的時候把我找出來呢？或者我是非常高興死的。我今天不是十分明白地告訴你，說你磨難我，說我……討厭你！你專想磨難人！我向你老實說，這一切都嚴重地礙我復元，因爲那不住地觸怒我。你看饒塞毛夫剛才走開了，避免觸怒我！你也莫管我吧，行好吧！實在，你有什麼權利強迫阻攔我呢？你看不出我現在說話完全有理性麼？我，我如何能勸你莫要以你的恩惠逼害我呢？我可以是忘恩負義，我可以是下流，但願你們隨我吧，好好，住手吧！住手吧，住手吧！」

他起初心平氣和地說，預先玩味着他所要發的惡狠的辭句，但是在一陣瘋狂中喘着氣把話說完了，如同他先前對於盧辛的情形一樣。

拉如密亨站了一會，想一想，把手放下來了。

「唔，那麼滾你的吧，」他低聲地熟思地說道。「站住，」他突然咆哮道，那時拉思科里涅珂夫就要走，——聽我說，讓我告訴你，你們全是一羣空談的說大話的傢伙！只要你有任何小困難，你便苦苦地老想着，像一隻母雞抱雞蛋。而且甚至在那方面你們也是剽竊的人！在你們身上就沒有一點獨立生存的跡象！你們是鯨魚油作的，你們血脈中有的是乳漿，却沒有血液。你們中任何人我都不相信！所有你們一班人，在各方面，頭一件事情就是不像一個人！站住！」他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要動，便加倍忿怒地喊道——「聽我說完！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開一個遷居宴會，或許他們現在已經到了，但是我留有我的伯父在那里——我剛才跑進去——接待客人們。如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一個庸俗的傻瓜，一個完全的傻瓜，如果不是發外國脾氣……你看，羅提亞，我認爲你是一個聰明人，然而你却是一個傻瓜！——如果你不是一個傻瓜，你今晚便要到我家來，而不在大街上把你的靴子磨破，你既然出門了，那也沒有法子！我要給你一張舒服的安樂椅坐，我的女房東有一張……給你一杯茶，友伴……。或者你可以躺在沙發上——

無論如何你要和我們在一塊的……饒塞毛夫也要到那里去的。你去麼？」

「不去。」

「胡——胡說！」拉如密亨不耐煩地喊道。「你如何知道？你不能替你自己回答！你一點也不明白。……千萬次我竭力和人家爭執，但是以後又跑回到他們那里去了。……人覺得害羞，於是又回到人家那里去！那麼，記住，坡金珂夫的住宅，第三層樓。……」

「拉如密亨君，我相信你因為要施恩惠，寧願任何人打你一頓的。」

「打誰？我麼？祇要有這種念頭，我就把他的鼻子扭掉！坡金珂夫的住宅。」

巴布希金的那層樓房，四十七號。……」

「我不去，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轉身走了。

「我打賭你是去的，」拉如密亨在他後面喊道。「如果你不去，我不願認識你了！站住，嘿，薩米陀夫在那里麼？」

「在那。」

「你看見他麼？」

「看見了。」

「和他談話沒有？」

「談了。」

「談什麼？可惡，那麼你不必告訴我了。坡金珂夫的住宅，巴布希金的那層樓房，四十七號，記住！」

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前走去，轉彎到花園街去。拉如密亨在他後面沉思地看着。於是把手一揮，他便走進來，但是在石階上突然站住了。

「可惡，」他幾乎大聲地繼續說道。「他說得很懂事的，但是……我是一個傻瓜！好像瘋子說話不懂事似的！這正是饒塞毛夫所害怕的事。」他用手指敲他的前額。如果……我怎麼能讓他獨自走了？他可以投水自溺的……呵，好一個大錯！我不能。」他回頭跑去追拉思科里涅珂夫，但是並不見他的踪跡。他咒罵一聲快步地回到水晶宮來詢問薩米陀夫。

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往X橋走去，在橋中間站着，兩隻肘節靠在欄杆上，向遠方凝視。和拉如密亨分手以後他覺更十分軟弱，他幾乎走不到這個地方。他渴望在大街上什麼地方坐下或躺下。他躬身臨水，機械地凝視着落日的最後的粉紅色的閃光，凝視着一排房屋在暮色蒼茫中變黑暗了，凝視着左岸上的一個遠遠的樓頂窗戶，在落日的最後光芒中好像火燄似的閃爍，凝視着河裏漸漸黑暗的水，他彷彿非常注意地凝視着這水。最後，一些紅的圓圈在他的眼前打轉，房屋彷彿在動着，行人呀，河岸呀，馬車呀，都在他的眼前跳舞着。他忽然抖了一下，或者又是被一個生野的討厭的景像救了他，使他不至於暈倒。他覺出有人在他右邊站着；他一看，原來是一個高高的女人，頭上戴着包頭布，臉孔細長，面黃，消瘦，眼睛發紅，往裏凹。她直瞅着他，但是顯然她看不見什麼東西，認不出任何人。她忽然把右手扶在欄杆牆上，把右腿舉過欄杆，於是把左腿舉過去，就跳下河去了。污水響着，立刻便把這犧牲品吞下去，但是過一分鐘，淹死的女人又漂上水面來了，慢慢地隨水向下流，她的頭和腿在水中，背朝上，她的裙子脹大

像一個枕頭似的。

「一個女人淹死了！一個女人淹死了！」幾十人的聲音喊着；人們跑來，兩岸擁擠着，觀看的人，在橋上人們在拉思科里涅珂夫四邊護擁着，在他後面擠上來。

「可憐哪！這是我們的阿夫洛塞尼亞！」一個女人在離他不遠的地方哭喊着。「可憐哪！救她呀！行好的人呀，把她拉上來！」

「船，船！」人羣中喊道。但是無須乎船；一個巡警從台階上往河邊跑去，把大衣和靴子扔在一邊，跑到水裏去。這件工作並不費力：她漂到離台階兩步遠的地方，他用右手抓住她的衣服，左手抓住一根棍，這是一個同伴伸給他抓的；淹死的女人立刻便被拉上來了。他們把她放在堤壩的青石路上。她不久便恢復了意識，抬頭，坐起來，開始噴嚏，咳嗽，無意義地用手擦她的濕衣服。她什麼話也不說。

「她醉暈了，」同時一個女人聲音在她旁邊痛哭道。「她暈了。日前她要上

吊，我們把她救了下來。我剛才跑出來到店舖上，留我的小女孩看着她——然而她又出禍了！她是一個女老板，先生，一個女老板，我們緊靠近住着，從頭數，第二個人家，看那邊……。」

羣衆散開了，警察還照舊圍繞着那女人，有人喊着警察所。……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冷淡和漠然的奇異感覺張望着。他覺得討厭。「不行，那討厭……水……那不好，」他自言自語道。「沒有什麼結果的，」他繼續說道，「等也是沒有用的。警察辦公處怎麼樣呢？……薩米陀夫爲什麼不在警察辦公處呢？警察辦公處十點鐘才關門。……」他轉身用背向欄杆，往四下望。

「那麼很好！」他決然說道；他離開橋，向警察辦公處的方向走去。他的心覺得空洞。他並不願想。就連他的抑鬱也消失了，現在連他動身時『要把這事完全結束了』所帶的勇氣一點都沒有了。接着來的是完全的冷漠。

「唔，這是一條出路！」他想，沿着河岸慢慢地無精打彩地走着。「無論如何我要告一結束，因爲我要……。但是這是一條出路麼？這有什麼關係！一碼空

地是要有的——哈！但是什麼一個結果呢！這真是結果麼？我告訴他們還是不告訴他們呢？唉……該死！我是何等疲乏呵！但願我能找個地方立刻坐下或躺下！我所最害臊的就是如此拙笨！但是那我也不管了。多麼癡呆的思想進到腦子裏來……。」

要到警察辦公處，他必須照直往前去，第二次轉彎向左走。只有幾步路遠。但是他在頭一次轉彎的時候忽然站住了，想了一分鐘，轉入旁邊一條小街，他走了兩條不順路的大街，大概是並沒有什麼目的，或者大概是要耽擱一分鐘，遷延時間。他走着，眼望着地下；忽然有人彷彿在他的耳中私語，他抬起頭來，看見他自己正站在「那住宅」的大門前。他自從「那天晚上」以後，就沒有經過這裏，沒有走近這裏。

一種不可抗拒的不可思議的願望使他往前去。他走進那住宅，經過院落，而後往右邊第一道入口，開始順着熟悉的樓梯上到第四層樓去。窄而陡的樓梯是很黑暗的。他在每層梯頂站住，好奇地四下望。在頭一層梯頂上，窗戶完全安上木

格了。「那時並不是這樣的，」他想。這裡是第二層樓房，尼古拉和特密忒里曾在這裡作活。「房屋關閉起來了，門是新油漆的，那麼這是要出租了。」於是來到第三層……和第四層。「這裡！」他看見這層樓房門大開着，他迷惑了。那里有人，能以聽見話聲；這是他絕對沒有料到的。經過短期的躊躇之後，他上了最後的幾步樓梯，於是到樓房裏去了。

這也正在修理；裏面有工人，這彷彿把他嚇住了。他本猜想他將看見一切東西都像他離開那時一樣，甚至，或許屍體還在地板原地方放着！然而現在呢，光光的牆，並沒有家具；這真奇怪呀。他走到窗前，在窗臺上坐下。有兩個工人，都是年輕漢子，一個年紀比較大些，另一個却年輕得多。他們正在用一種新的帶着淺紫色花的白紙糊牆，以代替從前的破舊的黃紙。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知爲着什麼緣故，對於這非常不喜歡；他不高興地看着新的糊牆紙，好像一切都這樣地改變了，覺得可惜似的。

工人們顯然是逗留得超過他們的時間了，此刻他們正趕緊把他們的紙捲起

來，準備回家。他們並沒有注意拉思科里涅珂夫走進來。他們正在談論什麼。拉思科里涅珂夫抱着兩臂傾聽着。

「她在早晨到我那里去，」年長者向年輕者說道，「很早，穿的闊闊氣氣的。『你爲什麼梳洗打扮嗎？』我說。從今以後『我願做任何事情使你歡喜，提帖·瓦西里支！』就是這麼樣！她簡直照着時裝雜誌裝扮起來！」

「時裝雜誌是什麼？」年輕者問道。他顯然是認爲那一位是「師傅」。

「時裝雜誌是許多圖畫，有顏色的，每禮拜六寄到裁縫這里來，從國外郵寄來的，指示人們如何裝束，男的和女的都有。那都是圖畫。男人們大半穿皮上衣，至於太太小姐們服裝呢，那是超乎你所能猜想的任何東西的。」

「在彼得堡你沒有東西找不到！」年輕者狂熱地喊道，「除開父親和母親而外，各種東西都有！」

「除開他們而外，各種東西都找得到，老弟，」年長者簡單明瞭地說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站起來，往別一間房屋去了，那房裏曾放着保險箱，床，和

帶抽屜的櫃櫥；這房間在他看來好像很小，裏面沒有家具。牆紙是原樣的；牆角的紙顯出聖像的架子曾放在那里過。他對那看一看，向窗戶走去。年長的工人斜眼看着他。

「你有什麼事？」他忽然問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答話，走到過道去拉鈴。同樣的鈴兒，同樣的鈴聲！他拉了兩次，三次；他聽着，回想起來。他以前的痛苦的可怕那種感觸，開始越發越發鮮明地活現地記起了。每拉一次鈴他就發抖，這使他越發越發覺得舒適。

「唔，你有什麼事？你是誰？」那工人喊着，走出來到他跟前去。拉思科里涅珂夫又走進去了。

「我想租一層樓房，我看一看。」

「夜晚上不是租房子的時候，而且你應當和看門人一同上來。」

「地板洗了，將來油漆不？」拉思科里涅珂夫繼續說道。「沒有血麼？」

「什麼血？」

「怎麼，老女人和她的妹妹都在這裏被謀殺了。這裏有一大灘血哩。」

「但是你是誰？」那工人不安的喊道。

「你問我是誰麼？」

「是的。」

「你想知道麼？到警察所來，我告訴你。」

那工人驚奇地看着他。

「是我們走的時候了，我們已經遲了。走罷，亞利阿希加。我們一定要鎖

門，」年長的工人說道。

「嗯，走罷！」拉思科里涅珂夫漠然地說着，先出來，他慢慢走下樓去。「

嘿，看門的！」他在門口喊道。

有幾個人在入口站着，看着行人，兩個看門人，一個鄉下女人，一個穿着睡衣的小商人，和幾個別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照直到他們跟前去。

「你有什麼事？」一個看門人問道。

「你到警察所去過麼？」

「我剛才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那里在辦公麼？」

「自然嘍。」

「副所長在那里麼？」

「他有一個時候在那里。你有什麼事？」

拉思科里涅珂夫不作答話，只在他們旁邊站着，出神的想着。

「他曾看過房子，」年長的工人說着，向前走來。

「那層樓房？」

「我們在作活的那層。」你們爲什麼把血洗掉呢？」他說，「這里有過一度謀殺，我是來租房的。」他開始按鈴，幾乎把門鈴弄毀了。「到警察所來，」他說，「我在那里把一切事情告訴你。」他纏着我們。」

看門人看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皺着眉毛，迷惑了。

「你是誰？」他更加威嚴地喊道。

「我是羅提宏·羅馬諾維支·拉思科里涅珂夫，先前是一個大學生，我住在希爾的住宅，離這不遠，樓房十四號，問看門人，他知道我。」拉思科里涅珂夫用一種懶懶的出神似的聲音說出這一切話，並不扭頭，只是注意地看着漸漸黑暗下去的大街。

「你爲什麼到那層樓房去？」

「看一看。」

「有什麼可看的？」

「直接把他帶到警察所去吧，」穿着睡衣的那人突然插口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眼一斜，注意看着他，用同樣的低低的懶懶的聲調說道：

「走罷！」

「是的，帶住他！」那人更氣壯地繼續說道。「他爲什麼想那回事，他是什麼用意？」

「他是不是喝醉了，那只有天曉得，」那工人喃喃道。

「但是你有什麼事呢？」門房又喊道，開始真正地發怒了——「你爲什麼逗留著？」

「那麼你們怕去警察所吧？」拉思科里涅珂夫譏誚地向他說道。

「怎麼怕牠？你爲什麼逗留著？」

「他是一個無賴！」鄉下女人喊道。

「爲什麼費工夫和他談論？」另一個看門人喊道，他是一個碩大的粗人，敞披着一件上衣，腰帶上掛着一些鑰匙。「滾吧！他是一個無賴，沒有錯的。滾吧！」

他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肩膀，把他推到大街上去。他往前倒去，但是站住了脚。無語地望了望所有的旁觀的人，便走開了。

「奇怪的人！」那工人說道。

「現今人變得奇怪了，」那女人說道。

『你本當把他帶到警察所去。』

『不如不理他，』高大的看門人決定道。『一個照例的無賴！那正是他所想的哩，你可以相信的，但是一次惹了他，你便脫不脫他了。……我們知道那類人！』

『我往那里去還是不去呢？』拉思科里涅珂夫想道，他在十字街頭的路當中站着，往四下望，好像期待什麼人給他最後一句話似的。但是沒有聲音反應，一切都是像他所在上面走的石頭似的死寂，對於他是死的，對於他一人是。……忽然在街的盡頭，離有二百碼遠，在暮色蒼茫中，他分辨出一羣人，並聽見談話與叫嚷。在人羣當中停着一輛馬車。……一道光亮在街心閃耀。『什麼事？』拉思科里涅珂夫向右轉，到人羣跟前去。他彷彿抓住了一切事物，並且冷然地微笑，因為他完全決定往警察所去，知道不久這件事便要結束了。

## 第七章

一輛講究的馬車停在街心，前面有一對精神煥發的灰色的馬；車裏並沒有人，馬車夫從他的車箱下來了，在車旁站着：把馬勒住。……一大羣人聚攏着，警察在前面站着。其中有一個人拿着一個燈籠，照着靠近車輪躺着什麼東西。人都在談論着，呼喊着，察看着；馬車夫彷彿迷混了，不住地重複說道：

「多麼倒霉！天爺，多麼倒霉！」

拉思科里涅珂夫極力往裏擠，最後得見騷動和好奇的對象了。一個被車壓倒了的人，顯然失了知覺的在地上躺着，滿帶着血；他穿的雖壞，但衣服是「高尚的」。血從他的頭上和臉上流，他的臉被壓壞了，殘破了。他顯然是傷得厲害。

「天老爺！」馬車夫慟哭道，「你叫我怎麼辦呢？如果我趕車急跑，不向他

曠，那還可說，但是我是安靜地趕着，並不匆忙。人人可以看見我正像別人一樣地走着。一個喝醉的人不能走直路，我們都知道！……我看見他從大街上穿過，搖搖擺擺的，幾乎跌倒了。我嘆了一遍，嘆了兩遍，三遍，于是我把馬勒住，但是他照直倒在馬蹄下！不是他故意那樣，便是他大醉了。……馬還小，容易受驚。牠們驚跳，他呼喊起來……那使牠們更糟。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就是那樣的，」人羣中有一個人聲證實道。

「他曠了，那是真的，他曠了三遍，」另一個人聲言道。

「是三遍，我們都聽見了，」第三個人喊道。

但是馬車夫並不十分沮喪，驚嚇。顯然的，馬車是屬於一個有錢的重要的人物的，他正在什麼地方等着車哩；警察們自然是很關心着，怎樣了結剛剛發生的這件事。他們將要做的，便是把受傷的人抬到分所和醫院去。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這時拉思科里涅珂夫擠進去，便躬下身子更接近他。燈籠忽然照亮那不幸的

人的臉孔。他認出他是誰了。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喊着，往前面衝去。這是一個退職的九品文官瑪爾美拉陀夫。他就在這左近，珂色爾的住宅裏住……趕快找醫生來！我給錢，看。」他從口袋裏把錢掏出來，給警察看。他是在一種驚人的激動中。

警察高興找出來是誰了。拉思科里涅珂夫交了他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熱心得彷彿這是他的父親一般，他勸說警察們把失去知覺的瑪爾美拉陀夫快些抬到他的寓所去。

「就在這裏，離三個住宅遠，」他熱切地說，「是一個有錢的德國人珂色爾的住宅。他現在正是回家，無疑地是喝醉了。我知道他……，他是一個酒徒……。他在那里有一個家庭，一個妻，小孩子們，和一個女兒……把他送到醫院去，那就費時間了，在那住宅裏便有一個醫生的。我給錢，我給錢！至少他在家裏有人侍候……她們立刻就要扶持他的。否則在你們沒有把他弄到醫院之前，他便要死了。」

他甚至來得及偷偷地把錢塞到警察的手裏；這樣來做是明顯的，當然的，無論如何，救護在這裡是更近些的。他們把受傷的人抬起來；人們自動來幫忙。珂色爾的住宅離有三十碼遠。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後面走着，小心地扶着瑪爾美拉陀夫的頭，指着路。

「這裡，這裡！我們必須把他的頭向上抬上樓，轉彎！對啦！我給錢，我不讓你們白忙的，」他喃喃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還照她每逢空閑的常例，又開始在她的小小的房間裏，從窗戶到火爐這樣來回地走着，抱着雙臂，自言自語着，咳嗆着。近來她開始更常和她大女兒波崙加談話，她是十歲大的小孩，雖說有許多她都不懂，却很懂得她的母親需要她，因此她總是用她的聰明的大眼睛注視着她，竭力顯出懂得的樣子。這時波崙加在替她的小弟弟脫衣服，他一天都不舒服，好讓他上床睡覺。這孩子等她來把他的汗衫脫掉，這是必須在夜裏洗的。他在椅子上挺直坐着不動，臉孔沉默嚴肅，兩腿向前直伸併在一起，脚跟朝外，脚尖分向兩旁。他聽

着他的母親向他的姊姊說什麼話，完全不動的坐着，鼓着嘴，大睜着眼睛，正如所有的聰明的小孩子在他們被脫衣上床睡覺的時候，一定那樣坐着的。一個比他還小的女孩，完全是穿着破衣服，在屏風跟前站着，等着自己的次序。往樓梯上的門在開着，稍稍解救他們少薰些煙草的雲霧，那是從別的房間吹進來，使這可憐的患肺癆病的女人一陣一陣長時間地難受地咳嗽。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彷彿在這個星期內變得更瘦了，她臉上的癆病的紅暈比原來更鮮明了。

「你不相信，你也想不到的，波崙加，」她說着，在房中來回走着，「在我們爸爸家裏我們過着什麼一種幸福的闊綽的生活，這個酒鬼怎樣把我，並且要把你們都糟塌了！爸爸是一個廳長，離省長已經不遠；因此只差一步，來看他的人就會說，「我們把你當作我們的省長，伊凡·米哈羅維支！」當我……當……」她劇烈地咳嗽，「呵，可詛咒的生活呀，」她喊道，清着嗓子，用手按着胸膛，「當我……當最後一次跳舞會的時候……在司令家裏……公爵夫人伯色麥麗看見我——她在你的父親和我結婚的時候，給我祝福，波崙加——她立刻問道「那不是

在畢業典禮時跳披肩舞的漂亮女子麼。」（你一定要把那裂縫補好，你一定要拿針照我所指示你的那樣織補，否則明天——咳，咳，咳，——他要把那洞弄得更大了，」她費力地喊着）王爺斯契各里思珂是一個侍臣，他那時剛從彼得堡來……他和我跳「馬如卡」，於是第二天便要跑來向我求婚；但是我用恭維的話感謝了他，告訴他我的心早已屬於別人了。那個別人就是你的父親，波尼亞；你爸爸當時很生氣。……水預備好了沒有？把汗衫給我，還有襪子！麗達，」她向最小的一個說道，「你今夜必須將就着不穿襯衫睡……把你的襪子一同拿出來……我把牠們放一塊洗。……怎麼一回事，這個醉鬼還不回來呢？他穿汗衫一直穿到像一塊揩布，完全扯破了……我要都放一塊洗，免得一連兩夜來受罪！呀呀！咳，咳，咳，咳！又是的！這是什麼一回事？」她喊着，看見一羣人在過道中，和往他房裏擁來的人們，抬着一件重物。「這是什麼？他們抬什麼來？天爺！」

「我們把他放在哪里呢？」巡警問道，往四下看，那時失了知覺，滿帶着血

的瑪爾美拉陀夫被抬進來。

『放在沙發上！把他直放在沙發上，闖這邊放，』拉思科里涅珂夫指示着。

『在路上被馬車壓倒了！喝醉了！』有人在過道上喊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站着，臉變白了，喘着氣。孩子們都嚇住了。小麗達呼號起來，跑到波崙加跟前，抓住她，渾身發抖。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瑪爾美拉陀夫放躺下，便跑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去。

『爲着上帝的緣故，放安靜吧，莫要驚慌！』他迅速地說道，『他從路上經過，被一輛馬車壓倒了，莫要驚慌，他要蘇生過來的，我吩咐他們把他送到這裏來的……我已經到這裏來過，你記得麼？他要蘇生過來；我給錢！』

『他這次算把命送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絕望地喊道，她奔向她的丈夫跟前去。

拉思科里涅珂夫立刻便看出來她並不是那些容易暈倒的女人們中的一位。她

立刻放一個枕頭在這不幸的人的頭下，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她並且開始給他脫衣服，察看着，她支持着勇氣，忘記自己，咬着顫抖的雙唇，抑止那就要從她口中發出的呼號。

拉思科里涅珂夫同時勸了一個人跑去找醫生。原來有一個醫生，隔一個門就是的。

「我已派人去找一個醫生來，」他不住地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確切地說，「莫要著急，我給錢。沒有水麼？……給我一條手帕或手巾，無論什麼，快一點。……他受傷的情形還不知道怎麼樣呢？……他傷了，但沒被撞死，相信我。……我們且看醫生怎樣說吧！」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跑到窗戶跟前；在那里房角一張破椅子上，放着一大瓦盆水，預備夜里洗她的孩子和丈夫的襯衣的。這種洗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至少一星期要在夜晚忙兩次，有時還要多些。因為這人家竟到了這樣一步田地，他們實際上就沒有襯衣更換，然而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受不了不乾淨，她

不願看家裏醜態，寧願夜間使自己筋疲力竭，當其餘的人都睡熟的時候，超過自己的力量去勞作，好把濕的襯衣掛在繩上，早晨便乾了。她受拉思科里涅珂夫的請求，把那盆水端起來，但是幾乎和盆一起跌倒了。但是後者已經找到了一條毛巾，把牠弄溼，開始把血從瑪爾美拉陀夫的臉上洗去。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在一旁站着，艱難地呼吸着，用手按着胸膛。她自己也需要扶持。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認爲他叫把受傷的人送到這裏來，或許辦得不到。警察也躊躇地站着。

「波崙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跑到索尼亞那去，趕快。若是你看她不在家，留話說她的父親被車壓傷了，要她立刻就到這裏來……當她回來的時候。快點，波崙加！這裏，把披肩披上。」

「拚命快跑！」坐在椅上的小男孩忽然喊道，在那以後他又恢復原來沉默的嚴肅，睜大着眼，脚跟往前伸，脚尖向兩旁。

這時房里完全充滿了人，連一個蘋果都沒有落地的空隙。警察都走了，只剩

下一個，他暫時留下，努力把那些從樓梯進來的人趕出去。幾乎所有列沛惠克色里夫人的房客都從這層樓的內室裏湧出來；起初他們都一塊擠在門口，但是以後他們擠滿到房裏來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勃然大怒。

『至少你們可以讓他平平安安地死吧，』她向人羣嚷叫道，『這是一台戲給你們看的麼？還抽着香煙哩！（咳嗆，咳嗆，咳嗆！）你們也可以戴着帽子進來！……正有一人戴着帽子哩……滾開！至少你們應當尊敬死人！』

她的咳嗆壅塞了她的氣息——但是她的威嚇並非無效。他們站着顯然有些怕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房客們一個跟一個擠回到門口去，帶着一種內心的滿足的感情，這是當着一件忽然發生的災禍之前可以觀察出來的，即使是犧牲者最親最近的人都是那樣，這種奇異的感覺沒有一個活着的人能免得掉，甚且不管他對死者的最真誠的同情和憐憫。

不過外面的人聲被聽見了，講着醫院，並且說他們不應該在這裡騷擾。

『也不應該死！』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她向門前衝去，要向他們

出氣，但是在門口面對面地撞見列沛惠克色里夫人了，她剛聽說不幸的事，便跑進來恢復秩序。她是一個特別愛吵架而且不守規矩的德國女人。

「唉，我的天爺呀！」她喊道，拍着手，「你的丈夫喝醉了，馬踩了！同他一起到醫院去吧！我是女房東！」

「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我求你把你所說的話想一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傲慢地開言道（她對於女房東總是帶着傲慢的語調好使她可以「記住她的地位」，就是此刻她都不能不給自己這種滿足。）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

「我先前曾告訴過你一次，你敢叫我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是我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

「你並不是亞瑪利亞·伊凡諾夫那，乃是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因為我並不是你那些卑鄙的阿諛者們中的一個，像萊比綏亞利珂夫君，他此刻正在門後大笑哩，（一陣大笑和一陣「她們又吵起來了」的喊聲，確實在門口可以聽見）所以我將永遠喊你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雖說我並不明白你爲什麼不喜歡那個名

字。你自己看得見，塞米昂·沙哈羅維支發生什麼事；他就沒死了。我請求你立刻把那扇門關上，不讓一個人進來。讓他至少要平平安安地死！不然我警告你，明天總督本人就要知道你的行爲的。公爵在我做姑娘時候就認識我；他很記得塞米昂·沙哈羅維支，他時常做了他的恩人。每人都知道塞米昂·沙哈羅維支有許多朋友和維護者，他由於一種高貴的驕傲把他們都捨棄了，因爲他知道自己的不幸的弱點，但是現在（她指着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位慷慨的青年人來幫忙我們，他有錢財，有親戚，塞米昂·沙哈羅維支從小就認識他。你要相信的，亞瑪利亞·留得韋各夫那……』

這一切話都說得快極了，越來越快，但是一陣咳嗽忽然打斷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滔滔不絕的話。那時將死的人恢復了意識，發出一陣呻吟；她跑到他跟前去。這受傷的人睜開眼睛，不認識地，不明白地，死瞅着躬身俯視着他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他作着深深的，慢慢的，艱難的呼吸；血液從他的嘴邊往外滲流，汗從前額上發出。他不認識拉思科里涅珂夫，開始不安地往四下望。加迭里

那。伊凡諾夫那帶着傷心的但是嚴肅的眼色看着他，淚珠從她的眼睛滴下來。

「我的天爺呀！他整個胸膛都壓壞了！血流得多麼多呀，」她絕望地說道。

「必須把他外邊的衣服全脫掉！轉一點身子，塞米昂·沙哈羅維支，若是你能以的話，」她向他喊道。

瑪爾美拉陀夫認識了她。

「牧師！」他破聲地說道。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走到窗戶跟前去，頭靠在窗框子上，絕望地呼喊道：

「呵，可詛咒的生活呀！」

「牧師！」將死的人沉默了一會之後又說道。

「他們找去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向他喊道：他服從她的喊叫，不作聲了。他帶着傷心的病弱的眼色找看她；她又回頭站在他的枕頭旁邊。他彷彿稍稍安適一點，但是並不久。不久他的眼睛放在他寵愛的孩子小麗達的身上，他在牆角發抖，好像她發了陣急病似的，用她驚奇的孩子氣的眼色注視着他。

「唉——唉，」他不安地向他嘆氣。他想說什麼話。

「什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光脚，光脚！」他喃喃道，用登癡的目光指示着那孩子的光脚。

「莫作聲！」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易怒地喊道，「你知道她爲什麼光着脚。」

「謝天謝地，醫生來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呼喊道，他歡喜了。

醫生進來了；他是一個規矩的矮小的老人，是德國人，不相信地四下望着；他走近病人跟前，試他的脈，細心摸他的頭，由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幫忙，他把染血的汗衫解開，把受傷的人的胸膛裸露出來。胸膛受了重傷，壓碎了，揉破了，右邊的幾根肋骨斷了。在左邊，正在心上面，有一大塊難看的微黃的黑色的痕跡——馬蹄的殘酷的踏傷。醫生皺了皺眉手。巡警告訴他，說他被壓倒在車輪裏，在路上和車輪一起滾了有三十步遠。

「他竟恢復了意識，希奇，」醫生悄悄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低語道。

『你想他怎樣？』他問。

『他立刻就要死。』

『真正沒有什麼希望了麼？』

『一點點都沒有。他在喘着最後的一口氣哩。……他的頭也傷的很重。……』

『……若是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他放血，但是……那是沒有用的。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內他一定要死的。』

『那麼不如替他放血吧！』

『若是你願意的話。……但是我先告訴你，那是完全沒有用的。』

在這時候又聽見了腳步聲；過道上的人羣分開，牧師（一個斑白的矮小的老人）來在門口，帶着聖餐供品。一個巡警在這件災禍發生的時候去找他來的。醫生馬上給他讓了地方，和他彼此對瞥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請求醫生稍停一會。他聳一聳肩，就停留下了。

所有的人都往後退。懺悔禮不久便完了。將死的人或者不大懂；他只能發出



索尼亞在門口突然站住，但未跨過門檻，迷亂地往四下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不覺了。



不清楚的斷斷續續的聲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拉住小麗達，又從椅子上把小男孩拉起來，自己在牆角火爐旁邊跪下，並且使孩子們在她前面跪着。那女小孩還在打戰；但是那小男孩用他的小小的光光的膝蓋跪着，適度地舉起手來，正確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躬下身子，用前額觸地，那彷彿給他特別的滿足。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咬着嘴唇，噙着眼淚；她也祈禱，不時把小男孩的汗衫扯直，他還能用一條頸圍蓋住女孩子的光光的肩頭，這頸圍是她從櫃櫥那里拿的，並沒有起身，照舊祈禱。這時內室的門又被好事的人們推開了。在走道上，從這樓梯的各層樓房裏來的看熱鬧的羣衆，變得越來越稠，但是他們並不敢邁過門檻。祇有一隻小蠟燭頭照亮着這幕戲。

那時跑去尋找姐姐的波崙加在門口從人羣中擠過來。她進來，因為跑的那麼快，喘着氣，把披肩取下，找他的母親，走到她跟前，說，「她來了，我在大街上碰見她。」她的母親使她在她旁邊跪下。

一個年輕女子病弱地無聲地從人羣中擠過去，在這房裏，在貧窮，襤褸，死

亡和絕望之中，她的突然出現是奇怪的。她也穿着破衣，她的衣服都是最便宜的；但是用一種特別趣味的下流樣式裝飾出來的，明顯地露出牠的可恥的目的。索尼亞在門口突然站住，但未邁過門限，迷亂的往四下望，對於一切事物都不知不覺了。她甚至忘記了：她那經過四次手買來的花綢衣服，帶着長長的可笑的尾巴，在這裡十分不合式，她那肥大的裙擺把門口全部都佔滿了，她那淡色的鞋，和她隨身帶着的小傘，雖說在夜晚上那並沒有用，她那可笑的圓草帽子，帶着耀眼的火紅色的羽毛。在這頑童似地企戴着的帽子之下，露出一幅瘦削的，蒼白的受驚的小臉兒，張着口，兩眼恐怖地注視着。索尼亞是一個十八歲的瘦小的女子，長着好看的頭髮，很漂亮的，有着一對驚人的藍眼睛。她注意地看着床和牧師；她也跑得發喘。最後，一陣私語，大概是人羣中的什麼話，傳到她的耳朵裏去。她俯視着，往房裏走了一步，還是在門旁。

禮式完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又往她丈夫跟前去。牧師往後退，在告別時，轉身向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說幾句勸告安慰的話。

「這些孩子叫我怎麼辦？」她指着小的們，厲聲地激動地打斷他的話。

「上帝是慈悲的；向至高至上者求救助吧，」牧師開言道。

「唉！他是慈悲的，然而對我們却不！」

「那是一樁罪過，一樁罪過，太太，」牧師說着，搖着頭。

「這不是一樁罪過麼？」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指着將死的人喊道。

「或者那些無心構成這件不幸的人們將答應賠償你，至少賠償他收入的損失……。」

「你不明白我呀！」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生氣地揮着手說道。「他們爲什麼要賠償我呢？他喝醉了，自己倒在馬蹄下！什麼收入！他除了帶給我們苦惱而外，什麼也沒有。他個酒鬼把一切東西都喝掉了！他偷了我們去喝酒，他把他們的生命和我的都爲着喝酒糟踏了！感謝上帝他就要死！少些損失！」

「在人死的時候，你一定要饒恕，那是一樁罪過，太太，這樣的情感乃是一大大的罪過。」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忙着照料將死的人；她給他喝水，從他的頭上擦血和汗，把他的枕頭放直，僅僅不時地轉一會身子向牧師說話。現在她幾乎瘋狂地奔向他的跟前去。

「唉，神父！那是話，僅只是空話！饒恕！若是他沒有被壓傷，他今天便要醉醺醺的回家來，他的唯一的汗衫髒了，破了，他要酣睡得像一根木頭樣，而我要一直洗到天明；洗他的和孩子們的破衣服，然後在窗邊晾乾，天一亮的時候，我就要織補。我就是那樣地度過我的夜晚！……講饒恕有什麼用呀！事實上我已經饒恕了！」

一陣怕人的沉重的咳嗆打斷了她的話。她向手帕吐了一口，然後伸給牧師看，用另一隻手按住她的發痛的胸膛。手帕上滿染着血。牧師低下頭去，一言不發。

瑪爾美拉陀夫是在最後地受苦了；他並沒有把他的眼睛轉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的臉，她正又躬身俯視着他。他老是想向她說什麼話；他開始艱難地調動

舌頭，不清楚地說出一些話來，但是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明白他想請她饒恕，便命令似地向他叫道：

『莫作聲！無須乎！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話！』病人沉默了；但是同時他的四下游動的目光瞥向門口，他看見索尼亞了。

直到這時他才注意到她：她在一個拐角的陰影中站看。

『那是誰？那是誰？』他忽然用一種粗的喘氣的聲音驚慌地說道，恐怖地把他的眼睛轉向房門，他的女兒正在那里站着，他極力要抬起身來。

『躺下！躺下——下！』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喊道。

他用了不自然的力量竟能以臂肘把自己支撐着。他生楞地固定地看了些時他的女兒，好像不認識她似的。他先前從沒看見她穿着這樣的服裝。忽然他認識她了，她顯出被屈辱了的，被傷害了的，雖然盛裝却羞答答的樣子，溫順地等着輪到她和將死的父親告別。他的臉顯出無限的苦痛來。

『索尼亞！女兒呀！饒恕呵！』他喊道，他要伸手給她，但是失了均衡，掉

下沙發，臉向下對着地板。他們跑去把他抱起來，他們把他放在沙發上；但是他就要過去了。索尼亞無力地喊了一聲跑上去，抱着他，一動也不動。他死在她的懷中了。

「他得到他所要的了，」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看着她丈夫的屍體喊道。「唔，現在怎麼辦呢？我如何來葬他呢！我明天能給他們什麼喫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走到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跟前來。

「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他開口道，「上星期你的丈夫把他的一切生活和境况都告訴我了。……相信我，他帶着熱烈的尊敬說着你。從那晚上，我得知

道了他對於你們都是何等地摯愛，他何等地特別敬愛你，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雖然他有不幸的弱點；從那晚上我們便成爲朋友了……現在容我——做點事情……以報答對於我的死友的交情。這裡是二十塊盧布，我想——若是這能以對於你們有點幫助，那麼……我……總而言之，我要來，我一定再來……我或者明天再來。……再見！」

佈趕緊走出房門，從人羣中擠到樓梯上去。但是在人羣中他忽然撞見了尼科丁·佛密支，他聽說這件災禍，便親自來維持秩序。他們自從在警察所那一場之後，便沒有相見，但是尼科丁·佛密支立刻便認識他。

『呵，是你麼？』他問他道。

『他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醫生和牧師都來了，一切都照着應當怎樣做的做了。莫要麻煩那可憐的女人吧，事實上她已經患着癆病。想法鼓舞她，若是可能的話……你是一個心腸慈善的人，我知道……』他帶着一陣微笑，繼續着說，直瞅着他的臉。

『但是你身上濺上血了，』尼科丁·佛密支在燈光中看出拉思科里涅珂夫背心上有些新鮮的血跡，便說道。

『是的……我滿染上血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特別的神情說道；於是微笑，點頭，走下樓去。

他慢慢地熟思地往下走，患熱病似的，但是自己並不覺得，他充滿着忽然在

他身上湧起的生活和力量的感覺，那是一種新的，不可捉摸的。這種感覺可以和一個被判決死刑，忽然被赦了的那人的感覺相比。他下了一半樓，便被正往家去的牧師趕上了；拉思科里涅珂夫讓他過去，和他交換了一個沉默的招呼。他正在下着最後幾步樓梯的時候，便聽見了急促的脚步聲在他後面。有人追他；這是波崙加。她追着他，呼喊道「等一等！等一等！」

他轉身過來。她站在樓梯最下一層上，突然停住，比他站高一步樓梯。一道朦朧的光亮從院中照來。拉思科里涅珂夫能夠辨出這孩子的瘦削然而可愛的小臉，帶着一陣活潑的稚氣和笑容看着他。她帶着一個她所顯然高興傳達的消息。「告訴我，你姓什麼？……你在那里住？」她用一種急喘的聲音急促地說道。

他把兩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帶着一種幸運似地看着她。他看着她，便覺得那麼高興，他說不出爲什麼。

「誰打發你來的？」

「索尼亞姐姐打發我來的，」女孩子答道，微笑得更活潑。

「我就知道是索尼亞姐姐打發你來的。」

「媽媽也讓我來的……當索尼亞姐姐讓我來的時候，媽媽也走了出來，並且說，「快跑，波崙加。」」

「你愛索尼亞姐姐麼？」

「我愛她比愛誰都厲害，」波崙加帶着一種特別的堅定答道，她的笑容變得  
更莊重了。

「你將愛我麼？」

正要答話的時候，他看見這小小的女孩子的臉正向他挨近，她的鼓起的嘴唇自然地凸出去吻他，忽然她的瘦得像火柴一般地臂膀緊緊地抱住他，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這小女孩子低聲地哭泣，臉兒更緊緊地貼近他。

「我爲父親可憐！」她遲一會說道，她抬起淚汪汪的臉，用手把眼淚擦去。

「現在只是倒靨，」她忽然帶着一種特別端莊的態度繼續說道，那種態度是當小

孩子們忽然想要像「大人」似地說話的時候，努力裝扮出來的。

「你的父親愛你麼？」

「他頂愛麗達，」她不帶一點笑容很嚴肅地繼續說道，已經完全像大人似的，「他愛她，因為她小，而且也因為她有病。他總是常常帶東西給她。但是他教我讀書，教我文法，還教聖經，」她莊重地繼續說道。「母親總是不常說話，但是我們知道她喜歡這樣，父親也知道。母親要教我法文，因為現在是我開始受教育的時候了。」

「你們會祈禱麼？」

「自然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好久以前便知道了。我向來自己念我的禱告文，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大孩子了，但是珂里亞和麗達却和母親一塊大聲念。起頭他們背誦'Ave Maria'（「聖母頌」），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索尼亞姐姐吧，」然後又背一個禱告文，「主呵，饒恕而且賜福給我們的第二個父親吧。」因為我們的前父死了，這是另一個父親，但是我們也給那一個禱

告的。」

「波崙加，我名叫羅提宏。有時也給我禱告吧。「和您的僕人羅提宏」，不必再多說了。」

「我以後一生都要爲你禱告，」小女孩熱心地聲言道，她忽然又微笑，向他身上奔去，又親熱地抱他一次。

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他的姓名住址告訴她，答應第二天一定來。小孩由於他十分喜歡地走開了。當他走出到大街上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鐘。五分鐘內他便站在橋上那女人投水的那塊地方。

「夠了！」他堅決地勝利地聲言道。「我算和妄想，放縱的恐怖和幻象告一結束了！人生是真實的！剛才我不是生活了麼？我的生命還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算了，——現在得了，讓我安安靜靜的吧！現在讓理智和光明……意志和力量來統治吧……現在我們再看吧！我們要試一試我們的力量！」他挑弄地續說道，好像向什麼黑暗勢力挑戰似的。「我不是已經甘心願意在一方碼的空間上生

活麼！

「這時我很軟弱，但是……我相信我的病算完了。我剛才走出來的時候，我就知道這病症過去了。恰好，坡金珂夫的住宅離這只有幾步遠。即使不是兩步，我也一定要到拉如密亨那里去的……讓他賭贏他的東道吧！也讓他開開心吧——沒有關係！力量，力量是人所需要的東西，沒有牠你什麼也得不着，而且力量是一定要用力量獲得的——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他驕傲地自信地續說道，他脚步無力地從橋上走過。驕傲和自信在他的心中不斷地變得越發堅強；他每分鐘都在變成一個不同的人。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使他內心裏生出這種轉變呢？他自己並不知道；像一個人抓住了一根草，他忽然覺得他也「能夠活着，他還有生命，他的生命並沒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或者他的結論下的太匆忙了，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是我請她在禱告中記住「您的僕人羅提宏」——這意思打動了他。「唔，那是……以防萬一！」他續說道，自己笑自己少年氣的胡鬧。他的精神好極了。

他容易地找到了拉如密亨；這位新寓客在坡金珂夫住宅內已經熟了，門房立刻便把路指示給他。上了半樓梯他便能以聽見一大羣聚會的人的喧嘩和熱鬧的談話。門對着樓梯大開着；他能夠聽見呼喊和辯論。拉如密亨的房間頗大；在座共有十五個人。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入口站住，那裏有女老板的兩個女僕正在板壁外邊忙着弄兩個大的水火壺，還有一些瓶子，碟子，盛着糕餅和涼菜的盤子，這些都是從女老板的廚房端上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叫僕人進去找拉如密亨。他高興的跑出來。在頭一眼看來，那是顯然的，他喝了許多酒，雖說不論好多酒都不能使拉如密亨十分醉，這次他是可以看出來了。

「聽着，」拉思科里涅珂夫趕緊說道，「我只是來告訴你，你賭贏了你的東道了，（而且實在，誰也不會猜到他的舉動的。）我不能進去；我是如此軟弱，我立刻就要倒下。那麼晚安，再見吧！明天來看我。」

「你知道麼？我要送你回家！況且你自己說你軟弱，……」

「你的客人們呢？剛才往外偷看的那個鬚髮的人是誰？」

「他？誰知道！我想是伯伯的什麼朋友，不然或者就是沒請便來的……」

「他要伯伯陪他們，他是一個最可寶貴的人，可惜我現在不能把你介紹給他。但是現在不管他們了！他們將不注意我，而且我需要一點新鮮空氣，因為你正好不先不後地來了——再過兩分鐘，我就要動打了！他們在談着那麼一些狂妄的瞎話……你簡直不能相信人們會怎樣入了邪道！不過你爲什麼不相信呢？我們自己不也談瞎話麼？讓他們談吧；但是以後他們就不談這樣的瞎話了！……等一分鐘，我要把饒塞毛夫找來。」

饒塞毛夫幾乎是貪婪地抓住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對於他顯出一種特別的興趣；他的臉孔立刻鮮明了。

「你必須立刻就睡覺，」他聲言道，盡力仔細察看病人，「睡前吃一副才好。吃不吃？」

「不多時以前給你預備了……一劑藥粉。」

「哪管兩劑，」拉思科里涅珂夫答道。立刻便把藥粉喫掉了。

「你親自送他回家，那好極了，」饒塞毛夫向拉如密亨說道——「我們且看

他明天怎樣，今天他很不錯：比前些時有了重大的改變。活到老，學到老……」

「你知道當我們出來的時候，饒塞毛夫向我咕咕什麼話麼？」拉如密亨剛等到他們到了大街上的時候，便冒然說道。「我把一切事情告訴你，老哥，因為他們都是傻瓜。饒塞毛夫讓我在路上隨便向你談話，使你隨便向我瞎說，以後要我把那些話詳細告訴他，因為他腦中懷着一種想法，以為你是……瘋了或是近乎瘋了。只消想一想！第一層，你比他聰明三倍；第二層，如果你不是瘋了，你一點也無須乎注意他懷着那樣的一個瘋狂的意思的；第三，那條牛，他的專業是外科，却在精神病上用功夫了，那使他對於你得到這個結論者，乃是你今天和薩米陀夫的談話。」

「薩米陀夫把那一切都告訴你了麼？」

「告訴了，他做的不錯。現在我明白這全是什麼一回事了，薩米陀夫也明白了。……唔，事實是，羅提亞……要點是……我現在有點醉了。……但那是……不要緊……要點是，這個意思……你明白麼？在他們的腦中縈繞着……你明白

麼？那事沒有一個人敢大聲說，因為那意思太可笑了，尤其是自從逮捕那個漆匠以後，那個泡便鼓破了，永遠消滅了。但是爲什麼他們都是這樣的傻瓜？我那時給了薩米陀夫一小頓打——那是我們自己之間說的話，老兄；請你莫要露出一點暗示，顯出你知道那件事；我看出來他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那是在露易思·伊凡諾夫那的家里，但是今天，今天事情全弄清了。那位伊里亞·彼得羅維支是那事的主謀！他利用你在警察所暈倒這件事，但是他自己現在害羞了；我知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貪饑地聽着。拉如密亨醉到十分，亂說了一陣。

「那時我暈倒是因爲空氣那麼悶，以及油漆的氣味，」拉思科里涅珂夫說道。

「那是無須解釋的！那並不是唯一的要點：熱病害了有一個月；饒塞毛夫證明的！但是現在那小伙子是何等地慘敗了，你不相信的！」我並不值得他的小指頭，」他說。你的指頭，他意思是說。他有時有和善的情感，老兄。但是那教訓，你今天在水晶宮給他的那教訓，那對任何事情大有用了！你起初嚇了他，你

知道，他幾乎抽起筋來了！你幾乎又使他相信那所有的狂亂的胡說爲真了，然而以後你忽然——嘲弄他道：「這里，你們看證據吧！」這太好了！他現在懊喪了，慘敗了！你是可稱爲能手的，實在，那是他們應受的！唉，可惜我不在那里！他現在盼你盼得要命。波費利也想和你認識……」

「唉！……他也……但是他們爲什麼認爲我瘋了呢？」

「哦，並不是說瘋。我一定瞎說的太多了，老兄。……使他們驚動的事情，乃是因爲只有那個題目彷彿使你關心；現在那爲什麼使你關心算明白了；知道了一切的情況……以及那如何刺激你，加進你的病中……我有點醉了，老兄，只是，奇怪，他懷着他自己的什麼想法……我告訴你，他在精神病上鑽研着，但是你莫要管他……」

有半分點兩人都不作聲。

「聽着，拉如密亨，」拉思科里涅珂夫開言道，「我想明白地告訴你：我剛才

才在一個死人旁邊，一個書記死了……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她們了……並且，我

剛才被一個人吻了，若是我殺了任何人的話，那麼她……總之我看見了另一個人  
在那里……戴着火色的羽毛……我是在談着無意思的話；我很軟弱，扶着我……  
現在樓梯……」

「什麼一回事？你是怎麼了？」受驚的拉如密亨問道。

「我有點頭暈，但是不關那回事，我是多麼愁悶，多麼愁悶！……像一個女人  
人樣。看，右邊！那是什麼？看，看！」

「什麼事？」

「你沒看見麼？有光亮在我的房裏，你看見麼？從裂縫裏……」

他們已經到了最後一層樓梯的底下來了，和女老板的門挨着，他們的確能從  
那下面看見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樓頂上有光亮。

「奇怪！那思泰莎，或者，」拉如密亨說道。

「她從未在這時候在我房裏過，而且她一定早已睡了，但是……我不管！再  
見！」

「你是什麼意思？我送你回去，我們要一同進去！」

「我知道我們是一同進去，但是我想在這裡握手，在這裡向你說再見。那麼把你的手拿來給我吧，再見！」

「你是什麼一回事，羅提亞？」

「沒有什麼……走吧……你作證人。」

他們開始上樓，「饒塞毛夫或者對了」這意思打動了拉如密亨。「唉，我的饒舌攪亂他了！」他自言自語道。

當他們來到房門的時候，他們聽見房裏的話聲。

「什麼事？」拉如密亨喊道。

拉思科里涅珂夫首先去開門，他把門大開，在門口站着不動，目瞪口呆了。

他的母親和妹妹正在沙發上坐着，等他有一個半鐘頭了。他爲什麼從未料到，從未想到她們呢？她們動身，正在路中，立刻便要到的這個消息甚至今天還在傳播着。他們費了那一個半鐘頭去盤問那思泰莎。她還在她們面前站着，到此

刻已經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了她們。當她們聽說他今天『逃跑了』，有病而且（如同她們從她說的故事中所曉得的）不省人事的時候，她們嚇壞了！『天爺，他變成什麼樣子！』兩人都在哭泣；兩人都在苦惱中過了那一個半鐘頭。

一陣喜悅，狂歡的喊聲，歡迎拉思科里涅珂夫的進來。兩人都向他跟前跑去。但是他站着像一個死了的人似的；一陣忽然的難堪的感觸像巨雷似地震擊了他。他並沒有抬手擁抱她們，也不能夠。他的母親和妹妹把他緊摟在懷中，吻他，笑着，哭着。他走了一步，搖搖擺擺，便暈倒在地上了。

驚慌，恐怖的喊聲，呻吟……站在門口的拉如密亨飛奔到房裏來，把病人抓在他的強有力的兩膀中，立刻他便被放在沙發上了。

『不要緊，不要緊！』他向那位母親和妹妹喊道——『只是發一陣暈，一件小事！剛才醫生說他好的多了，說他完全好了！水！看，他自己蘇醒過來了，他又好了。』

他那麼一把抓住了都麗亞的膀臂，幾乎扭脫她的骨節了，他使她躬身看『他

又好了。」那位母親和妹妹帶着感動和感激地看着他，把他當作她們的天神。她們已經聽那思泰莎說了，在她們的羅提亞害病期間，這位「活潑的青年人」——如同普里契利亞·亞歷山特羅夫那在那天晚上和都麗亞的親密的談話中所稱呼他的——對他一切的幫助。



國家圖書館



004636869

法務部調查局



024005

